

b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匹克威克外传

(四)

p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匹克威克外传

四

[英] 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目 次

第四十三章	说明塞繆尔·维勒先生如何找上 了麻烦	765
第四十四章	叙述弗利特监狱里发生的一些小事，和文 克尔先生的神秘的行为；并且说明那可怜的 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终于获得解脱.....	784
第四十五章	描写塞繆尔·维勒先生和家属的一场动人 的会晤。匹克威克先生在他所居住的小世界 游历一番，并且决定，将来尽可能少和它打成 一片	802
第四十六章	记述微妙的感情的一幕动人的情景，连带 着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所做的趣事.....	824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关于公事，和道孙和福格获得的利 益。文克尔先生在离奇的情境之下重新出现。 事实证明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比他的顽固更 强烈	838
第四十八章	叙述匹克威克先生如何靠着塞繆尔·维勒 的帮助，企图软化班杰明·爱伦先生的心，缓 和罗伯特·索耶先生的怒气	853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	870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执行他的任务，以 及他如何一开头就得到一个极其意外的帮手	

的增援	891
第五十一章 这里，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旧相识。主要由于这次巧遇，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这里记下的一些动人心魄的趣事，那是关于两位有权力的大名人的	909
第五十二章 维勒家发生了严重的变故，红鼻子史的金斯先生太早地垮了台	928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尔先生和乔伯·特拉偷的最后的退场；在格雷院广场里这天早上大办一番正事。潘卡先生的门上的一阵双响的敲门声结束全章	943
第五十四章 包括有关敲门声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其他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士的交待，这同这部传记决不是不相干的	960
第五十五章 所罗门·派尔先生由一个高尚的马车夫委员会协助着，处理老维勒先生的事务	980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缪尔·维勒之间开了一次重要的谈判，山姆的父亲参与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绅士意外地来临	996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社终于解散，一切都圆满结束 ...	1012
附录：狄更斯简介	1020
译后记	1025

第四十三章

说明塞缪尔·维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烦

在葡萄牙街林肯院里，有一间光线很坏而通风设备更坏的高高的房间，那里几乎经年累月坐着些戴假发的绅士，看情形而定，有时是一位，有时两位、三位或四位；他们面前的小小写字台是按照一般法官所用的那种式样造的，上面用法兰西漆画着横线。他们的右手是律师席；左手是破产的债务人席；他们的正面是一片斜坡，挤满了非常污秽的脸孔。这些绅士就是破产法庭的委员们，他们坐的地方就是破产法庭。

这个法庭，有——并且从忘却了的时候以来，早就有一种奇怪的命运，就是：不知为什么，伦敦的一切贫穷的破落户不约而同地把它当作他们的共同的去处和每天的避难所。它永远挤满了人。啤酒和烧酒的蒸气不断地升腾到天花板上，由于热气的凝结，就像雨水似的从墙壁上流下来；那里面在任何时候所有的一套套旧衣服，比全洪兹迪契十二个月之内出卖的还多；所有没有洗过的皮肤和斑白的胡子，就是用泰本到怀特却波尔的全部水龙头和理发店来对付的话，从日出到日落也收拾不好。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中间有人在他们这么不厌倦光临的地方有一点点儿事情，或者和这地方有一点点关系。假使有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而这事的特异的地方也就立刻不存在了。他们之中，有些在坐着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睡觉；有些带来一点便于携带的食物，包在手绢里或者突出在破口袋之外，一面嚼一面听，对两者同样地津津有味；但是据了解从来也没有谁对于进行着的任何案件有一点最轻微的利害关系。不管他们怎样做法，总之他们在那里从一开始一直坐到最后。在下大雨的天气，他们都是浑身湿透地进来，在这种时候法庭上的蒸汽就像培养香菌的地窖里的一样。

一个不速之客会以为这地方是褴褛的神仙们的庙宇。里面没有一个传达或执事，穿着一件为自己定制的上衣；除了一个矮小的、白头发的、苹果脸的警吏，整个屋子里没有一个人清洁得还说得过去，或者带着一副健康的样子；即使这个警吏，也像一颗浸在白兰地里的没有长好的樱桃，仿佛是人为地弄干了，使枯萎成了蜜饯，丝毫不能归功于自然。律师们的假发也没有拍好粉，并且那些髻发缺少波纹。

但是在委员们之下的空桌子旁边坐着的辩护士们，更是最大的宝贝。这些绅士们之中比较富裕的几个的职业配备，就是一只蓝色的公文袋和一个学徒；通常是个犹太青年。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方：他们的法律事务是在酒店的房间里或者监狱的院子里进行的：他们成群地到那些地方去，像公共马车的车夫那样儿兜揽主雇。他们外表上又油腻又发霉；假使能说他们有坏习惯，那也许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喝酒和欺骗。他们的住所通常在“指定

区”^{*}的外边，主要是在距离圣乔治广场的方光石塔的一哩方圆之内。他们的神色并不讨人欢喜，他们的态度很特别。

所罗门·派尔先生是这博学多识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是个肥胖、软弱、苍白的人，穿着一件一时发绿色一时发褐色的紧身长外套，外套的天鹅绒的领子也同样是变幻无常的颜色。他额狭，脸阔，头大，鼻子歪在一边，好像大自然在他初生的时候就看出他没出息，于是愤愤地拉了它一把，它也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然而，他生来就是短脖子，并且有气喘病，因此主要是通过这个面部器官呼吸；所以，或许是，在装饰上缺欠的地方，在实用上倒补足了。

“我一定会叫他平安无事的，”派尔先生说。

“的确吗？”那位被保证的人回答说。

“当然的确，”派尔答；“不过，假使他去请教什么未正式挂牌的律师，你可记住，那将来的后果我是不负责任的。”

“啊！”那一位张着嘴说。

“不，那我可不负责任，”派尔先生说；于是噤着嘴，皱皱眉头，神秘地摇摇头。

原来谈这场话的地点是正对着破产法院的一家酒店；而参与谈话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大维勒先生，他是来安慰一个朋友，那人要求免于执刑的起诉状预定今天过庭，而他那时所请教的正是那人的代辩士。

“乔治在哪里呢？”那位老绅士问。

派尔先生把头一扭，表示在后房：维勒先生立刻走到那里，

^{*} 指监狱之外指定的区域，允许保证不逃走的犯人居住其中。

马上有大约半打他的同行的兄弟们用最热烈和最恭维的态度欢迎他，作为他来了他们很欣慰的表示。那位破产的绅士呢，似乎仍旧非常之好，正在用小虾和黑啤酒镇定着他的激动的心情；他是因为感染了一种投机的可是不慎重的热情，爱兼程赶路，所以给他惹了现在这种麻烦。

维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见面礼是严格遵从着这行业的规矩的；包括右手腕猛地转一圈，同时把小指在空中一挑。我们知道从前有两个有名的马车夫（他们现在死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热诚的依恋。二十年来他们每天都在达浮路上打一个照面，除此以外，从来没有打过别的招呼；但是，当一个死了之后，另外一个也憔悴下去，不久就跟着去了！

“喂，乔治，”大维勒先生说，脱掉上衣，带着他习惯了的庄重神情就了座。“怎么样啦？后面都妥当了、里面都满了吗？”*
“都妥当了，老朋友，”那位很为难的绅士回答说。

“那匹灰色母马转让给别人了没有？”维勒先生操心地问。

乔治点头作了肯定的答复。

“唔，那很好，”维勒先生说。“马车也安排好了？”

“托付给靠得住的人了，”乔治答，揪掉半打虾子的头，以后毫不费力地吞了下去。

“很好，很好，”维勒先生说。“下坡的时候永远要注意煞车呵，路单已经搞清楚，送去了吗？”

* 这句是马车夫临开车时惯于问的话，现在不过是“统统预备妥当了”的意思。

“清单*，先生，”派尔说，猜维勒先生指的是什么。“清单是清楚而令人满意的，笔墨所能办到的不过如此了。”

维勒先生点点头，那态度说明了他对于这些处置表心里是赞许的；于是，指着他的朋友乔治对派尔先生说：

“你什么时候把他的衣服剥掉呢？”**

“噯，”派尔先生答，“他是被告名单上的第三名，我想大约半点钟之后就轮到他了。我关照过我的文书到时候来通知我们。”

维勒先生很佩服地把代辩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强调地说：

“你吃点什么呢，先生？”

“嘿，真是，”派尔先生答，“你是非常——说老实话，我不习惯——现在还是大清早上呵，所以，的确，我几乎——好，你不妨给我弄三个便士的甜酒吧，我的好人。”

那端酒的少女在他们没有叫酒之前就预料到了，端来一杯放在派尔面前，然后退出。

“绅士们，”派尔先生说，环顾在座的人，“祝你们的朋友成功！我不欢喜吹牛，绅士们；那不是我的作风；不过我不得不说，假使你们的朋友要不是幸而碰到——但是我不想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绅士们，我向各位敬一杯。”一瞬间干了杯，派尔先生咂咂嘴，满意地环顾聚集在那里的马车夫们，他们显然是把他看作一种神了。

* 想必是破产者的财产清单，而维勒所谓路单是他本行的术语，原指乘客登记表或运货单。

** 想必是借用马车夫脱去马衣，准备上路的说法。

“让我想想看，”这位法律权威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绅士们？”

“我想你是说你不反对照样再来一杯，先生，”维勒先生说，带着一本正经的滑稽神情。

“哈，哈，”派尔先生大笑。“不坏，不坏。真是个专家！在这样大清早上，那未免是一种太好的——罢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不妨再来一杯吧，随你高兴，哼！”

这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庄严而高贵的咳嗽，因为派尔先生看见他的听众里面有人有发笑的非礼倾向，所以觉得应该这么来一下。

“已故的法官大人是非常欢喜我的，绅士们，”派尔先生说。

“而且他是非常可钦佩的人呢，”维勒先生插嘴说。

“注意，”派尔先生的诉讼委托人赞同地说。“为什么他会不是这样的人呢？”

“啊——的确呵！”一个脸孔很红的人说；他一直还没有说过话，而且看样子极像不会再说些什么。“他为什么不是呢？”

一阵喃喃的同意声掠过人群中。

“我记得，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有一次和他一同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一切就像预备二十个人吃饭一样丰富——一颗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自动食品架上，一个带囊发*、穿盔甲的人守着职仗**，带着出鞘的刀，穿了长丝袜——那是永远如此的，绅士们，无论日夜；那时他说话了，‘派尔，’

* 假发之一种，后部套以囊。

** 矛形武器，象征长官权力的仪仗之一种。

他说：‘不是假殷勤，派尔。你是个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通过破产法庭这一关，派尔；你的国家要以你为光荣。’这一字一句都是他说的——‘我的大人，’我说，‘你在恭维我。’——‘派尔，’他说，‘假使我是恭维，我就该受处罚。’”

“他那么说的吗？”维勒先生问。

“他嘛，”派尔答。

“唔，那末，”维勒先生说，“我说国会应该办这件事；假如他是一个穷人，他们早就不饶他了。”

“不过，我的好朋友，”派尔争论说，“那是私下说的呵。”

“什么？”维勒先生说。

“私下说的。”

“啊！很好，”维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答。“假如他私下处罚自己，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是的罗，”派尔先生说。“那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出的呀。”

“那末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维勒先生说。“说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说了，先生，”派尔先生说，声调低沉而严肃。“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谈话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秘密的，绅士们。绅士们，我是一个专家。在我这一行里我也许很受人看重，也许并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说。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发表过许多伤害我的高贵的朋友的声誉的议论。你们要原谅我，绅士们；我疏忽了。我觉得不得到他的同意我没有权利提这件事，谢谢你，先生；谢谢。”派尔先生这么说了之后，就把手插进口袋，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向大家看看，怀着可怕的决心把三个半便士铜币捏到轧轧直响。

刚作出这种有道德的决定之后，学徒和蓝色公文袋——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横冲直撞地冲进房来，说（至少学徒说了，因为蓝色公文袋没有参加发言）案子马上开庭了。一接到这消息，全体连忙赶到对街，开始向法庭里挤——这种预备手续，照平常的情形计算要花费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维勒先生因为是胖子，所以立刻冲进人群，拼命希望能够终于挤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地方。他的成就和他的期望可不十分相等；因为他疏忽了，忘了脱掉帽子，所以重重地踩着了一个没有看清面目的人的脚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眼睛上。显然，那人马上就后悔自己孟浪了；因为，他喃喃地发出一声不清晰的惊呼，就把老头子拖到过道里，经过一番猛烈的挣扎以后，解放了他的头和脸。

“塞缪尔！”维勒先生因此能够看见他的救星之后，叫唤说。山姆点点头。

“你是个又孝顺又爱父母的孩子呵，是不是？”维勒先生说，“把你的老父亲的帽子拉得遮住眼睛？”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儿子答。“你以为凭着你的脚的重量我就知道是你吗？”

“唔，不错，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立刻就心软了；“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老板在这里没有好处的，山姆。他们不会通过那种判决书；他们不会通过的，山姆。”于是维勒先生怀着合法的尊严摇摇头。

“多么固执的老滑头呵！”山姆喊，“老是什么判决书呀，不在场的证明书呀，等等。谁说过什么判决书的呢？”

维勒先生不答，但是又极其胸有成竹地摇一摇头。

“别再让你那脑袋瓜子乱动了，假如你不想叫它的发条完全脱榫，并且要按道理行事的话，”山姆不耐地说。“我昨天夜里到格兰培侯爵找你去了。”

“你看见格兰培侯爵夫人没有呀，山姆？”维勒先生问，叹了一口气。

“看见的，”山姆答。

“那可爱的人看来怎么样？”

“很古怪，”山姆说。“我想她是在用太多的波罗甜酒和其他这类猛烈的药品在慢慢地自杀呢。”

“你这话是真的吗，山姆？”老的一个说，非常认真地。

“当真的，”小的一个答。

维勒先生抓住儿子的手，握一握，又放开。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忧愁或恐惧，倒是有点怀着希望的甜蜜和温和的性质。并且，当他慢慢说出下面的话的时候，一种“听天由命”的，甚至是高兴的光彩掠过他的脸孔：“我不能十分确定，山姆；我不想说我是完全肯定的，免得将来失望，不过我的确觉得，我的孩子——我的确觉得——那牧师是得了肝病啦！”

“他的气色不好吗？”山姆问。

“他苍白得很厉害，”父亲答，“除了鼻子比往常更红了。他的胃口不过平平常常，可是喝起来可真惊人。”

维勒先生说过这话，想甜酒的念头似乎闯进了他的脑子，因为他显出忧郁和满腹心事的样子；但是他很快就恢复过来，可以由一连串的霎眼睛证明，因为他一向只是在特别高兴的时候才如此。

“得啦，”山姆说，“说说我的事情吧。你留神听着，在我说完之前不要开口。”说了这样简短的序言，山姆就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一下他和匹克威克先生最后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

“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怜的人！”大维勒先生叫，“没有人陪他！那不行的，塞缪尔，那不行的。”

“当然不行的，”山姆断言说；“我来找你之前，就知道的。”

“唉，他们会活活地吃掉他的，山姆，”维勒先生喊。

山姆点头表示同意。

“山姆，”维勒先生用隐语说，“他进去的时候是生的，出来的时候呢，焦得那么厉害，连最熟的朋友也不认得他了。红烧鸽子也比不上它呀，山姆。”

山姆·维勒又点点头。

“不应该那样的，塞缪尔，”维勒先生庄严地说。

“决不可以的，”山姆说。

“当然罗，”维勒先生说。

“得啦，”山姆说，“你预言得很好，就像那些六便士的书上画着像的是红脸的尼克孙似的罗。”

“他是什么人呀，山姆？”维勒先生问。

“不要管他是什么人，”山姆驳斥说；“他不是一个马车夫；那在你就够了。”

“我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旅馆马夫，”维勒先生说，想着。

“不是他，”山姆说。“这位绅士是个预言家。”

“什么是预言家？”维勒先生问，严肃地看着他儿子。

“噢，就是把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人罗，”山姆答。

“我希望我认得他，山姆，”维勒先生说。“说不定他会对于

我们刚才说的肝病预言些什么名堂呢。不过他假如已经死了，又没有把这生意传给什么人，那也就完啦。说下去吧，山姆，”维勒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好吧，”山姆说，“你已经预言过了，东家假如单独留在那里的话会怎么样。那末你想有什么办法照顾他吗？”

“我想不出，山姆，”维勒先生带着沉思的脸孔说。

“一点也没有办法吗？”山姆问。

“没有，”维勒先生说，“除非——”一道聪颖的光辉照亮了他的脸，同时他放低声音，凑近儿子的耳朵——“除非，山姆，把他藏在一张翻过来的床里，或者扮成一个戴绿色面网的老太婆，不让看守知道，弄他出来。”

山姆·维勒用意想不到的轻视态度来接待这两个提议，又提出他的问题。

“不行”老绅士说；“假如他不肯让你留在那里，我看就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路走，山姆——没有路走。”

“那末，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山姆说，“麻烦你借给我二十五镑。”

“那又有什么用处呀？”维勒先生问。

“没有关系，”山姆答。“也许，五分钟之后你就向我讨；也许我就不给，还大吵大闹起来。你不是想要为了这笔钱把你自己的儿子抓起来，送进弗利特去吗，是不是，你这逆天理的流氓？”

听了山姆这个回答，父子两个交换了一整套点头和表情的密电号码，然后大维勒在一级石阶上坐下，笑得脸都发了紫。

“多么要不得的老偶像呀！”山姆叫，气愤浪费时间。“那么

多该做的事，你却坐在那里把你的脸变成敲门的铜环！钱在哪里？”

“在靴子里，山姆，在靴子里，”维勒先生答，使脸色镇定下来。“拿住我的帽子，山姆。”

解除了这个累赘之后，维勒先生就把身体突然向一边一歪，于是技术高明地一扭，变着法把右手伸进一只极大的衣袋里，经过好大一番努力之后，从那里面抽出一本大八开的有一条大皮带扎住的皮夹子。从这本总账簿里，拿出两根鞭梢，三四个带扣，一小袋样品谷子，最后是一小卷污垢的钞票；他从里面抽出来需要的数目，交给山姆。

“那末，山姆，”鞭梢、带扣、样品都放回原处，而皮夹也重新放进原来的口袋里之后，老绅士说了。“那末，山姆，我知道这里有一位绅士，他会马上替我们把其余的事情办好——他是法律的爪牙*，山姆，法律的神经就像青蛙的一样，混身散布得都是，直到手指尖上呢；他是法官大人的朋友，山姆，只要告诉他怎么做，他就能把你关上一辈子。”

“我说，”山姆说，“可不要这样。”

“不要怎么样？”维勒先生问。

“喂，不要用那种违反宪法的方法呵，”山姆斥责说。“人生不二法门，次于永恒运动，从来就是发明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东西。我常常在报纸上读到的。”

“可是这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呢？”维勒先生问。

“是这样的，”山姆说，“我要保护那个发明，这样进去。不

* 指律师、执法官吏、法警及其他雇来作法律事务之人。

要对大法官捣鬼话——我不欢喜那个主意。涉及到再出来的问题，那也许是不完全妥当的。”

维勒先生听从了儿子对这事意见，立刻去找那位博学的所罗门·派尔，通知说他要求立刻出一道拘票，叫一个叫做塞缪尔·维勒的人马上偿付二十五镑的债款，还有诉讼费用；至于所罗门·派尔所应得的酬劳，可以预付。

那位代辩士正高兴得了不得；因为那位吃官司的马车夫已经得到立刻释放的命令。他极其赞许山姆对主人的忠心；说那事强烈地唤醒了他自己对他的朋友大法官的忠诚的感情；于是立刻领着大维勒先生到法院里，宣誓呈递讨债的诉状——那是他的学徒借着蓝色公文袋的帮助当场拟就的。

同时，山姆呢，作为贝尔·塞维奇的维勒先生的子嗣，正式被介绍给那位解除了官司的绅士和他的朋友们之后，受到了特别的招待，并且被邀请了和他们宴饮，来庆祝这个良缘：这个邀请，他一点儿不迟疑地加以接受了。

这一阶级的绅士们的作乐，通常是具有庄严和沉静性质；不过这次却是一种有特别喜庆意义的场合，所以他们就相当放任，相当喧闹地举杯祝贺过首席委员和那天表现了那么卓越的才能的所罗门·派尔先生之后，一位披了蓝色披肩的、脸上有雀斑的绅士提议什么人唱一只歌。于是有人明白表示，既然有雀斑的绅士急着听歌曲，就该自己来唱；但是这一点那有雀斑的绅士坚决而且有点让人不痛快地加以拒绝了；因此，像在这类情势之下常有的情形一样，接着是一番有点气恼的谈话。

“绅士们，”那位马车夫说，“为了免得扰乱这次快乐的聚会的和谐，或许塞缪尔·维勒先生愿意赏大家个脸呢。”

“老实说，绅士们，”山姆说，“没有乐器，我唱起来不大习惯；不过，平稳无事第一呵，就像那人接受灯塔上的位置的时候说的罗。”

说了这个引子，塞缪尔·维勒先生立即脱口唱出来下面的粗野而美丽的民间故事，由于我们认为这歌并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冒昧地加以引述。我们要求诸君特别注意第二行和第四行末尾的单音节，那不仅能够让人在那些地方换气，而且对于音韵是大有帮助的。

浪漫故事

I

有一次，勇敢的妥宾在洪斯洛草原，
骑着他的雄壮的母马贝斯——呦，
那时候他看见了主教的车子
在马路上得得地奔驰——呦。
他就贴近马腿飞驰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头颈；
主教说，“就像蛋是蛋一样明显，
这一定是勇敢的妥宾！”

合唱

主教说，“就像更是蛋一样明显，
这一定是勇敢的妥宾！”

II

妥宾说，“你会食言说了不算吧，
弄颗铅弹当做调味的酱——油；”
所以他拿手枪刺进他的嘴巴，
把子弹射进他的咽——喉。
主教的马车夫对这一套并不爱，
就催马飞奔逃开，
但是狄克把两颗丸子投进他的脑袋，
说服他停了下来。

合唱（讥讽地）

但是狄克把两颗丸子投进他的脑袋，
说服他停了下来。

“我认为那只歌是对我们这一行的诽谤，”长着雀斑的绅士这时候插嘴说。“我要问问那个马车夫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山姆答。“他没有把名片带在口袋里。”

“我反对牵涉到政治，”长着雀斑的绅士说。“我认为，在现在，那只歌是政治的；而且那并不真实。我说那个马车夫没有逃走；他是勇敢战死的——像野鸡一样勇敢；相反的说法我一概不要听。”

长着雀斑的绅士的语气非常有力而坚决；大家对这问题的意见似乎分成了两派，有引起新的口角的危险，这时，凑巧得很，维勒先生和派尔先生来了。

“行了，山姆，”维勒先生说。

“警官四点钟的时候到这里来，”派尔先生说。“我想你不会在那时候逃走吧——呃？哈！哈！”

“也许我的残酷的爸爸不到那时候就心软下来了，”山姆答，开朗地露齿一笑。

“我可不，”大维勒先生说。

“请吧，”山姆说。

“决不，”屹然不动的债权人答。

“我还你的账，每月六便士，”山姆说。

“我不接受，”维勒先生说。

“哈，哈，哈！很好，很好，”在开手续费账单的所罗门·派尔先生说：“真是一场很有趣的小风波呵！班杰明，把这抄出来，”于是他叫维勒先生看了总数，又微笑一下。

“谢谢，谢谢，”这位专家接下维勒先生从那皮夹里拿出来的另外一张油腻的钞票说。“三镑十先令加一镑十先令是五镑。非常感谢，维勒先生。你的儿子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青年人——的确确，先生。那在青年人的性格里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特性——的确如此，”派尔先生一面把钞票扣在衣袋里，一面圆滑地向大家笑笑的时候，又这样加了一句。

“多滑稽！”老维勒先生说，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真正是个郎当儿子！”

“浪荡——浪子，先生，”派尔先生温婉地提醒他。

“没有关系，先生，”维勒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样样都知道的，先生。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问你，先生。”

到那警官来的时候，山姆已经使自己如此地深得人心，所以与会的绅士们决定全体一同送他进监狱。他们出发了；原告和被

告手挽手地走着，警官在前，八位强壮的马车夫殿后。走到大律师院的咖啡室，全体停下来喝了一点东西；法律手续完成之后，重新前进。

由于坚持四个人一排在两翼前进的八位绅士的兴致太高，在弗利特街上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并且发现了有把斑脸绅士留下和一个脚夫作战的必要：约好朋友们回来的时候喊他。一路不过发生了这些小事。走到弗利特大门口的时候，队伍向原告通融了一些时间，为被告大声欢呼三次，然后一一握手而别。

山姆被正式交付在看守的看管之下：使洛卡大为惊异，甚至毫无感觉的南迪也显得动容：然后立即走进监狱，一直走到他的主人的房间，敲起门来。

“进来，” 匹克威克先生说。

山姆出现了，脱下了帽子，微笑着。

“啊，山姆，我的好孩子，” 匹克威克先生说，又看见他的卑微的朋友显然是很欢喜的；“我昨天说的话，我的忠实的孩子，并没有伤害你的感情的意思呵。把帽子放下吧，山姆，让我稍为详细一点把我的意思解释一下。”

“现在不要吧，先生？” 山姆问。

“可以，” 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为什么现在不要呢？”

“我想还是现在不要，先生，” 山姆回答说。

“为什么？” 匹克威克先生问。

“因为——” 山姆说，犹疑着。

“因为什么？” 匹克威克先生问，很奇怪他的随从的态度。

“说吧，山姆。”

“因为，” 山姆答，“因为我还有点小事情要办一下。”

“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问，山姆的惶恐的态度使他吃惊了。

“没有什么要紧的，先生，”山姆答。

“啊，假使不要紧，”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说，“你就先和我谈谈吧。”

“我想还是马上去办了的好，”山姆说，仍然迟疑着。

匹克威克先生显出莫名其妙的样子，但是没有开口。

“事实是——”山姆说，突然停住。

“得！”匹克威克先生说，“说吧，山姆。”

“噯，事实是，”山姆说，拚命努了一把力，“也许我还是先去看定我的床铺，再做别的事情的好。”

“你的床铺！”匹克威克先生惊讶地喊。

“是的，我的床铺，先生，”山姆答。“我是一个犯人。我被捕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欠债。”

“你为了负债被捕！”匹克威克先生喊，扑通坐在一张椅子上。

“是的，欠了债，先生，”山姆答；“那叫我坐牢的人是决不会放我出去的，除非到你出去的时候。”

“保佑我的心和灵魂！”匹克威克先生脱口喊出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所说的罗，先生，”山姆接过去说。“纵使我在四十年牢，我也是很高兴的；纵使是在新门监狱，那也是一样。现在真相大白，见他的鬼，一切都解决了！”

山姆说了这话，并且用力而粗暴地重复一遍，在一种极其异

乎寻常的激动中把帽子向地上一掼；然后又着两臂，坚决而凝神地盯着他主人的脸。

第四十四章

叙述弗利特监狱里发生的一些小事，和文克尔先生的神秘的行为；并且说明那可怜的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终于获得解脱

匹克威克先生被山姆的依恋的热情感动得实在太厉害，所以对于他所采取的自愿无限期委身于债务人监狱的这种冒失行动不可能流露出任何生气或不高兴的表示了。他唯一坚持要求稍为加以解释的问题是拘留山姆的债权人的姓名，但是这一点维勒先生却坚持不说。

“那没有用处的；先生，”山姆一再地说。“他是一个坏心肠的、有恶意的、头脑庸俗的、怨恨的、爱报复的人，他的一颗狠心是不会软的：就像那个善心的牧师说那害水肿病的老绅士罗——因为他说他认为把财产留给他的妻子比拿去造一个小教堂好。”

“但是你想想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劝他，“数目那样小，很容易就可以偿付的；而且我决定你可以留在这里，你该想想假

使你能到监牢外面的话，会有多大的用处。”

“非常感谢你，先生，”维勒先生庄重地回答说；“不过我倒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山姆？”

“噢，先生，我不愿意让自己低三下四去向这个狠心的仇人去讨情呵。”

“不过教他收下钱来并不是讨情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辩解。

“请你原谅，先生，”山姆回答说；“但是把钱还给他未免是太大的情面罗，他不配的；就是这个原故，先生。”

讲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有点烦恼的神情抹抹鼻子，维勒先生觉得为谨慎计还是把话题换一换好。

“我采取我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先生，”山姆说，“而你也是有同样的根据才采取的；这倒叫我想起来那个有道理的自杀的人：你是当然听说过的罗，先生。”维勒先生说到这里住了口，滑稽地从眼角上向他主人看了一眼。

“这里说不上‘当然’两个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尽管山姆的固执使他不痛快，却忍不住逐渐露出一丝微笑来了。“谈到的那位绅士的名气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没有，先生！”维勒先生喊。“你使我吃惊了，先生；他是政府机关里的一个文书，先生。”

“是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呵，先生，”维勒先生答；“而且是个非常可爱的绅士——是那种精细和爱整洁的人，逢到阴天就把脚放在小小的印度橡皮消防水桶里，并且绝对没有什么贴心的朋友，只有野兔皮；他有

道理地省下钱来，有道理地每天穿一件干净衬衫；有道理地不和他的哪一个亲戚说话，怕他们要向他借钱：的确完全是个不平常的教人欢喜的人物。他的头发有道理地每两星期剪一次，他的衣服是按经济的原则定做的——一年三套，把旧的送回去掉换。他既然是个非常刻板的绅士，所以每天都在老地方吃中饭，那里是一先令九便士割一块腱子肉；老板时常眼泪滚滚地说，他割的总是很好的和再上算不过的：更不用说冬天的时候他把火炉拨得那样旺，那每天就是四便士半的纯粹损失：不用说，老板看见他那样干的时候是气得不得了罗。而且还是那样大的架子！‘赶快来伺候，’他每天一走进来就这样喊。‘托马斯，把《泰晤士报》找来；让我看看《先锋晨报》，别人放手的时候就拿来；也不要忘了替我预约《纪事报》；把《报知》就拿来吧；’后来他就坐着把眼睛盯在钟上，到一定时候的四分之一分钟之前赶出去拦住送晚报来的孩子，把那份报纸看得那样起劲和持久，使得其他的顾客简直要拼命和发疯，尤其是一位容易动气的老绅士，茶房老是要在这时候特别照应他，免得他用切肉刀做出什么冒失的举动。得啦，先生，总之他把这里最好的位置一占就是三个钟头，而且吃了饭之后决不再吃任何东西，只有打打瞌睡，随后他到离开不远几条街的一个咖啡店里，喝一小壶咖啡吃四只烤饼，然后就走回肯辛顿的家里上床睡觉。一天夜里，他病得很厉害；请了医生；医生坐了一辆绿色的轻马车来了，带着一副鲁滨孙·克罗索式的踏脚梯，那东西他下车的时候可以放下，上了车子又可以拉上去，这就省得马车夫下来，也就免得大家看出他只穿着一件制服上衣、却没有制服裤子来配衬。‘什么事呀？’医生说。‘难过得很，’病人说。‘你吃了什么呢？’医生说。‘红烧小牛肉，’病人

说。‘你最后吞的是什么!’医生说。‘烤饼,’病人说;‘那就是了,’医生说。‘我马上送一盒丸药给你,你再也不要吃了,’他说。‘不吃什么呀?’病人说——‘丸药吧!’‘不;烤饼,’医生说。‘为什么?’病人说,从床上跳起来;‘我每天夜里吃四只烤饼,已经十五年了,有道理的。’‘那末你以后是丢了的好,有道理的,’医生说。‘烤饼是合乎卫生的,先生,’病人说。‘烤饼是不合乎卫生的,先生,’医生恶狠狠地说。‘但是它们是这样便宜,’病人说,退让了一点,‘而且是这样合算。’‘再便宜对于你还是贵的;你出钱买来吃就是贵的,’医生说。‘每天晚上四只烤饼,六个月就叫你完结了!’病人对他脸上紧紧盯着,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说了,‘你这话是确实的吗,先生?’‘我可以拿我这一行的名誉打赌,’医生说。‘你觉得一次吃多少烤饼就可以叫我立刻死掉呢?’病人说。‘我不知道,’医生说。‘你看半个银币的烤饼能不能够?’病人说。‘我想可能的,’医生说。‘我想三先令的就一定足够了?’病人说。‘当然,’医生说。‘很好,’病人说;‘夜安。’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生了火炉,叫了三先令的烤饼,把它们都烤一烤,全吃了下去,就完了蛋。”

“他这样做是干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突兀地问;他听见这故事的悲惨的结局大为惊动了。

“他这样干什么,先生!”山姆重复他的话说。“噯,为了支持他的烤饼是合乎卫生的大道理呵,为了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呵!”

维勒先生就是用诸如此类的躲闪和变换的谈话,在他第一夜住到弗利特的时候来应付他的主人的询问。匹克威克先生发现一切温和的劝告终归无效,最后就勉强同意了他按周计算租了一

个住处，那是在上面一层由一个秃头皮匠承租下来的一间小小的倾斜的房间里。维勒先生搬了一副从洛卡先生那里租来的床铺到这卑微的房间里；夜里躺到上面的时候，他是那么自在，就仿佛他是从小在监牢里长大、他的整个家族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三代。

“你上床之后老是要抽烟的吗，老公鸡？”维勒先生和他的房东两人都上床之后，维勒先生这样问他。

“是呀，小矮脚鸡，”皮匠答。

“对不起，请问你为什么把你的床铺在那张松木板桌子下面呀？”山姆说。

“因为我没有到这里之前睡惯了四根柱子的床，我发现用桌子的四条腿来代替正好也一样，”皮匠答。

“你是个怪人，先生，”山姆说。

“我身上可没有一点古怪的东西，”皮匠答，摇着头；“假使你想遇见一个的话，恐怕你会发现，在这个挂号处要找一个合你的意的是很难的。”

上述短短的对话发生的时候，维勒先生正在房间的一头他的垫褥上躺着，而皮匠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他自己的褥子上面；照亮那房间的是一盏灯草灯和皮匠的烟斗的光，烟斗在桌子下面像一块通红的煤一样放着光。这段谈话虽短，却强有力地使维勒先生对他的房东发生了好感；于是他用手肘把身体撑起来，以便比较长久地观察一下他的外貌，因为直到现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思这样做呢。

他是个病容满面的人——一切皮匠都是的；有一部又硬又密的胡子——一切皮匠都有的；他的脸是一种古怪的、和善的、五官不正的精工制品，装饰了一对从前一定具有非常快乐的表情

的眼睛，因为它们现在还闪着光。他的年龄有六十岁，天知道他坐了多少年牢，所以他还有类似欢乐或者满足的表情，那真是奇怪的。他是个矮小的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把下半段身体缩上去，看来就像没有腿那么长。他嘴里衔着一根红色的大烟斗，一面抽着烟，一面凝视着灯草灯，带着一种令人妒忌的平静神情。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山姆问，打破了已经持续了相当时间的沉默。

“十二年了，”皮匠答，一面说一面咬他的烟斗头。

“藐视*？”山姆问。

皮匠点点头。

“那末，”山姆带着有点严厉的口气说，“你一定要这样顽固干么：在这放大了的官立兽栏里浪费你宝贵的生命？干么你不让步，对大法官说你很抱歉叫他的法庭受到藐视，你再也不了？”

皮匠把烟斗塞在嘴角里，同时微微一笑，然后又把它放回老地方，但是没有说话。

“你干么不呢？”山姆说，不灰心地追问一句。

“啊，”皮匠说，“你不大懂这些事情的。那末，你以为是什么事情毁了我呢？”

“喂，”山姆说，剪着灯花，“我想开头是你欠了债，呢？”

“一个小钱也没有欠过，”皮匠说；“再猜猜看。”

“那末，也许，”山姆说，“你买了房产，这句英国的妙语就是说你发了疯，或者，你盖起房子来，这句医药术语就是说你是不可救药了。”

* 指藐视法令罪。匹克威克先生犯的也是这罪名。

皮匠摇摇头说，“再猜猜看。”

“你没有打官司吧，我希望？”山姆说，很怀疑。

“生平没有，”皮匠答。“事实是，我被毁了是因为我得了遗产。”

“呃，呃，”山姆说，“这是什么话。我倒希望什么发财的仇人用这种方法来毁我哪。我会让他干的。”

“啊，恐怕你是不会相信的，”皮匠说，静静地抽着烟斗。“我要是你，我也不相信；不过那完全是真事。”

“怎么回事呢？”山姆问，已经被皮匠对他看的眼光引诱得有一半相信了。

“就是这样，”皮匠答；“有一位老绅士，我是替他做工的，他住在乡下，我的女人——她死了，上帝保佑她吧，并且感谢上帝的恩典吧！——我的女人是他的一个卑微的亲戚，他害了一场病，离开了。”

“到哪儿去了？”山姆问，他经过白天的种种事情之后，现在渴睡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到哪儿去了？”皮匠说，在尽情享受烟斗的时候由鼻孔里说。“他死去了。”

“啊，原来如此，”山姆说。“后来呢？”

“后来，”皮匠说，“他留下了五千镑。”

“他这么做真是大家风度呵，”山姆说。

“他把遗产留给了我一部分，”皮匠说，“因为我娶了他的亲戚，你知道的。”

“很好，”山姆喃喃地说。

“因为一大堆的侄儿侄女们包围着他，这些人老是互相争吵

和争夺遗产，所以他就要我做他的执行人，把其余的遗产委托我保管，* 照定下的遗嘱分给他们。”

“你说遗产委托保管是什么意思？”山姆问，稍为清醒了一点。“假如不是现款，那有什么用处？”

“那是个法律术语，如此而已，”皮匠说。

“我不相信，”山姆说，摇着头。“那个铺子是不大讲信用的呢。不过不管它，说下去。”

“唔，”皮匠说，“那末我去取遗嘱检验权的时候呢，那些侄儿侄女们因为没有得到全部的钱失望得要命，就上了一个请愿书** 反对。”

“那是什么东西？”山姆问。

“一种法律手段，那意思就等于说，不行，”皮匠说。

“我明白了，”山姆说，“是人生不二法门的小舅子之类的东西。唔。”

“但是，”皮匠继续说，“他们发现他们之间不能取得一致，结果就不能成立反对遗嘱的案子，所以他们撤消了请愿书，我就付了一切的诉讼费用。我刚付了钱，有一个侄儿上了一个诉状要求取消遗嘱。这案子，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保罗教堂广场附近的一间后房里，在一位耳聋的老绅士面前开了审；有四个法律顾问经常每天轮流着去麻烦他，于是他考虑了一两天，读了六卷证件，就下判断说，那立遗嘱人的脑子不大健全，我应该把全部的钱都

* 委托保管是资产阶级遗产法的一种规定，继承人有产权，而保管权则属于遗嘱所信托之他人。

** 此种请愿书特指要求对方在提出反证之前停止支付的法律手续。

还回去，还要付全部的费用。我上诉了：案子在三四个睡意蒙眬的绅士们面前过了堂，他们在别的法庭上已经听说过这件事，在那些法庭上他们是没工作的律师；唯一的不同，就是，在那边他们叫做博士，在另外的地方叫做代表，那你也许还不懂呢；他们呢，很尽责地证实了那老绅士的判决。之后，我们就上了高等法院，现在我们还在里面，而且将来我也会永远在里面的了。我的律师早把我的一千镑都拿去了：又是‘产业’——他们是这么说法的——又是费用，我要付一万镑，所以我就来了，而且还要留在这里，直到我死，补着鞋子。有人谈起要向国会去告，我要不然也这样做了，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工夫到我这里来，而我又没有权力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看厌了我的长信，就把这事丢开了。这是绝对真理，没有减一个字，也没有加一个字，在这里和在外面总共有五十个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皮匠停下来估量他的故事对山姆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是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就敲掉烟斗里的灰，叹了一口气，放下烟斗，把被子拉起来蒙住头，也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匹克威克先生正独自坐着吃早饭：山姆正在皮匠的房里忙着给主人的鞋子擦油和刷黑色的绑腿，这时，门上敲了一声，而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叫“进来”的时候，接着就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头和一顶棉纱天鹅绒便帽，这两样东西他不费劲地就认出是史门格尔先生的私产。

“你好吗？”那位名士说，还附带着把头点了一两下；“我说呀——你今天早上约定了什么人不来？三位男子——呱呱叫的绅士派的家伙——在楼下找你，在敞厅组的每一扇门上敲着；因

此被那些嫌开门麻烦的大学生* 骂得狗血喷头。”

“喂呀！他俩多笨呵，”匹克威克先生说，站起来。“是的；我相信一定是我的一些朋友，我还以为昨天他们会来的。”

“你的朋友们！”史门格尔叫喊说，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不用再说了。我该死，他们从这一分钟起就是我的朋友了，而且也是弥文斯的朋友。弥文斯是个有趣得要命的、绅士派的家伙呵，是不是？”史门格尔很动感情地说。

“我不大认识这位绅士，”匹克威克先生说，犹豫着，“所以我——”

“我知道，”史门格尔插上来说，抱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肩膀。“你将来就会更了解他的，你会喜欢他的。这个人呵，先生，”史门格尔带着庄严的脸色说，“他有一种会使德勒里胡同戏院觉得光荣的滑稽才能。”

“真的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发誓是真的！”史门格尔答。“听他变成小车子里的四只猫吧——一点不含糊的四只猫，我凭荣誉发誓。那你就知道他是伶俐得要死了！真混账，你看见他有这些特色的时候，你也不能不欢喜他呵。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我对说过的那点小毛病，你知道。”

因为史门格尔先生说到这里就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和表示同情的态度摇摇头，匹克威克先生觉得人家在期望他说点什么话，所以就说了“啊！”于是不安地看着门口。

“啊！”史门格尔先生响应他，还带着一声长叹。“这个人是

* 英俚称牢狱为高等学校，故谐称犯人为大学生。

个讨人欢喜的伙伴，先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比他更好的伙伴；不过他有那么一点美中不足。假使这时候他祖父的鬼魂出现在他前面，先生，他也要向他讨那笔借去买十八便士印花的债。”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是的，”史门格尔先生接着说；“假使他有力量叫他复活，他在两个月零三天之内就要和他重新算账的！”

“这些是非常特别的特色呵，”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恐怕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却要因为找不到我急得要命了。”

“我去领路，”史门格尔先生说，走向门口。“日安。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想打扰你，你知道。顺便说一句——”

史门格尔说了最后这五个字之后突然停了下来，把已经打开的门又关上了，轻轻走向匹克威克先生身边，蹑着脚走近他，用非常温和的耳语声说：

“借给我半个银币，到下星期的周末还你，你方便不方便？”

匹克威克先生几乎忍不住笑，勉强设法保持着庄重的神情，拿出钱来放在史门格尔先生的手心里；因此，那位绅士点了好几下头和霎了好多次眼睛，暗含着深奥的神秘，于是去请那三位客人，并且不久就同他们一道进来；又咳嗽三声，点了三下子头，仿佛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证他不会忘记归还，然后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态度和大家一一握手，终于走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匹克威克先生说，轮流和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所谓三位客人就是他们——握握手，“我看见你们很高兴呵。”

这三位大为感动。特普曼先生悲哀地摇头；史拿格拉斯先生带着不加掩饰的感情掏出了手绢；文克尔先生退到窗户口，大声地吸鼻子。

“早，绅士们，”山姆说，恰恰在这时候拿着鞋子和绑腿进来；“别忧郁了吧，就像小孩子在他的女教员死掉之后说的罗。欢迎到敝校来，绅士们。”

“这个傻瓜，”匹克威克先生在山姆跪下来替主人扣绑腿的时候拍拍他的头说，“这个傻瓜使自己被捕了，为了靠近我。”

“什么？”三位朋友喊。

“是的，绅士们，”山姆说，“我是——站稳了，先生，请你——我是一个囚犯，绅士们；我在这里‘坐牢*’，就像坐月子的女人说的罗。”

“囚犯！”文克尔先生喊，用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猛劲。

“哈罗，先生！”山姆答应他，抬起头来。“什么事呀，先生？”

“我本来希望，山姆，希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文克尔先生慌慌张张地说。

文克尔先生的态度里有一种那么突兀而不安的东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望望他的两个朋友，要求他们加以解释。

“我们不知道呵，”特普曼先生说，用高声答复这无言的询问。“过去两天以来他一直非常兴奋，他的整个的神态很不像平常的样子。我们怕是出了什么事，不过他坚决否认。”

“没有呵，”文克尔先生说，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注视之下脸红

* 原文是“禁于一处”之意，可解作“坐牢”，也可解作“坐月子”。

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呵。我保证没有什么，我的好先生。我必须离开伦敦几天，为了去处理一些私事，我本来希望说服你让山姆陪我去的。”

匹克威克先生比以前显得更吃惊了。

“我想，”文克尔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山姆是不会反对这样办的；不过，自然罗，他既是这里的囚犯，那末这事情就不可能了。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文克尔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有点惊讶地感觉到山姆的手指在绑腿上抖着，好像他不是吃惊就是发慌。文克尔先生说完的时候，山姆也抬起头来对他看着；虽然他们互相交换的眼光只是转眼之间的事，他们似乎是互相了解的。

“这事你知道不知道，山姆？”匹克威克先生严厉地问。

“不，我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答，开始极度勤勉地扣钮子。

“的确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噯，先生，”维勒先生答应说；“我说的完全确实，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假如我猜呢，”山姆加上了一句，同时看看文克尔先生，“我没有任何权利来说那是什么事，怕的是会猜错。”

“我没有权利再往下追究一个朋友的私事，不管是多知己的朋友，”在短短的一阵沉默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说；“现在我只能这样说，我根本不了解这事。得——这个问题我们谈得很够了。”

这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就把谈话引到别的题目上，于是文克尔先生渐渐显得比较安心些了，虽然离开完全安心还差得很远。他们要谈的话非常多，所以上午很快就过

去了；到三点钟的时候，维勒先生在那小小的饭桌上摆上一只烤羊腿和一块大肉饼；还有一碟一碟的蔬菜，和几壶黑啤酒，有的放在椅子上，或者床架子上，或者其他地方；每个人都觉得要饱餐一顿，虽然买肉和烧肉以及做饼和烤饼都是在附近的监狱厨房里做好的。

接着来了一两瓶非常好的葡萄酒，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派人到民法博士会的号角咖啡馆买的。所谓一两瓶，实际上，说一瓶或六瓶更恰当，因为，在酒喝完、茶用过的时候，通知客人退出的铃声已经响了。

但是，假使说文克尔先生上午的行动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那末，在他自己的感情的影响之下，并且在分享了那一瓶或六瓶酒的影响之下，准备和他的朋友告别的时候，那行动就变得十分神秘和严肃了。他滞留在后面，等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走掉之后，于是热狂地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脸上带着一种表情，其中的强烈而巨大的决心和浓重而实在的忧郁可怕地混合在一起。

“夜安，我的亲爱的先生！”文克尔先生低声说。

“保佑你，我的亲爱的朋友！”热心肠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回报他的青年朋友的紧紧的握手。

“走吧！”特普曼先生在过道里喊。

“来啦，来啦，马上，”文克尔先生答。“夜安！”

“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说。

又夜安了一次，再又一次，然后又说了五、六次，而文克尔先生还是紧紧抓住他朋友的手，并且还带着那种奇怪的表情盯着他脸上。

“有什么事吗？”匹克威克先生终于说，那时候他的手臂已经因为握手搞得很痠了。

“没有什么，”文克尔先生说。

“好，那末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说，想把手挣脱出来。

“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光荣的伴侣，”文克尔先生喃喃地说，抓住他的手腕。“不要看待我太苛刻呵；不要呵，当你知道，被绝望的阻碍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

“走吧，”特普曼先生说，又出现在门口。“你走呢，还是让我们都被关在里面呢？”

“来了，来了，我就来，”文克尔先生答。于是费了好大劲才掉头而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默然的惊讶之中目送他们在过道里走去的时候，山姆·维勒在楼梯口出现，并且对文克尔先生的耳朵里嘘嘘地说了一些什么。

“啊当然，你相信我好了，”那位绅士大声说。

“谢谢，先生。你不会忘记吧，先生？”山姆说。

“当然不会，”文克尔先生答。

“祝你幸运，先生，”山姆说，触帽致敬。“我非常想跟你去，先生；但是东家自然是第一要紧的呵。”

“你留在这里是有道理的，”文克尔先生说。说了这些，他们就下楼去了。

“非常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说，回到自己房间里，坐在桌子旁边想心思。“那个青年人究竟要做什么事呀。”

他坐着沉思了这事一会儿，忽然听见看守洛卡的声音在问是否可以进来。

“当然可以，” 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给你拿来一只软一点的枕头，先生，” 洛卡说，“换掉你昨天夜里临时用的。”

“谢谢，” 匹克威克先生说。“喝一杯葡萄酒吗？”

“你真好，先生，” 洛卡先生答，接住递过来的杯子。“祝你好，先生。”

“谢谢，” 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很难过，先生，你的房东今天夜里不好得很哪，” 洛卡先生说，放下杯子，察看着他的帽子的衬里预备再戴在头上。

“什么！那个高等法院犯人！” 匹克威克先生喊。

“他做高等法院犯人是不会很久了，先生。” 洛卡答。把帽子转了一个身，让厂家的名字正面向上，同时还在向帽子里面看着。

“你说得我毛骨悚然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他害痨病很久了，” 洛卡先生说，“今天晚上他的呼吸非常困难。六个月之前医生就说过，除非转地疗养，否则什么都救不了他的命。”

“老天爷！” 匹克威克先生喊；“这个人被法律慢性地谋杀了六个月！”

“那我可不知道，先生，” 洛卡答，用两手提住帽沿掂掂它的重量。“我想他无论在哪里都一样的。他今天早上进了病房；医生说，要尽可能保持他的元气，看守从自己家里替他送去葡萄酒和肉汤等等。那不是看守的过失呵，你知道，先生。”

“当然不是，” 匹克威克先生连忙回答说。

“然而，”洛卡摇着头说，“恐怕他全完了。我刚才还和南迪打赌呢，我赢了他给我一枚六便士，输了他拿我两枚六便士，不过他当然是拿不到的罗。谢谢了，先生。夜安，先生。”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热忱地说。“这个病房在哪里？”

“就在你睡过的房间那边，先生，”洛卡答。“假使你要去，我可以给你领路，”匹克威克先生不声不响抓起了帽子，立刻跟他去了。

看守默默地带着路；轻轻拔起一扇门上的插梢，示意匹克威克先生进去。那是一个宽敞的、无摆设的、凄凉的房间，有好几张铁床架子：有一张上面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苍白、灰败、面无人色。他的呼吸又艰难又急促，一呼一吸都要痛苦地呻吟。床边上，坐着一个系着皮匠的围裙的小老头，借一副角质眼镜之助，在高声诵读一本《圣经》。他就是那位幸运的遗产承受人。

病人把手放到陪伴者的手臂上，示意叫他停止。他阖了书，把它放在床上。

“打开窗户，”病人说。

他做了。客车和货车的喧声，车轮的轧轧声，男人们和孩子们的叫唤，充满生气和事业的伟大人群的一切忙绿的声响，混合成为一片深沉的嘈杂声，涌进了房间。在这沙哑而响亮的嗡嗡声之上，时时发出一声狂笑；或者是什么轻狂的人群里面所发出的片片断断的悦耳的歌声，它一下打进人们的耳朵，随后又消失在人的喧嚷声和脚步的践踏声中——这些永无休止的生命之海的巨浪，奔腾冲击，自管自地滔滔前进。在默默的倾听者任何时候听来都是忧郁的声音；在死亡的床边的看守人看来那又是何等的

忧郁！

“这里没有空气，”病人无力地说。“这地方污浊了空气；我多年以前在外面走的时候，外面的空气是新鲜的。但是一过这些墙就变得闷热了。我不能呼吸。”

“我们一同呼吸它有很久了呢，”那老年人说。“别管它吧！”

一阵暂时的沉默，这时两个旁观者走近了病床。病人把他的老难友的一只手拉到自己面前，深情地把它紧握在自己的两手之间，留着不放。

“我希望，”他隔了一会儿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声音那么微弱，所以他们把耳朵凑到床上去听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所发出的半有半无的声音——“我希望我的慈悲的裁判者* 会记住我在世上受到的重罚。二十年，我的朋友，在这可憎恨的坟墓里二十年！我的孩子死的时候我心都碎了，而我连在他的小棺材里吻他一下也不能够。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切喧哗和扰攘中间的孤独，是非常可怕的呵。上帝宽恕我吧！他看到我的凄凉的、拖了很久的死亡的。”

他合了两手，喃喃地又说了些他们听不出的话，就睡着了——仅仅最初是睡着了，因为他们看见他微笑。

他们互相耳语了一会儿，那个看守俯身在枕头上，又连忙缩回。

“他已经得到释放了，天！——”看守说。

他是得到了。不过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变得那么像死人，所以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掉的。

* 指教徒所信奉的上帝。

第四十五章

描写塞缪尔·维勒先生和家属的一场动人的会晤。匹克威克先生在他所居住的小世界游历一番，并且决定，将来尽可能少和它打成一片

塞缪尔·维勒先生入狱之后不多几天，一个早晨，用尽心机收拾好主人的房间并且看见他舒服的坐下来埋头于书籍和文件之中以后，就退出来把随后的一两个钟头自己来尽情享受一下。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山姆想到，在户外喝一品脱黑啤酒一定会使他轻快这么个把钟头，正像沉醉在别的什么小娱乐里一样的。

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就走到酒吧间，买了啤酒，并且弄到了“不过是昨天的前一天的”报纸，于是走到九柱戏场子上，在一张板凳上坐了，开始用非常沉着而有法则的态度自得其乐起来。

首先，他喝了一口啤酒提提神，其次，抬头望望一扇窗户，

对在那里剥马铃薯皮的一位青年女子丢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眼风。随后打开报纸，把它折得使警察局的报告露在外面；而这在刮着一点风的时候做起来却是件麻烦而困难的事，所以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他读了两行报，突然停止，去看两个快要打完板球的人，那一局完结的时候，他用嘉许的态度喊了一声“很好”，环顾一下旁观者们，探查他们的感觉是否和他自己的相符合。这又包括抬头看着窗户的必要；因为那青年女子还在那里，所以，再丢一个眼风，并且再喝一口啤酒用演哑戏的手势表示祝她健康，这些普通的礼貌，山姆都做了；而且对一个睁大了眼睛注意到他这种行动的小孩子恶狠狠地皱了皱眉头，就把一条腿架到另外一条上面，双手捧住报纸，开始真心真意地读起来。

他差不多才使自己平心静气到了那种不可缺少的出神状态，就觉得好像听见老远的过道里有人喊他自己的名字。他一点也没有搞错，那名字很快从一张嘴巴传到另一张嘴巴，几秒钟的工夫空中就充满了“维勒！”的叫唤。

“在这里！”山姆用洪亮的声音吼叫说。“什么事呀？谁找他！是有专差来说他乡下家里失火吗？”

“敞厅里有人找你，”一个站在附近的人说。

“当心那报纸和酒壶吧，老朋友，行吗？”山姆说。“我就来。该死，假使他们喊我上酒吧间，是不可能这么大叫大闹的。”

* 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 427—347)：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式恋爱，一般指强调精神结合的恋爱。

山姆说了这话，附带着在那位不知道要寻找的人就在近旁、还在狠命尖叫“维勒！”的青年绅士的头上轻轻一拍，连忙穿过场子，跑上台阶，到厅堂里去。在这里，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东西就是他最心爱的父亲，坐在楼梯最下面的一级上，帽子拿在手里，用他的最大的嗓子叫着“维勒！”每半分钟一次。

“你吼什么？”山姆暴躁地说，那时老绅士刚好又叫完了一声；“弄得你自己这么滚热，就像一个惹人生气的吹玻璃瓶子的人似的。什么事情呀？”

“啊哈！”老绅士答。“我开始担心你到摄政公园附近散步去了，山姆。”

“得啦！”山姆说，“不要拿贪婪的牺牲品开玩笑，离开那楼梯板吧。你坐在那里干么？我又不住在那里。”

“我有那样一个大笑话告诉你呢，山姆，”大维勒先生说，站了起来。

“慢一点，”山姆说，“你背后全是白粉。”

“那倒对了，擦掉吧，山姆，”维勒先生说，他的儿子替他掸灰。“在这里假如衣服上带了白粉* 走来走去，是要让人说闲话的呵，呃，山姆？”

因为说到这里维勒先生露出快要格格大笑的明确无疑的征兆，山姆就插上来加以阻止。

“别响，请你，”山姆说，“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的一张老

* 由白色涂料转为掩饰污点之意。作动词用，为代人开脱掩饰之意。英俗尤指使破产者解除债务，所以维勒先生借此幽默起来。

画牌*。那末，你高兴的什么呀？”

“山姆，”维勒先生说，擦着额头，“我恐怕在这几天中间我会笑得中风了，我的孩子。”

“那末你这为了什么这样呀？”山姆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呢？”

“你想想看，谁和我一道来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说，退后一两步，噤着嘴，展开了眉毛。

“派尔？”山姆说。

维勒先生摇摇头，他的红脸蛋被努力找寻出路的笑意胀得凸出来。

“脸上长着雀斑的家伙吧，也许？”山姆想起来说。

维勒先生又摇摇头。

“那末是谁呢？”山姆问。

“你的后娘，”维勒先生说；幸而他说出来了，否则他的两颊一定会由于那种极其不自然的膨胀不可避免地裂开。

“你的后娘呵，山姆，”维勒先生说，“还有那红鼻子的人，我的孩子；那红鼻子的人。嗨！嗨！嗨！”

说了这话，维勒先生捧腹大笑起来！山姆对他看看，带着一种露出牙齿的开朗的笑容，慢慢地那笑散布到整个脸孔。

“他们来和你作一次严肃的谈话，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擦擦眼睛，“不要把不合人情的债权人的事漏了风声，山姆。”

“什么，他们不知道是谁吗？”山姆问。

“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父亲答。

* 指牌中画着人像的那种，或称花牌。

“他们在哪里？”山姆说，酬答着老绅士的所有的露齿笑。

“在酒吧间里，”维勒先生答。“找红鼻子的人可不要到有酒的地方去找；他是不去的罗，塞繆尔——他是不去的。我们今天早上从‘侯爵饭店’来，这一路车子坐得很愉快呵，山姆，”维勒先生说，这时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用音节分明的口气来说话了。“我赶着那匹老斑马，驾了属于你后娘的第一个妈的小双轮车，搬进去一张安乐椅给牧师坐。我一点都不瞎说，”维勒先生带着深深轻蔑的神色说——“我一点都不瞎说，他们搬了一副活动踏脚在我们门口的路上，给他爬上马车的呢。”

“真的吗？”山姆说。

“是真的呵，山姆，”他父亲答，“我真希望你看见他上车的时候有多么紧地握住扶手呢，就像他怕要直挺挺地栽下来跌成几百万原子。不过他到底摇摇摆摆地爬上车了，我们就动身了；而我倒觉得——塞繆尔，我说我倒觉得——我们转弯的时候他发现颠得有点太厉害哪。”

“什么，我想你是碰巧撞着了一两根街上的柱子吧？”山姆说。

“恐怕是，”维勒先生答，把眼睛连霎一阵，“恐怕是撞着一两根，山姆；他一路上老飞出那安乐椅。”

说到这里老绅士把头来回晃着，发出一阵嘎哑的内在的咕噜噜的声音，附带着面部的一阵猛烈的膨胀和脸上一切器官的阔度突然增加——这些征象使他的儿子吃惊不小。

“不要害怕，山姆；不要害怕，”老绅士说，那是他靠着很大的挣扎和抽筋似的在地上顿了好多次脚、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之后说的。“那不过是我正要发出来的一种温和的大笑罢了，山姆。”

“唔，假如是这样的话，”山姆说，“你顶好还是不要再发出来吧。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危险的发明呢。”

“你不欢喜吗，山姆？”老绅士问。

“一点也不喜欢，”山姆答。

“唔，”维勒先生说，眼泪还在从两颊往下滚，“我假如发作完了，那对于我是很大的方便，有的时候就可以使你的后娘和我之间省掉许多话；不过恐怕你是对的，山姆：它太像中风那一类事情了——太像了，塞缪尔。”

这谈话把他们带到了酒吧间的门口，山姆在门口停一下，回头对他的还在后面傻笑的可敬的长辈诡秘地膘了一眼，随即领头走了进去。

“后娘，”山姆说，有礼貌地对那位妇女致敬，“非常感谢到这里看我。牧师，你好吗？”

“啊，塞缪尔！”维勒太太说。“这真可怕呀。”

“一点儿也不呵，妈，”山姆答。“是吗，牧师？”

史的金斯先生举起两手，翻着眼睛，翻到只看见眼白——不如说是眼黄——但是没有答话。

“是不是这位绅士害了什么痛苦的毛病？”山姆说，望着他的后娘要求解释。

“这个好人因为看见你在这里，所以伤心了，塞缪尔，”维勒太太答。

“啊，是这样的，是吗？”山姆说。“我还担心，由他的样子看来，他是吃最后一根胡瓜的时候忘掉撒胡椒了*。算了吧，先

* 照英人口味，胡瓜不撒胡椒，其味不佳，所以吃得做出鬼相来了。

生；骂人并不要额外花钱的，就像国王责骂大臣们的时候说的罗。”

“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像煞有介事地说，“恐怕你并没有因为吃了官司软化下来吧。”

“请你原谅，先生，”山姆答，“你赏光说的是什么呀？”

“我担心，青年人，你的本性没有因为受到这种惩戒变软了一点吧，”史的金斯先生大声说。

“先生，”山姆答，“你说这话太抬举我了。我希望我的本性不是软的呵，先生。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先生。”

话谈到这里的时候，一种无礼的近乎笑声的声音从老维勒先生所坐的椅子那里发了出来；维勒太太听见了，匆匆考虑了这一切的情景，觉得她有慢慢发作起歇斯底里来的义务。

“维勒，”维勒太太说（老绅士坐在一个角落里）；“维勒！过来。”

“非常多谢你，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答；“不过我在这儿很舒服。”

听了这话，维勒太太哇地一声哭了。

“出了什么毛病啦，妈？”山姆说。

“啊，塞缪尔？”维勒太太答，“你的父亲叫我难过呵。难道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益处吗？”

“你听见没有？”山姆说，“太太问你，是不是什么对于你都没有益处。”

“非常感谢维勒太太的客气的探问呵，山姆，”老绅士回答说。“我想一根烟斗对于我是大有好处的，可以通融一下吗，山姆？”

这时候维勒太太又淌了些眼泪，史的金斯先生哼了起来。

“哈罗！这位不幸的绅士又发病了，”山姆说，看看大家。“你觉得现在毛病在哪里呀，先生？”

“在老地方，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回答；“在老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呀，先生？”山姆问，外表上非常憨直的样子。

“在心里，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答，把他的雨伞压在马甲上。

听了这句动人的回答，那位完全不能够压制自己感情的维勒太太大声抽噎起来，并且说她深信红鼻子的人是一个先知；因此大维勒先生就低声大胆地说，他一定表面上是圣西门、而内里边是圣华卡* 这两者的联合教区的代表。

“恐怕，妈，”山姆说，“这位脸上抽筋的绅士是有点儿口渴了，因为他眼前摆着这种忧郁的景象的关系，是这样吗，妈？”

那位可敬的妇人看着史的金斯先生，等着他的答复；那位绅士呢，眼珠乱转，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嗓子，模仿着吞咽的动作，表示他是口渴了。

“恐怕，塞缪尔，他的确是伤心到这种地步了，”维勒太太悲哀地说。

“你是喝惯了什么口味的呀，先生？”山姆答复说。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一切的口味都是无聊的东西呵！”

* 圣西门即圣彼得，或称圣西门·彼得，为十二使徒之一；圣华卡并无其人；英国俚语中“华卡”有“瞎话”或“无稽之谈”之意，可见此处之讥刺。

“太对了；真是太对了，”维勒太太说，咕咕噜噜地哼了一声，并且表示同感地摇着头。

“唔，”山姆说，“我相信也许是的，先生；不过哪一种你觉得是特别无聊的东西呢？你最喜欢哪一种无聊的东西的味道呢，先生？”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我是统统轻视的。假使，”史的金斯先生说，“假使它们中间有哪一种比较不那么可憎可恶，那就是叫做甜酒的那种液体了——热的，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还要放三块糖在平底的大玻璃杯里。”

“说起来真是抱歉得很，先生，”山姆说，“他们偏偏不允许在这里卖这一种特别无聊的东西。”

“啊。这些积习难改的人心多狠呵！”史的金斯先生脱口而出地喊。“啊，这些不人道的迫害者的可诅咒的残酷呵！”

说了这些，史的金斯先生又翻着眼珠，并且用雨伞拍打着胸口；假使我们说他的愤慨的确是显得非常真实不假，那对于这位可敬的绅士是完全公道的。

维勒太太和红鼻子的绅士共同用非常猛烈的态度对这种不人道的习俗加以抨击、并且对它的创设者痛痛快快地发泄了种种虔信而神圣的咒骂之后，后者就提议来一瓶红葡萄酒，加点儿水、香料和糖，热一热，那末既有益于胃，尝起来又不像许多别的混合品那样没味道。因此就吩咐这样去办；在等着的时候，红鼻子和维勒太太望着大维勒，并且大声叹息。

“喂，山姆，”那位绅士说，“我希望这次愉快的会面能使你感觉精神提了起来。非常愉快而有益的谈话呵，是不是，山姆？”

“你是个堕落的人，”山姆答；“我希望你不要再对我说那些不体面的话。”

维勒先生非但没有被这种非常正当的回答教导得好些，反而立刻露着牙大笑起来；这不听劝告的行为使那位女士和史的金斯先生都闭起了眼睛，难堪地在椅子上前后摇着；他呢，还趁兴打了几下手势，暗示要捶打和扭那位史的金斯的鼻子；他这么做做手势，似乎给予他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有一次，老绅士几乎被拆等秘密，因为尼加斯酒* 送来的时候史的金斯突然一动，使他的头刚好和维勒先生的攥紧的拳头碰上，因为他那拳头伸在离他耳朵不到两寸的地方描摹想像中的空中的爆竹的，已经伸了好一会儿了。

“你干么这样野蛮地伸出手来接杯子？”山姆很机敏地说，“你没看见你打着这位绅士了吗？”

“我没有去打他呀，山姆，”维勒先生说，因为这意外事件的发生多少有点害羞了。

“试一试内服剂吧，先生，”红鼻子的人带着一副悲哀的脸孔揉着头的时候，山姆说。“你觉得来这么一杯滚热的无聊的东西怎么样呀，先生？”

史的金斯先生口头上没有答复，不过他的态度是富于表情的。他尝了尝山姆放在他手里的那只杯子里的东西，把伞放在地板上；又尝了一口：用手轻轻摸了两三次肚子；随后一口气全喝完了，咂着嘴，伸出那只平底杯还要添一点。

* 即上述用香料、糖等与葡萄酒混合之饮料，为英人尼加斯所创，故名。

维勒太太在痛欲这种混合剂上，也不甘落后。这位好太太开始的时候坚决声明说她一滴也不能沾——后来就喝了一小口——后来就一大口——后来就许多口；她的感情的性质属于非常容易受强烈的饮料的影响的那一种，她喝一口尼加斯酒就淌一滴眼泪，这样下去，越来越感伤，最后竟然达到了非常可观的可悲的地步。

大维勒先生带着许多鄙夷的表示看着这些情景；当史的金斯先生喝完第二壶同样的东西开始带着悲伤的态度叹气的时候，他就公开表示不赞成这全部行为，说了许多不连贯的杂乱无章的话，只听得出他屡次愤怒地反复说“胡闹”这两个字。

“我告诉你吧，塞缪尔，我的孩子，”老绅士对他的太太和史的金斯先生目不转睛地注视了好久之后，凑着儿子的耳朵低声说：“我想你后娘的肚子里一定有什么毛病，那个红鼻子的人也是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山姆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呵，山姆，”老绅士答，“他们喝下去的东西好像一点也不滋补。马上变成了热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你相信我好啦，山姆，那是天生的缺陷呵。”

维勒先生发表这种科学见解的时候做了许多加以证实的皱眉和颠脑袋。维勒太太看见了，她认为是在说她或对史的金斯先生或者他们两位的坏话，正要无休无止地发作下去，这时候，史的金斯先生尽力挣扎着站起来，开始发表一通有教益的演讲给大家听，特别是给塞缪尔先生听，他用动人的字句严厉地要求山姆在把他投入的罪恶深渊里小心警惕；戒绝一切虚伪和骄傲心；并且一切事情上都要拿他（史的金斯）作榜样，那样的话，他迟早

才可能有指望得到这样的可慰的结果，就是说，像他一样，是一个最可敬的和无可责难的人，而他的一切熟人和朋友都是毫无前途地被上帝抛弃的放荡的可怜虫；这种想法，他说，不能不给予他最大满足。

他进一步又要求他，首要的是避免醉酒的罪恶，他把那比做猪的污秽习惯，说那些喝在嘴里的有毒的和害人的麻醉药是要偷掉人的记忆的。演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可敬的并且长着红鼻子的绅士异样地语无伦次了，在他的雄辩的激昂慷慨之中来回地摇晃着，只好抓住椅背来保持直立的姿势。

史的金斯先生并没有要求他的听众警戒那些假先知和卑鄙的宗教嘲讽者：这些人既没有解释宗教的首要的教义的常识，也没有感受它的首要的原则的心胸，在社会上是比普通的犯罪者更危险的分子；他们必然是欺骗那些天性最软弱的和最不明事理的人，轻侮和鄙视那应该被视为最神圣的事，并且使许多优秀宗派里的大量善良而端正的人名誉有一部分扫了地；但是，他在椅子背上倚了好久，闭着一只眼，把另外一只大霎而特霎，所以我们假定他是想到这一切的，不过没有让人知道罢了。

演讲之际，维勒太太在每一段的末尾都呜咽和哭泣；同时，山姆骑着坐在一张椅子上，把手臂搁在椅背的顶端，抱着极温和而殷勤的态度看着说话的人，时而丢一种赏识的眼光给老绅士，他呢，开头的时候倒很高兴，到了大约一半的时候都睡着了。

“了不得！非常妙！”山姆说，那时红鼻子的人已经说完，戴上了他的破手套；因此他的手指穿出破洞，指关节也露在外面了——“非常妙。”

“我希望这对你会有好处，塞缪尔，”维勒太太庄重地说。

“我想会的，妈，”山姆答。

“我但愿我能够希望这对你的父亲也会有好处，”维勒太太说。

“谢谢，我的亲爱的，”大维勒先生说。“你觉得那对你自己怎么样呢，我的爱？”

“嘲弄者！”维勒太太喊。

“你简直是瞎子摸黑呀！”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说。

“假如我不能弄到比你的月亮光更好的光明，我的可珍贵的人呵，”大维勒先生说，“那末很可能我会一直继续赶夜车，直到完全离开了大路。那末，维勒太太，假如斑马还在马房尽挺下去的话，我们回去的时候它就什么也挺不住了，说不定那只安乐椅连同坐在里面的牧师会一道翻身撞上什么树篱了。”

听了这种假设，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显然大为惊恐，连忙拿起帽子和雨伞，提议立刻出发；维勒太太也同意。山姆陪他们走到看守间的大门口，于是合乎礼节地告别了。

“别了，塞缪尔，”老绅士说。

“什么别了？”山姆问。

“得，那末再会吧，”老绅士说。

“啊，你就是指的这个呵，是吗？”山姆说，“再会了！”

“山姆，”维勒先生低声说，小心地四面望望；“替我问候你的东家，告诉他，假如他把这里的事情想通了，就通知我吧。我和一个家具匠想出一个弄他出去的方法。一架钢琴，塞缪尔——一架钢琴！”维勒先生说，用手背拍着儿子的胸膛，自己退后一两步。

“你讲的是什么呢？”山姆说。

“一架钢琴呵，塞缪尔，”维勒先生答，态度更神秘了，“他可以租一架来的；一架不能弹的，山姆。”

“那有什么好处呀？”山姆说。

“让他叫我的朋友家具匠弄回它来，山姆，”维勒先生答。“现在你懂了没有？”

“不懂，”山姆答。

“里面没有机器呵，”父亲小声说。“把他装在里面不成问题，连他的帽子和鞋子都在内，从腿中间呼吸，那是空的。准备好了到美国去的船票。美国政府决不会放弃他的，只要他们发现他有钱花，山姆。让东家留在那里，等巴德尔太太死掉，或者等道孙和福格受了绞刑，后面这一件事情我想是顶可能先发生的，山姆；然后再让他回来，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书，那就可以把用掉的钱都赚回来还不止了，假如他把他们痛骂个够的话。”

维勒先生用非常热心的耳语声说了他的计划的草率的要点；随后，好像怕再谈下去会削弱这令人心惊的消息的效果，就行了一个马车夫的敬礼走掉了。

山姆刚刚使被他的尊长的秘密消息所大为扰乱的脸孔恢复了平常镇静状态，匹克威克先生就向他招呼了：

“山姆，”那位绅士说。

“先生，”维勒先生答。

“我要在监狱里兜个圈子走走，我希望你跟着。我看见一个我们认识的犯人走过来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着。

“哪一个，先生？”维勒先生问；“那个戴假发的绅士吗，还是那个穿长统袜的有趣的俘虏？”

“都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你的一个更老的朋友，山

姆。”

“我的朋友，先生？”维勒先生喊。

“那位绅士你是记得很清楚的，我敢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否则，你就比我所想象的更不关心你的旧相识了。别响！一句话也别说，山姆——一个字也别说。他来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的時候，金格尔先生走来了。他看来没有先前那么可怜相了，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衣服，那是靠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帮助从当铺里赎出来的。他并且还穿着干净衬衫，头发也剪过了。然而他非常苍白和瘦削；当他拄着一根手杖慢慢地象爬一样地走过来的时候，很容易看出他曾经遭受疾病和穷困的严重磨难，现在仍然非常衰弱。匹克威克先生招呼他的时候，他脱了帽子，并且看见了山姆·维勒似乎很卑屈和羞惭。

紧跟在他后面走来的是乔伯·特拉偷先生，在他的罪恶目录里，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对伴侣缺乏忠诚和依恋这一条的。他仍然是又褴褛又污秽，但是他的脸已经不大象前几天初遇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时候那样的塌陷了。他对我们的仁慈的老朋友脱下帽子的时候，含糊地说了些不连贯的感激话，咕噜着救他免于饿死什么的。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和山姆跟在后面吧。我要和你谈谈，金格尔。你不扶着他能走吗？”

“自然，先生——不成问题——不要太快——腿发抖——头发晕——尽兜圈子——象地震似的感觉——非常象。”

“喂，把手臂伸给我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不，”金格尔答；“不可以的——还是不那样的好。”

“胡说，”匹克威克先生说；“倚住我吧，我要求你，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看见他又窘又兴奋，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就直截了当用自己的胳膊挽住那害病的江湖戏子的手臂，扶着他走，一句话也不再提。

在这全部时间里，塞缪尔·维勒先生所显露的是想像力所能描绘的最不可遏制的和撩动人心的惊讶表情。他在极度的沉默中从乔伯看到金格尔、又从金格尔看到乔伯之后，轻轻地喊着“唔，我真见鬼了！”并且重复了至少有二十遍，这之后，似乎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又在默默的迷惑之中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来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回头看看。

“来了，先生，”维勒先生答，机械地跟着他的主人；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在他旁边默默走着的乔伯·特拉偷先生。

乔伯把眼光盯着地上，好一会儿。山姆呢，因为紧盯着乔伯的脸，就老撞上走路的人，碰着小孩子，给楼梯和栏杆绊得东倒西歪似乎完全不知不觉，直到乔伯偷偷抬起头来说：

“你好吗，维勒先生？”

“正是他呀！”山姆喊；确认无疑地验明了乔伯的正身之后，就拍了拍大腿，打了一声又长又尖锐的唢哨来发泄他的感情。

“我的情形已经改变了，先生，”乔伯说。

“我想是的吧！”维勒先生大声说，怀着毫不掩饰的惊奇打量着他的同伴的破衣服。“倒不如说坏了，特拉偷先生，就像那位绅士把一只好好的半个银币换了成问题的两先令六便士吉利钱* 的时候说的罗。”

* 吉利钱是一种藏于袋中不用的钱币。

“的确是，”乔伯回答说，摇着头。“现在是不可能欺骗了，维勒先生。眼泪，”——乔伯带着转瞬之间的狡猾神情说——“眼泪并不是困苦的唯一证据，也不是最好的证据。”

“可不是，”山姆富有表情地回答说。

“它们也许是假装的，维勒先生，”乔伯说。

“我知道嘛，”山姆说；“真的，有人永远把它们预先装好，在愿意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塞子拔开。”

“是的，”乔伯答；“不过这类事情也不是很容易假装的呢，维勒先生，而且装起来是很痛苦的事情呀。”他说了之后，指着他的病容的塌陷的两颊，并且卷起衣袖露出一只好像一碰骨头就会断的手臂：它在薄薄的皮肉的掩盖之下显得多么突出和脆弱呵。

“你怎么折磨起你自己来了？”山姆答，吓得往后退。

“什么也没有做呵！”乔伯答。

“什么也没有！”山姆像回声似的说。

“过去好多星期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乔伯说；“吃喝也几乎没有。”

山姆对特拉偷先生的瘦脸和破衣服总括起来一瞥，随后，抓住他的膀子，使用暴力拖他向别处走。

“你上哪儿去呀，维勒先生？”乔伯说，徒然在他的老仇敌的有力的掌握之下挣扎着。

“来呀，”山姆说；“来呀！”他不作任何解释，一直拖他到酒吧间里，叫了一瓶黑啤酒；酒很快拿来了。

“喂，”山姆说，“喝了吧，一滴都不要剩；喝了把酒瓶翻过来，让我看看你把酒喝下去了。”

“但是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乔伯抗辩说。

“喝下去，”山姆强制地说。

受到这样的训诫，特拉偷先生就把壶举到唇边，于是轻轻地和几乎觉察不出地一点一点使它在空中倾斜下去。他停顿了一次，喘一口长气，只此一次，而且并没有从酒壶上抬起脸来，随后不久，他就伸直了胳膊把酒壶举出去，底朝上。没有什么落在地上，除了很少的几点泡沫，慢慢地脱离壶边，懒洋洋地滴下去。

“干得好，”山姆说。“你这么一来觉得怎样了？”

“好些了，先生，我想我好些了，”乔伯回答说。

“当然的罗，”山姆好发议论地说。“就像往气球里打气；我用肉眼也看得出你这么一来胖些了。再来这么一下，你说怎么样？”

“我想不用了，我非常感谢你，先生，”乔伯回答说——“真是不用了。”

“好，那末你说来点吃的怎么样？”山姆问。

“多谢你的可敬的东家，先生，”特拉偷先生说，“在三点差一刻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半只羊腿了，那是烤的，下面放着马铃薯，省得煮。”

“什么！他在供养你们吗？”山姆加强语气问。

“他在供养，先生，”乔伯答。“还不止这样呢，维勒先生；我的主人病得很重，他替我们弄了一个房间——以前我们是在狗窝一样的房子里——替我们出房钱，先生；在夜里什么人也不知道的时候来看我们。维勒先生呵，”乔伯说，这次眼睛里真含着眼泪了，“我情愿服侍这位绅士，直到我倒在他脚下死掉。”

“我说呀，”山姆说，“对不起，我的朋友——别提这话！”

乔伯·特拉偷吃惊了。

“别提这话，我告诉你，青年人，”山姆坚决地重复说。“除了我，没有人能服侍他。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就让你再知道一个秘密吧，”维勒先生付啤酒账的时候说。“你注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在小说上读到过，也没有在画上见过什么穿紧身裤和打绑腿的安琪儿——连戴眼镜的也没有，照我记得的，虽说同那样打扮相反的东西倒也许有的——不过，乔伯·特拉偷，你记住我的话，虽然如此，他却是一个真正彻头彻尾的安琪儿；我倒要看看，有谁敢对我说他知道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呢。”说着这样挑战的话，维勒先生把找头放进旁边的一个小口袋里扣好了；顺便做了许多表示确信的点头和手势，就出发寻找话中的那个人了。

他们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尔在一起，很恳切地谈着，对于聚集在板球场上的人群一眼也不看；那一堆堆的人群是很混杂的，很值得看一看，假使有那份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的话。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时山姆和他的同伴走近了，“你要看看你的健康变得怎么样，同时你想一想吧。你觉得自己胜任这项工作的时候，就把意见写出来给我，我考虑了之后就和你讨论。现在你回房间去吧。你累了，你还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呢。”

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昔日的活泼劲儿一点都没有了，连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困境中第一次无意间碰见他的时候他装出来的那点悲伤的愉快劲儿也没有了——不声不响地深深鞠了一躬，示意乔伯不必现在就跟着他去，于是爬一样地慢慢走了。

“奇怪的场面呵，是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掉头看看说。

“非常奇怪，先生，”山姆答。“怪事层出不穷，”山姆自言自语加上一句，“假如那个金格尔不是在干洒水车那一类的事情，那我就大错而特错！”

弗利特监狱的这一部分，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那里的由墙壁围成的场子，恰好宽阔得足够做一个板球场：一边当然就是围墙，另外一边是监狱的一部分——这里正对着（或者不如说假使没有围墙的话就是正对着）圣保罗大教堂。许多的负债者，带着种种百无聊赖的神态在那里荡着或坐着，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在监狱里等待上破产法庭去被宣告“垮台”的日子，而另外一些却已经在那里拘押了一期又一期，尽可能在虚度岁月。有几个褴褛不堪，有几个穿得漂漂亮亮，污秽的很多，清洁的很少；但是全都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没精打采，在那里懒洋洋地闲荡瞎混，和偷偷摸摸地走动。

有许多人在懒洋洋地靠在俯瞰运动场的那些窗户口；有的在和下面熟人闹嚷嚷地谈话，有的在和下面的一些卤莽的掷球手玩球；另外一些在看着人家打板球，或者注意着报分数的孩子们。污垢的、穿着塌跟鞋的女人们在通到位于场子一角的厨房去的路上来来去去；另外一个角落里，孩子们叫着、打着和玩着；球柱的翻滚和玩球的人们的叫唤，和不断地和这些以及其他千百种声音混杂着；完全是一片喧哗和骚乱——除了几码之外的一个可怜的小棚子里，那里寂静而可怖地停着昨天夜里死掉的高等法院犯人的尸体，等候着验尸的作弄。尸体！这个法律家的术语所指的就是构成活人的一切忧虑、爱恋、希望和悲苦之动乱回旋的总体呵。法律占有了他的身体；它现在停在那里，裹着尸衣，作为法律的大慈大悲的庄严的见证。

“你要去看看使用嗓子的铺子吗，先生？”乔伯·特拉偷问。

“你说的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反问。“使用嗓子铺子呵，先生？”维勒先生插嘴说。

“那是什么呢，山姆？鸟店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上帝保佑你，不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说；“铺子，先生，就是卖烧酒的地方呀。”于是乔伯·特拉偷先生简单地解释说，任何人都不可把烧酒拿进债务人监狱，违犯者要受重罚；而这种商品却是拘禁在里面的女士们和绅士们所极其看重的：所以不知哪个投机的看守，为了某种进账的原故，默许两三个犯人零售杜松子酒这种受宠爱的东西，为了使他们自己落点好处。

“这个办法，先生，已经逐渐推广到所有的债务人监狱里了，”特拉偷先生说。

“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山姆说，“除了送钱给看守的，无论谁想做这种坏事，看守们都非常当心地加以禁止，所以有时报纸上称赞他们的机警呢；这有两种结果——吓得别人不敢做这生意，和抬高他们自己的品格。”

“完全是这样的，维勒先生，”乔伯说。

“对，但是这些房间没有被搜查，看看有没有烧酒藏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说。

“当然搜查过的罗，先生，”山姆答；“不过看守们事先就知道了，通知了叫叫儿，你去看的时候大约只好暗自在肚子里叫叫罢了。”

这时，乔伯已经敲了一扇门，有一位蓬头的绅士开了，他们走进之后他又把门关了，于是咧开嘴巴露齿一笑；乔伯报之以同样一笑，山姆也是：匹克威克先生呢，觉得人家或许希望他也

如此，就一直微笑到这会唔的末了。

蓬头的绅士似乎对于他们的交易上的这种无言的宣布颇为满意；从他的床下拿出一只扁平的石头甕子，那大约可以装两夸尔，从里面倒出三杯杜松子酒，乔伯·特拉偷和山姆用非常熟练的态度喝了下去。

“还要吗？”那位叫叫儿绅士说。

“不要了，”乔伯·特拉偷答。

匹克威克先生付了钱，门拔了闩，他们走了出来；洛卡先生刚好走过，蓬头绅士对他友善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从这里走出之后，游遍了所有的过道，上下了所有的楼梯，又重新在院子里各处兜了一圈。监狱的居民们大体上似乎全是弥文斯、史门格尔、牧师、屠夫和腿子的重重复复。在每个角落里，都是同样地污秽，同样地骚乱和喧嚣，有同样的共同特征；在最好的方面或最坏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整个的监狱似乎是不安定而骚乱的，而人们来来去去地爬过、掠过，好像不安的睡梦中的黑影。

“我看够了，”匹克威克先生投身于自己的小房间里的一只椅子上的时候说。“这些景象叫我头痛，我的心也痛。从此以后我要做我自己房间的囚犯了。”

匹克威克先生顽强墨守着这个决定。整整三个月，他都是整天关在房里；只在夜里偷偷地出去呼吸空气，那时候他的同狱的难友们大部分已经睡在床上或者正在房间里纵酒。他的健康显然开始因为严密的监禁而受损害了；但是，无论潘卡和他的三位朋友的屡次请求，或者塞缪尔·维勒先生的更加常常提出的警告和劝诫，都不能使他把顽强的决定改变丝毫。

第四十六章

记述微妙的感情的一幕动人的情景，连带着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所做的趣事

在七月末一周的一天，有一辆单马双轮出租马车，号头不详，在高斯维尔街上疾驰而行；除了车夫，还有三个人挤在里面，车夫呢，当然是坐在他所特备的那个旁边的驾驶座上；在帷幕上面，挂着两条披肩，显然是属于坐在帷幕下面的两位瘦小的泼妇相的妇女的；她们之间藏着一位绅士，被压缩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他的神态又迟钝又驯顺，每次鼓起勇气来说话，总被上面所提的那两位泼妇相的妇女之一所打断。这时候，两位泼妇相的妇女和那位迟钝的绅士正在向车夫发互相矛盾的命令，目的都是要他把车子开到巴德尔太太门口，不过迟钝的绅士反对并且公然违拗两位泼妇相的太太的意见，认为那大门是绿色的而不是黄色的。

“停在绿色大门的房子面前，开车的，”迟钝的绅士说。

“啊！你这顽固的人！”泼妇相的太太之一叫唤说。“车夫，到

黄色大门的房子面前去。”

听了这话，那位在绿色大门的房子面前突然使劲勒住马、因而把马拉得如此之高几乎使它跌进车子来的马车夫，就让那牲口的前腿重新落了地，按缰不动。

“我到底要到哪里？”车夫问。“你们自己先弄清楚吧。我要问的一句话就是哪里？”

这时候争执又更加剧烈地开始了；那匹马被一个苍蝇在鼻子上麻烦着，马车夫就根据抗激法* 的原则，仁慈地利用闲暇时间抽它的头。

“多数就是胜利，”泼妇相的太太之一终于说了。“黄色大门的房子，车夫。”

单马双轮车冲向黄色大门的房子，“弄出”——照泼妇相的太太之一得意洋洋所说的——“真比坐了自备马车来还要神气的声响”，于是车夫下车扶了两位太太出来以后——但是，从一扇窗户里伸出来的托马斯·巴德尔少爷的小小的圆脑袋，却在离开几家的一所房子里，那是红色的大门。

“气人，”上面说的那位泼妇相的太太说，对迟钝的绅士抛了一道令人畏缩的眼风。

“我的亲爱的，那不是我的过错呵，”那绅士说。

“不要跟我说话，你这人，不要跟我说，”那位太太斥责说。“红色大门的那所房子，车夫。啊！假使世上有一个女子受着一个凶恶的人的折磨，他把利用一切机会在陌生人面前羞辱他的妻

* 抗激法或译反对刺激法，实不甚妥；其意为刺激外部以求内部痛苦之解除，或刺激某一生理系统以解除另一生理系统之痛苦。

子当作得意的事，假使世上有这样的女子，那就是我！”

“你自己应该害羞呵，赖得尔，”另外一位瘦小的女人说，她不是别人，正是克勒平斯太太。

“我做了什么呀？”赖得尔先生问。

“不要对我说话，不要开口，你这畜生，不要害我火起来，忘记了我的教规来打你，”赖得尔太太说。

这段对话进行着的时候，车夫极其丢人地用缰绳拉着马走到红门的房子面前，巴德尔少平已经把门打开了。这是一种下贱而低三下四地到一个朋友家去的派头呵！不是牲口带着满腔的火气和劲头冲到门口；不是车夫一跃而下；不是砰砰地敲门；不是直到最后一瞬间才嚓地一声拉开了帷幕，免得太太们坐在风口气里，然后车夫把披肩递上去，仿佛他是一个私人马车的车夫！风头完完全全减色了——比徒步走来还乏味。

“喂，汤姆，”克勒平斯太太说，“你的可怜的好妈妈怎么样呀？”

“啊，她很好”巴德尔少爷答。“她在前客厅里——预备好了，我也预备好了，我。”说到这里，巴德尔少爷把两只手向口袋里一插，从门口的台阶的最下一级跳下去，又跳上来。

“还有别人同去吗，汤姆？”克勒平斯太太说，整理着长披肩。

“山得斯太太要去的，”汤姆答，“我也去，我。”

“呸，这孩子，”瘦小的克勒平斯太太说。“他只想到自己。喂，汤姆，亲爱的。”

“唔，”巴德尔少爷说。

“还有谁去呀，宝贝？”克勒平斯太太用笼络的态度说。

“啊，洛杰斯太太要去的，”巴德尔少爷回答，他说这个消息

的时候把眼睛睁得非常大。

“什么！是租了房子的那个太太吗！”克勒平斯太太脱口而出地喊。

巴德尔少爷把手向口袋里插得更深些，点了恰恰三十五次头，表示正是那位女房客，不是别人。

“哎呀！”克勒平斯太太说。“今天的集会可真好。”

“啊，你假使知道碗橱里有什么东西，你就会这么说了，”巴德尔少爷回答。

“什么东西呢，汤姆？”克勒平斯太太用哄骗的口气说，“我知道，你会告诉我的，汤姆。”

“不，不告诉你，”巴德尔少爷答，摇着头，又跳到最下一级上。

“呸，这孩子！”克勒平斯太太咕嘈说，“多惹人生气的一个小坏蛋！来吧，汤姆，告诉你的亲爱的克勒贝吧。”

“母亲说我不能告诉的，”巴德尔回答说，“我要去吃点呢，我。”在这种展望的鼓舞之下，这个早熟的孩子用更大的劲玩起他的幼稚的脚踏水车来*。

这样对一个幼年的孩子进行盘问的时候，赖得尔先生和太太正和马车夫为了车钱讨价还价，结果对车夫是有利的，赖得尔太太气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喂呀，玛丽·安什么事情呀？”克勒平斯太太说。

“简直使我全身都发抖了，贝特赛，”赖得尔太太答。“赖得

* 脚踏水车原为西欧古时狱中处罚犯人作苦役之用。此处或者指巴德尔在阶石上跨上跨下好像踏水车。

尔不像一个男子汉；他什么都不管。”

这对于不幸的赖得尔先生简直是不公平的，争吵刚开始他就被他的好太太推在一边，并且专横地命令他闭嘴。然而他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因为赖得尔太太显出了明显的要昏晕的象征；这被客厅窗口的人看见了，于是巴德尔太太、山得斯太太、女房客和女房客的女仆都慌慌张张冲出来，把她抬进屋里；同时全都异口同声地说着许多怜惜和慰问的话，好像她是尘世上最痛苦的人之一。把她抬进前客厅之后，把她安置在一张沙发上；那位从二楼来的太太跑上了二楼，带回一瓶挥发盐，于是紧紧抱住赖得尔太太的颈子，用非常合乎女人的那种温柔和怜爱，把那瓶子凑在她的鼻子下面，直到那位夫人挣扎了好多次，终于甘心申明她是确实好些了才罢。

“啊，可怜的人！”洛杰斯太太说，“我知道她的心情的，知道得太清楚了。”

“啊，可怜的人！我也知道的，”山得斯太太说。于是所有的女人异口同声地叹息，并且说她们知道那是什么心情，而她们真的从心里可怜她呢。连女房客的小女仆，只有十三岁大，三呎高，都喃喃地表示同情。

“不过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巴德尔太太说。

“噢，是什么事情使你心乱了呀，太太？”洛杰斯太太问。

“我被弄得心乱如麻呵，”赖得尔太太带着谴责的态度回答说。因此太太们都对赖得尔先生投射愤慨的眼光。

“唉，事实上是，”那位不幸的绅士说，走近一步，“我们在

这门口下车的时候，跟那单马双轮车* 的车夫发生了一点争执。”——说到单马双轮的时候他的妻子发出了一声又高又尖的叫唤，使得下面的解释都听不见了。

“你最好还是让我们来安慰她吧，赖得尔，”克勒平斯太太说。“你在这里她永远不会好的。”

所有的女人都同意这意见；所以赖得尔先生就被推出了房间，教他到后院呼吸呼吸空气，他这样做了大约一刻钟光景，那时巴德尔太太来了，带着庄严的脸色对他说，现在他可以进来，但是对待他太太要非常当心。她知道他并不是存心不善；不过玛丽·安身体很不强健，他假使不小心谨慎，他会无意中失掉她的，那就造成他以后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回忆了，等等。这一切，赖得尔先生极顺从地听着，随即带着极其像羔羊似的神态回到客厅里。

“喂，洛杰斯太太，”巴德尔太太说，“还没有给你们介绍过呢，夫人！赖得尔先生，夫人；克勒平斯太太，夫人；赖得尔太太，夫人。”

“——她是克勒平斯太太的姊妹，”山得斯太太加以提示。

“啊，是么！”洛杰斯太太端庄有礼地说；因为她是房客，而她的女仆在旁边侍候着，所以她是庄严多于亲密，才适合她的地位。“啊，是么！”

赖得尔太太甜蜜地微笑，赖得尔先生鞠躬，克勒平斯太太说，“她确信她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被一位她久闻大名的叫做洛杰斯太太的女士所认识”——上述的女士优雅而谦虚地接受

* 单马双轮车是出租马车里最“没有派头”的，所以说不得。

了这句恭维。

“喂，赖得尔先生，”巴德尔太太说：“我相信你应该觉得非常光荣，因为你和汤姆是一路护送着这许多太太上罕普斯德的西班牙花园去的仅有的两位绅士。你想他应不应该呢，洛杰斯太太呵？”

“啊，当然啦，夫人，”洛杰斯太太答。她说了之后，所有其他的太太都响应说，“啊，当然啦。”

“我当然感觉得光荣呵，夫人，”赖得尔先生说，搓着手，露出一点儿略为起劲的倾向。“真的，说老实话，我说，我们一路坐着单马双轮车——”

又听到这个唤起许多痛苦回忆的字眼的时候，赖得尔太太就又把手绢捂到眼睛上去，并且发出一声半遏制的尖叫；因此巴德尔太太对赖得尔先生皱皱眉头，示意他最好还是不要再开口；并且装模作样地叫洛杰斯太太的女仆“开席”。

这是把壁橱里藏着的财宝陈列出来的信号，财宝包括许多盘橘子和饼干，一瓶陈得浮上渣滓的红葡萄酒——是一先令九便士买来的——还有一瓶十四便士的有名的东印度白葡萄酒，这些都是为了招待那位女房客预备的，它们使在座的每个人都无限地满意。克勒平斯太太的脑子里曾经一度被引起很大的惊慌，因为汤姆企图叙述怎么盘问他关于当时正要出场的那些食品的情形（幸而这一企图一开始就被半杯陈得浮起渣滓的“噎住”而打消，他的小生命因此发生了几秒钟的危险呢），之后，大伙儿就动身去雇一辆到罕普斯德的驿车。车子不久就雇到，两个钟头之内全体安全抵达西班牙花园的“花园茶座”，在那里，不幸的赖得尔先生的第一个举动就几乎使他的好太太旧病复发：不是因

为别的，正是因为他叫了七客茶，而实际上（正如女太太们异口同声说的），让汤姆喝任何人或每个人杯子里的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茶房不看着的时候就是了，那就可以省掉一客茶钱，而茶却一样喝得很舒服！

然而，没有办法了，茶盘端来了，七只茶杯和茶托，面包和牛油如数。巴德尔太太被一致推为主席，洛杰斯太太坐在她右手，赖得尔太太在左手，于是这顿吃喝愉快而轻松地进行了。

“哎呀，乡村真是可爱呀！”洛杰斯太太慨叹地说；“我简直愿意我永远住在乡下。”

“啊，你不会欢喜这样的，夫人，”巴德尔太太连忙回答说；因为就房东的立场而言，鼓励这种念头是一点儿没有好处的；“你不会欢喜的，夫人。”

“啊！我想你不会满足于乡村的，因为你太活泼、人缘太好了，夫人，”矮小的克勒平斯太太说。

“也许是是的，夫人。也许是是的，”那位二楼的房客叹气说。

“孤独的人们，没有人关心或者没有人照顾，或者他们精神上受了伤害，或者这一类事情，”赖得尔先生说，提起了一点兴致，一面说一面看看大家，“乡村对于他们的是非常好的。人们都说，乡村是适合于受了伤害的精神的呵。”

唉，这不幸的男子，他不管说什么也要比说这样一句话好呵。巴德尔太太听了，当然就哭起来了，并且要求立刻带她离席；看见这种情形，那深情的小孩子也开始极其悲伤地号啕大哭起来。

“有人相信吗，夫人，”赖得尔太太恶狠狠地对二楼房客大声叫着说，“一个女人会嫁给这样一个不像男子汉的东西，像这样

随时随刻玩弄女人的感情，夫人？”

“我的亲爱的，”赖得尔先生抗辩说，“我的话一点没有什么用意呵，我的亲爱的。”

“没有用意！先生，”赖得尔太太重复他的话说，带着很大的鄙夷和轻蔑。“滚开。我看见你就受不了，你这畜生。”

“你可不要使自己激动呀，玛丽·安，”克勒平斯太太插上来说。“你真要顾到自己的身体，我的亲爱的，但是你永远也不。你走开吧，赖得尔，好人，否则你只是害她生气。”

“你最好是一个人去喝你的茶吧，先生，”洛杰斯太太说，又应用那醒药瓶子了。

那位依照习惯在忙着吃面包和牛油的山得斯太太也表示了同样意见，赖得尔先生就静静悄悄地走开了。

这之后，那位抱起来已经太大一点的巴德尔少爷，大闹了一阵钻到母亲怀里；他在这行动中间把靴子伸上了茶桌，在杯子和茶托中间引起了一些扰乱。不过那在妇女们中间有传染性的昏厥的毛病是难得持久的；所以，当他被好好地吻了一阵，并且稍稍哭了几声之后，巴德尔太太恢复了平静，把他放在地上，纳闷她自己刚才怎么这样傻，又斟了些茶。

就在这时候，听见由远而近的车轮声，太太们抬头一看，看见一辆出租马车停在花园门口。

“又来了朋友！”山得斯太太说。

“是一位绅士，”洛杰斯太太说。

“喂，要不是杰克孙先生，那个从道孙和福格那里来的青年人才怪呢！”巴德尔太太喊。“喂呀！匹克威克先生是一定不肯付赔偿费的。”

“或者求婚呢！”克勒平斯太太说。

“噯呀，那位绅士怎么这么慢腾腾的！”洛杰斯太太喊，“他干么不快一点？”

太太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杰克孙先生对一位刚从车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柁木棍子、缠着黑绑腿的衣衫褴褛的人在说什么，说了之后，他才转身向她们坐着的地方走来；一边走一边把他的头发沿着帽子边盘好。

“有什么事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杰克孙先生？”巴德尔太太急切地说。

“什么也没有，夫人，”杰克孙先生答。“好吗，女士们？我得请你们原谅，女士们，原谅我打扰——不过我是为了法律，女士们，法律。”杰克孙先生嘴里这样道歉，微微一笑，朝着大家鞠一躬，又把头发掠一掠。洛杰斯太太悄悄地对赖得尔太太说他真是一个文雅的青年人。

“我到高斯维尔街去拜访，”杰克孙接着说，“听女仆人说你在这里，就雇了马车来了。我们的先生们请你马上就到城里去呢，巴德尔太太。”

“天呀！”那位女士脱口喊道，听见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吃一惊。

“是呀，”杰克孙说，咬着嘴唇。“是非常重要而紧急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耽误。的确的，道孙明明白白地对我这样说，福格也这么说。我特地留了马车，好让你坐着回去。”

“多奇怪呀！”巴德尔太太喊。

太太们承认那是非常奇怪的事，不过一致认为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道孙和福格不会派人来；而且，既然事情急迫，

她就应该立刻上道孙和福格那里去。

被自己的律师这样急得要命地寻找，这是相当使人骄傲和得意的；这一点，对于巴德尔太太决不是不中意的事，尤其是因为可以入情入理地推测到这件事会使她在二楼房客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她假笑了一笑，装出极其心烦和疑惑的神情，而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她想她必须去一次。

“不过你走了这么一趟不要吃点东西吗，杰克孙先生？”巴德尔太太劝诱地说。

“喂，的确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搁了，”杰克孙答；“并且我这儿有一个朋友，”他继续说，朝那拿着桦木棍子的人那边看看。

“啊，请你的朋友过来吧，先生，”巴德尔太太说。“请你叫你的朋友来吧，先生。”

“啊，谢谢你，我想不用了，”杰克孙先生说，态度有点不安。“他不大习惯和太太们交际，那使他害羞。假使你叫茶房拿点不掺水的酒给他，他不会马上喝下去的，不会的呢！——不信试试看！”杰克孙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手指有趣地绕着鼻子转着，提醒他的听众他的话是讥讽口气。

茶房马上被派到害羞的绅士面前，害羞的绅士喝了点什么；杰克孙先生也喝了点，太太们为了款待客人也喝了点。然后杰克孙说恐怕是动身的时候了；听了这话，山得斯太太、克勒平斯太太和汤姆（他们是被安排了陪伴巴德尔太太的；其余的留给赖得尔先生照应和保护）都上了马车。

“伊萨克，”巴德尔太太正预备上马车的时候，杰克孙说了：抬头看看坐在驾驶座上抽雪茄的带桦木棍子的人。

“唔。”

“这就是巴德尔太太。”

“啊，我知道，早就知道了，”那人说。

巴德尔太太上了车，杰克孙先生跟着上了车，他们就走了。巴德尔太太忍不住把杰克孙先生的朋友所说的话左思右想起来。机伶的家伙呵，这些吃法律饭的人：天啊，他们多么会认人啊！

“诉讼费是讨厌的事，不是吗？”杰克孙说，那时候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都睡着了；“我是说你的诉讼费的账单呵？”

“他们拿不到这笔钱我很抱歉，”巴德尔太太答。“不过，假使你们这些搞法律的绅士做这些事情是投机，那末你们一定会时常受到损失的，你知道。”

“我听说，你在审判之后给了他们一张你的诉讼费总数的承认字据，”杰克孙说。

“是的。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巴德尔太太答。

“当然罗，”杰克孙冷冷地回答。“完全是一种形式，完全是。”

他们继续前进，巴德尔太太睡着了。过了些时，马车一停把她惊醒了。

“天啊！”这位太太说。“我们到了弗利曼法庭吗？”

“我们没有走那一步，”杰克孙答。“请下车吧。”

还没有十分清醒的巴德尔太太照着做了，那是个奇怪地方：——一堵高墙，正中有一扇大门，里面点着一盏煤气灯。

“喂，女士们，”拿楞木棍子的人叫，探头往马车里看看，推醒山得斯太太，“来吧！”山得斯太太喊醒她的朋友，下了车。巴德尔太太倚着杰克孙的胳膊，手拉着汤姆，已经走进了大门口。她们也跟进去。

他们走进的房间比大门还要古怪。那么多的男人站在那里！

而且他们那样直眉瞪眼的！

“这是什么地方呀？”巴德尔太太问，站住脚。

“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公共机关罢了，”杰克孙答，催促她穿过一道门，并且回头看看别的太太们是否跟着来了。“当心点，伊萨克！”

“妥妥当当的，”拿楞木棍子的人回答。门在他们后面沉重地关起来了，他们走下一小段台阶。

“我们到底到了。万事大吉，巴德尔太太！”杰克孙说，兴高采烈地四面看看。

“你是什么意思呀？”巴德尔太太心里七上八下地问。

“是这样，”杰克孙答，把她拉到一边；“不要怕，巴德尔太太。再没有比道孙更高明的人，太太，再也没有比福格更仁慈的人了。公事公办，强制你来付诉讼费那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亟力避免使你的感情受刺激。你回想一下事情办得这样漂亮，心里多么安慰呢！这是弗利特监狱，夫人，祝你夜安，巴德尔太太。夜安，汤姆！”

杰克孙同那拿楞木棍子的人匆匆走掉的时候，另外一个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手里拿着一把钥匙的人就来领那位手足无措的女性从另外一小段台阶走进一道门。巴德尔太太拼命大叫起来；汤姆吼起来；克勒平斯太太缩做了一团；山得斯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脚就跑。因为，在那里站着受了损害的匹克威克先生，他是夜里出来透透空气；他旁边倚着塞缪尔·维勒。山姆看见巴德尔太太，带着有意挖苦的尊敬脱一脱帽子，而他的主人愤愤然地掉头而去了。

“不要为难这个女人，”看守对维勒说；“她是刚进来。”

“犯人！”山姆说，连忙戴好帽子。“原告是谁呀？为了什么呀？说吧，老朋友。”

“道孙和福格呵，”那人回答；“强制偿付诉讼费。”

“喂，乔伯，乔伯！”山姆喊，冲到过道里，“跑到潘卡先生那里去，乔伯；我要他马上来。我看这里面有苗头。这里面有文章。噯呀，老板呢？”

但是这问话没有答复，因为乔伯一接到任务立刻浑身是劲地去了，而巴德尔太太实实在在地已经昏厥了。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关于公事，和道孙和福格获得的利益。文克尔先生在离奇的情境之下重新出现。事实证明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比他的顽固更强烈

乔伯·特拉偷向荷尔蓬奔去，绝不减低速度：有的时候在街心跑，有时在人行道上，有时在阳沟里，全看一路上的男人、女人、小孩和马车的拥挤情形而改变，在每一条大街的分岔上，他不顾一切阻碍，一步不停，一直跑到格雷院的大门口。然而，尽管他拼命赶，他到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上足足有半点钟了，而当他找到潘卡先生的洗涤女仆的时候，已经离监狱关门过夜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这女佣和一个结了婚的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嫁给了一个不住在本区的茶房，他租了某条街上的某一号房子的二楼上，那里紧靠着一个什么糟坊，在格雷院胡同后面的什么地方。找到洗涤妇之后，还得把劳顿先生从喜鹊和残桩饭店的后间里搜索出来；乔伯刚达到目的，交代了山姆·维勒的口信之后，钟已经打了十点。

“瞧，”劳顿说，“现在太迟了。你今天夜里进不去了；你被关在大门外了，我的朋友。”

“不要管我，”乔伯答，“无论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睡。但是，今天晚上拜访一下潘卡先生不是更好吗，那末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到那边去了？”

“唉，”劳顿稍为想了一下之后回答说，“假使是旁的随便什么人的事，潘卡可是不大高兴我到他家去的；不这，既然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呢，我想我不妨自做主张，雇一辆马车，开上办公室的账。”决定了按照这种办法行事，劳顿拿了帽子，要求在座的人们在他暂时缺席的期间指定一位代理主席，就领路走到最近的马车站，叫了一部最漂亮的马车，叫车夫把车赶到拉塞尔广场的蒙泰哥街。

潘卡先生这天正举行宴会，足以证明的是：客厅窗户里的灯光，一架矫正过音的大钢琴的声音，和从里面发出的一种可以矫正一下音色的细小的钢琴声；还有一股几乎压倒一切的肉味，弥漫在台阶和门口，事实上，是有两位非常好的乡村代理人刚好同时进城，所以就召集了一次愉快的小小集会来欢迎他们，包括人寿保险处的秘书史尼克斯先生，优秀的法律顾问普劳西先生，三位律师，一位破产法院的委员，一位法学院来的特别律师，他的一位学生，小眼睛的专横的青年人，写过一部关于让渡法的有趣的书，那里面有许许多多旁注和引证；另外还有几位优秀而出色的人物。矮小的潘卡先生听见低声通报他的文书求见，就从一群人中间走出来；走到饭厅里，看见劳顿先生和乔伯·特拉偷模模糊糊地显现在一支厨房蜡烛的光线下面：那蜡烛是一位由于按季拿工钱而降低身价地走出来的、穿着丝绒短裤和棉袜子的绅士、

带着看不起文书和一切与“写字间”有关的东西的适当的轻蔑、放在桌上的。

“喂，劳顿，”矮小的潘卡先生说，关上房门，“什么事呀？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信件？”

“不是，先生，”劳顿答。“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那里来的人，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里来的吗，呃？”那位矮小的人说，迅速转过来对着乔伯，“好；什么事情呢？”

“道孙和福格强制巴德尔太太偿付诉讼费了，先生，”乔伯说。

“不会的！”潘卡叫，两手插进口袋，倚在碗橱上。

“是真的，”乔伯说。“好像审判之后他们就从她那里搞到一张诉讼费的承认字据。”

“了不得！”潘卡把两只手由口袋里抽出来，用右手的指关节敲着左掌，加重语气说，“他们真是同我打过交道的人中间最伶俐的无赖了！”

“我见识过的最厉害的律师呵，先生，”劳顿发表意见。

“厉害！”潘卡响应说。“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真是的，先生，真不知道，”劳顿答；随后，师徒两位带着高兴的脸色，深思了一会，好像他们是在思索人类的智慧得出来的最妙、最聪明的一种发现。等他们从赞叹的出神状态稍稍恢复过来一点的时候，乔伯·特拉偷就把他的任务的其余部分也都说了。潘卡深思地点点头，掏出表来。

“明天十点正，我就到那里，”矮小的人说。“山姆是很对的。告诉他吧。你要喝杯葡萄酒吗，劳顿？”

“不，谢谢你，先生。”

“我想你的意思是要的，”矮小的人说，转身在碗橱里找酒瓶和杯子。

劳顿的意思真的是要，所以他就不再提了，却用一种听得见的低语问乔伯挂在壁炉对面的潘卡的画像是不是像得出奇，乔伯当然回答说是的。这时酒倒出来了，劳顿就举杯祝贺潘卡太太和孩子们的健康，乔伯就举杯祝贺潘卡。穿丝绒短裤和棉袜子的绅士认为送出写字间的人不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所以言行一致地拒绝应铃，于是他们就只好自己送自己了。律师回客厅去了，文书去喜鹊和残桩饭店，乔伯就上道院花园菜市去找一只菜篮子过夜。

第二天早上准确地在约定的时间，那位好心的矮小的代理人敲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门了，山姆·维勒很敏捷地开了门。

“潘卡先生来了，先生，”山姆向匹克威克先生通报，那时匹克威克先生正带着沉思的神情坐在窗口。“非常高兴你偶然来看看，先生。我想东家有一句半句话要和你谈谈呢，先生。”

潘卡会意地看了一眼山姆，表示他懂得不要说他是被请来的：并且招呼他走过去，凑着他的耳朵简略地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喂，真的吗，先生？”山姆说，极其吃惊地倒退了一步。

潘卡点点头，微笑。

塞缪尔·维勒先生看看这位矮小的律师，然后看看匹克威克先生，然后看看天花板，然后又看看潘卡；咧开嘴巴露出一露牙齿，纵声大笑，最后，从地板上抓起他的帽子，不作其他解释，就跑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匹克威克先生问，惊讶地望着潘卡。
“什么事情把山姆搞成这种非常奇怪的状态呀？”

“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潘卡答。喂，我的好先生，把你的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来。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呢。”

“那是些什么文件呀？”小矮子把一小卷用红毛线扎着的文件放在桌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问。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子的文件，”潘卡答，用牙齿咬开线结。

匹克威克先生把椅子的腿在地上轧轧地一拉，然后扑通向里面一坐，合起双手，严厉地——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真有严厉的态度——望着他的法律界的朋友。

“你不高兴听见这个案子吗？”那个小矮子说，还在忙着解结。

“不，的确不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真抱歉，”潘卡接过去说，“因为这就要做我们谈话的题目了。”

“我倒愿意我们之间永远不再提到这个题目呢，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连忙插嘴说。

“呸呸，我的好先生，”小矮子说，解开那一卷东西，犀利地斜着眼睛看着匹克威克先生。“这事必须提一提。我特为这事来的。喂，你预备好听我要说的话没有，我的好先生？不忙，你假使没有预备好，我可以等等。我这里有今天的晨报呢。我总会等得的。瞧！”说到这里，小矮子把一条腿往另外一条上面一架，做出开始看报的样子，又悠闲又专心。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说，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软了

下来，微笑着。“你要说什么，就说吧；还是老一套吧，我想？”

“有一点不同，我的好先生；有一点不同，”潘卡回答，慢腾腾地折起报纸，又放进了口袋，“巴德尔太太，这案子里的原告，是在这些围墙里了，先生。”

“我知道的，”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回答。

“很好，”潘卡反驳说。“我想，你知道她怎么来的吧；我的意思是说，为了什么理由，谁控告的？”

“我知道；至少我已经听山姆说过了，”匹克威克先生说，装作若无其事。

“山姆所说的，”潘卡答，“我敢说是十分正确的。那末，我的好先生，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子要不要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应声说。

“留在这里呵，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向后靠在椅背上，并且牢牢盯着他的诉讼委托人。

“你怎么能问我呢？”那位绅士说。“那在于道孙和福格呀；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一点都不知道，”潘卡反驳说，很坚决。“那不在于道孙和福格；你知道这些人的，我的好先生，就像我知道得那样清楚。那完完全全地全在于你。”

“在于我！”匹克威克先生脱口喊道，神经质地由椅子上站起身来，马上又坐了下去。

小矮子在他的鼻烟壶盖子上敲了两下，打开，捏了一大撮，又盖上，重复了一声，“在于你。”

“我说，我的好先生，”小矮子继续说，他似乎在从鼻烟里汲

取勇气；“我说呀，她很快得到自由，或者永远受到监禁，在于你，并且只在于你。听我说完，我的好先生，请你，并且不要这么激动，因为那只会使你出一身大汗，没有别的好处。我说呀，”潘卡继续说，说一个字就轮流用一根手指在桌上点一点。“我说没有别人，只有你能够把她从这悲惨的洞窟里救出来；你要救她，只要把那案子的诉讼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诉讼费——付给弗利曼法庭的那两个骗子手就是了。喂，请你安静一点呵，我的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的脸色在听这段话的时候发生了极其惊人的变化，显然就要大发脾气了，但是他尽力克制他的怒气；潘卡呢，又吸了一撮鼻烟来加强他的议论力量之后，继续发言。

“我今天早上已经见了那个女子。付了她的诉讼费，就可以完全免除清偿赔偿金；另外——这一点，我知道是更值得你多多考虑的，我的好先生——以她的名义，用写信给我的形式，发表一种自愿的陈述，声明这件事一开始就是由道孙和福格这两个人教唆、鼓励和惹起来的；说她非常后悔，做了烦扰和伤害你的工具；并且说她要求我出面调解，请求你原谅。”

“你是说，假使我替她付诉讼费的话吧，”匹克威克愤愤然地说；“真是个有价值的证件！”

“这里没有什么假定的余地，我的好先生，”潘卡得意地说。“我所说的那封信在这里了。我还没有踏到这个地方或者和巴德尔太太通什么消息，另外一个女子在今天早上九点钟就送到我的办公室了，凭信誉说。”矮小的律师从那一卷文件里拣出那封信，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胳膊肘前面，一连吸了两分钟的鼻烟，眼睛一霎也不霎。

“你要说的都说完了吗？”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问。

“不见得，”潘卡答。“我现在还不能说，那承认字据的措辞、名义问题以及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关于起诉的全部经过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那是阴谋的诬告。我恐怕还不能说，我的好先生；他们太狡猾了，我想。我是说，无论如何，把全部事实合起来看，已经足以在所有明白道理的人的心目里替你辩明是非了，喂，我的好先生，我来征求你的意见，这一百五十镑，或者上下一点——算个概数吧——在你是算不了什么的。你受了不利的判决；对，他们的判决是错的，不过，他们是作为对的来决定的，而那是于你不利的。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只要很轻易的条件，就可以使你的地位同继续留在这里大不相同了；你留在这里，在不了解你的人看来，那完全是出于单纯的、执迷不悟的、残酷的顽固而已，我的好先生，相信我吧。这机会可以使你回到你的朋友们那里，可以恢复你的旧事业、你的健康和娱乐；可以解放你的思诚依恋的仆人，否则他就要陪你坐牢坐到你死，那末，对于利用这个机会，你还有什么犹疑？尤其是，可以使你以德报怨，来把这个女子从悲惨和堕落的景况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的好先生，那是合乎你的心思的。假使照我的意思说的话，哪怕是男子也不应该被送到这种环境中去，这种痛苦加在一个女子身上，那就更加可怕和野蛮了。我的好先生，不仅作为你的法律顾问，而且作为你的非常忠实的朋友，我问你，你是否只为了那种无谓的顾虑，怕让不多的几镑金钱落到那两个流氓的口袋里，就放弃可以达到这么多目的和做这些好事的机会？其实这钱对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会使他们越来越贪心不足、因而更快地做出必然会以毁灭为结束的暴行来。我把这些须要考虑的事实向你提出

了，我的好先生，我说得既没有力量又不充分，但是我请你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尽管多想一会儿好了：我在这里非常耐心地等着你的回答。”

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来得及答复；潘卡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发表了这样长篇大套的议论之后所迫切需要的鼻烟吸掉二十分之一，外面就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叽咕声，随后，门上发出一声迟疑的鼓声。

“噯呀，”显然已经被他朋友的呼吁搞得很激动的匹克威克先生叫起来；“那门多捣蛋呀！谁呀？”

“我，先生，”山姆·维勒答，伸进头来。

“我现在不能够同你谈话，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现在有事，山姆。”

“请你原谅，先生，”维勒先生答。“不过这里有一位女士，先生，说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我不能见任何女士，”匹克威克先生答，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巴德尔太太的形象。

“我不大相信呢，先生，”维勒先生鼓动说，摇着头。“假如你知道谁在附近，我相信你的口气就会变了；就像那老鹰听见知更鸟在角落里唱歌的时候，大笑一声说的罗。”

“是谁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你见她吗，先生？”维勒先生问，用手带住了门，好像他在门后藏着什么奇怪的活动物似的。

“我想我必须见她了，”匹克威克先生说，对潘卡看看。

“那末好，开始吧！”山姆喊。“打锣，开幕，两个阴谋家出场。”

山姆·维勒说完，就推开了门，那生聂尔·文克尔先生慌慌张张冲进来了，搀着手跟在他后面一位青年女士，正是在丁格来谷曾经穿过毛皮口子的靴子的那位；她现在由于露出逗人喜欢的娇羞和惶恐，穿戴着紫丁香色的丝衣服、漂亮的软帽和贵重的面纱，显得比以前更美丽了。

“爱拉白拉·爱伦小姐！”匹克威克先生喊，立起身来。

“不，”文克尔先生答，跪下来了，“文克尔太太。请原谅，我的亲爱的朋友，请原谅！”

假使不是有潘卡的关脸以及背景上有山姆和那漂亮女仆的形体作为确切的旁证，匹克威克先生几乎不能相信，或者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潘卡他们正怀着最高兴的满意神情静静地注视着这些行动。

“啊，匹克威克先生，”爱拉白拉说，声音低低地，像是被沉默吓慌了，“你能够原谅我的轻率吗？”

匹克威克先生对这恳求没有用语言答复；只是连忙摘下眼镜，抓住青年女士的两只手，吻了她许多次——或许此绝对必需的要多好多次呢——然后，仍旧握着她的一只手，对文克尔先生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小伙子，叫他站起来；文克尔先生呢，已经在一种悔罪的态度中间用帽子边括了几秒钟鼻子，就照着做了；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在他背上拍了几下，然后热烈地和潘卡握握手，潘卡呢，在祝贺上并不落后，用适当的善意恭贺了新娘和漂亮的女仆两位，又极其诚恳地使劲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之后，就用鼻烟来收拾起他的快乐的表示，吸了那么多，足以叫六、七个长着普通鼻子的任何男子打一辈子喷嚏。

“喂，我的亲爱的姑娘，”匹克威克先生说，“这一切是怎样

发生的呢？来，坐下，让我听一听吧。她多好看呀，不是吗，潘卡？”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一面察看着爱拉白拉的脸孔，带者仿佛她是他的女儿似的得意和狂喜神情。

“讨人欢喜，我的好先生，”矮小的人回答。“假使我不是结了婚的人，我就难免要妒忌你了，你这小伙子。”这么说着，矮小的律师对文克尔先生胸口戳了一下，那位绅士也回敬了一下；然后两人都纵声大笑，但是没有塞缪尔·维勒先生笑得响，他在碗橱的门掩蔽之下刚刚吻了那漂亮女仆，发泄了一阵感情。

“我对你真感激不尽呢，山姆，的确的，”爱拉白拉说，再甜蜜不过地微笑一下。“我不会忘记你在克列夫顿花园里尽的力。”

“不要再提那事情了，夫人，”山姆答。“我不过是顺其自然呵，夫人；就像那大夫给孩子放血使他死掉的时候对他母亲说的罗。”

“玛丽，我的亲爱的，坐下来，”匹克威克先生打断这些客套话，说。“喂——你们结婚多久了，喂？”

爱拉白拉羞答答地看看她的丈夫，他回答说，“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吗，呃？”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末这三个月你们做什么来呢？”

“啊，可不是，”潘卡插嘴说；“说吧！说明一下懈怠的原因。你们看匹克威克唯一觉得吃惊的是，这一切没有几个月之前做好。”

“事实是，”文克尔先生答，看着他的害羞的年轻妻子，“我很久都不能够说服白拉逃出来；等我说服了她，又隔了好久才找到机会。而且玛丽也得早一个月辞工，才能离开隔壁那家人家，而我们没有她的帮助事情是不大可能办好的。”

“喂呀呀，”匹克威克先生喊，他这时又戴好眼镜，从爱拉白拉看到文克尔，又从文克尔看到爱拉白拉，他的脸上流露出热心和温情能够给予人类脸孔上的最大的愉快——“喂呀呀！你们所采取的步骤似乎是非常地有条有理哪。这一切你哥哥全都知道了吗，我的亲爱的？”

“噢，不，不，”爱拉白拉答，变了脸色。“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一定只能从你那里——只能从你的嘴里知道。他是那样粗暴，那样地抱着成见，并且是那样地——那样地急着为他的朋友索耶先生着想，”爱拉白拉低下头来继续说，“所以我怕那结果怕得要命。”

“啊，可不是，”潘卡庄严地说。“你一定要为他们处理这件事，我的好先生。这些青年人纵使不肯听别人的话，却是尊敬你的。你一定要防止发生毛病，我的好先生。火气大——火气大。”小矮子吸了警告性的一撮鼻烟，疑惧地摇摇头。

“你忘记了，我的爱，”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说，“你忘记我是一个囚犯了。”

“不，我自然是没有忘记，我的亲爱的先生，”爱拉白拉答。“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不住地想你处在这种可怕的地方你的痛苦有多大；不过我希望，你为了自己所不肯做的事，也许为了我们的幸福你肯做。假使我的哥哥首先从你那里听到这事，我觉得我们是一定能够言归于好的。他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属，匹克威克先生，除非你替我说说情，不然恐怕我连他也要失去了，我做错了——大错特错，我知道的。”说到这里，可怜的爱拉白拉把脸藏在手帕里痛哭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的天性被这眼泪大为感动了；但是当文克尔

先生替她揩眼泪、用非常甜蜜的声音中的最甜蜜的调子哄她和求她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显然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才好，那是由他抚摩眼镜片、鼻子、紧身裤、头和绑腿的种种神经质的动作表露出来的。

潘卡先生（好像这年轻的一对今天早上曾经到他那里去过的样子）利用这些犹疑不决的征象，就用法律的观点和伶俐，极力说，老文克尔先生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在人生的阶段上迈了这重要的一步；而这位儿子的前途完全依靠那位老文克尔继续用毫不衰退的眷爱之情对待他，假使这件大事长期隐瞒着他呢，那末他不见得会那样的；匹克威克先生上布列斯托尔去找爱伦先生的时候，不妨为了同样的理由到伯明罕找一找老文克尔先生；最后，老文克尔先生是有充分的权利认为匹克威克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儿子的监护人和忠告者的，因此，当然也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的个性的关系，他就应该亲自和亲口去对那老文克尔先生说明事情的全部情况和他在那件事里所参加的部分。

陈述到这一阶段，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极其凑巧地来了，因为必须把发生的一切，包括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种种理由，向他们解释一下，所以全部辩论从头重复了一遍，之后，每人都照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或长或短的言词极力申辩地说一番。到最后，匹克威克先生完全被辩驳和规劝得推翻了他的全部决定，并且被搞得几乎有头昏脑晕的危险，就把爱拉白拉抱在怀里，宣称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从一开头就总是非常欢喜她的，说是他决没有心思妨害青年人的幸福，他们高兴要他怎么就怎么好了。

一听见这种让步，维勒先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乔伯·特

拉偷到那位著名的派尔先生那里去，请他按有效手续发出正式的释放文件，那是他的谨慎的父亲出于先见之明留在那位饱学的绅士手里，以备万一需要时用的；他的第二件行动是用他的全部现款，买了二十五加仑酒性不太凶的黑啤酒；他亲自在板球场上分给每个要分享的人；做了之后，就在那建筑物的各个地方欢呼，直到哑了嗓子，然后，安安静静地沉入他通常的那种镇静而富有哲学家风度的状态里。

那天下午三点钟，匹克威克先生最后看了他的小房间一眼，尽可能从那些急切地赶上来握他的手的那一群债务人里挤出去，走到看守室的台阶上。他在这里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周围，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了。在拥挤在那里的所有没有血色的憔悴脸孔里，没有一张没有因为他的同情和仁慈而快乐了一些。

“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说，招呼一个青年人过来，“这是金格尔先生，就是我对你谈过的那个人。”

“很好，我的好先生，”潘卡回答，对金格尔紧紧地盯着。“明天，你会再看见我的，青年人。我希望我要告诉你的消息你会永远记住和觉得深深感动，先生。”

金格尔恭敬地鞠了个躬，抖得非常厉害地握了握匹克威克先生伸给他的手，就走开了。

“你知道乔伯的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介绍那位绅士。

“我知道这个流氓，”潘卡高高兴兴地说。“照应你的朋友，明天下午一点钟不要跑开。听见没有？喂，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你把我叫你送去的小包裹交给你的老房东了吗，山姆？”

“交了，先生，”山姆答。“他哭起来了，先生，他说你非常

慷慨和周到，他但愿你能替他种上一场奔马性肺癆病*，因为他那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的老朋友死了，他没处找到第二个。”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说。“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友们！”

匹克威克先生说了这句告别的话，群众发出一阵大声的叫唤。他们中间又有许多人挤上来握他的手，这时，他挽住潘卡的胳膊连忙跑出监狱，这一瞬间，他比最初进来的时候还要悲哀和忧郁得多。唉！有多少悲哀和不幸的人被他抛在后面了呢！他们又有多少仍然被囚禁在那里呵？

那天晚上，至少对于乔治和兀鹰那一方面，是个快乐的晚上；而第二天早上从它的善于款待客人的门口出现的两颗心是轻松而愉快的。这两颗心的所有者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这两位之中的前者很快坐到一部舒服的驿车里面，车尾有一个小小的尾座，后者很矫健地攀登上去。

“先生，”维勒先生对他的主人喊。

“喂，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把头由窗口伸出来。

“但愿这些马在弗利特待过三个多月，先生。”

“为什么，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嗨，先生，”维勒先生喊，搓着手，“假如它们待过，它们要怎样地跑法呀！”

* 种，如种牛痘之种；奔马性肺癆，急性肺癆。

第四十八章

叙述匹克威克先生如何靠着塞缪尔·维勒的帮助，企图软化班杰明·爱伦先生的心，缓和罗伯特·索耶先生的怒气

班·爱伦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一道坐在铺子后面的一间小小的外科手术室里，讨论着剁牛肉和将来的前途，这时候，并不是不自然地，讨论转移到鲍伯的业务状况，和他目前从他所献身从事的光荣职业里获得一份足以自立的财产的可能性。

“——那，我想，”鲍伯·索耶先生说，接着这题目说下去，“我想，班，那是相当成问题的。”

“什么相当成问题？”班·爱伦先生问，同时喝一口啤酒来磨练一下他的智力。“什么成问题？”

“哪，可能性呵，”鲍伯·索耶先生答。

“我忘了，”班·爱伦先生说。“啤酒提醒了我，使我知道，鲍伯——是的；是成问题。”

“奇怪得很，穷人有多么眷顾我呀，”鲍伯·索耶先生说，回

想着。“他们整夜没有一小时不敲门把我叫起来；他们吃的药多到难以想像的程度；他们用起泡膏药和水蛭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配干件什么大事；他们给家庭里添起人口来快得真吓人。最后这项中间有六个预约，都在同一天，而且都委托了我！”

“那是非常惬意呵，不是吗？”班·爱伦先生说，拿起盘子添上一点斩碎的牛肉。

“啊，非常惬意，”鲍伯答；“不过可不大像病家因为能省一两个先令才信任你那样惬意。这个生意，广告里描写得很妙，班，这是一种业务，一种非常大的业务——就是这样。”

“鲍伯，”班·爱伦先生说，放下刀叉，眼睛盯着他朋友的面孔，“鲍伯，我告诉你。”

“什么事呀？”鲍伯·索耶先生问。

“你一定要尽量地赶快使自己成为爱拉白拉的一千镑的主人。”

“年利百分之三的统一公债，现在用她的名义存在英格兰银行里，”鲍伯·索耶用法定的字眼补充说。

“一点不错，”班说。“这笔钱在她成年或者结婚的时候就归她所有。再有一年她就成年了，假使你鼓起勇气的话，不要一个月她就结婚了。”

“她是非常动人和讨人欢喜的女子，”罗伯特·索耶先生答道；“据我所知道的，她只有一个缺点，班。不幸得很，这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眼光。她不欢喜我。”

“按我的意见，她并不知道欢喜什么，”班·爱伦先生轻蔑地说。

“也许，”鲍伯·索耶先生说。“不过按我的意见，她知道不

欢喜什么的，这一点更重要哪。”

“但愿，”班·爱伦先生咬牙切齿说，那样子与其说象个用刀叉吃牛肉的温和的青年绅士，不如说象个用手指撕生狼肉吃的野蛮武士，“但愿我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流氓曾经勾引过她，企图获得她的爱情。我相信我要杀死他呢，鲍伯。”

“假使我发现了他，我要请他吃一颗子弹，”索耶先生说，喝了几大口啤酒以后停了一下，从酒壶上射出恶毒的眼光。“假使这样还干不了他，我就再替他开刀取子弹，那样来结果他。”

班杰明·爱伦先生心不在焉地对他的朋友默默凝视了几分钟，然后说：

“你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向她求过婚吧，鲍伯？”

“没有。因为我知道没有用的，”罗伯特·索耶先生答。

“二十四小时之内你一定要提出来，”班斥责地说，带着极其冷静的神情。“她会要你的，否则我就要弄清楚是什么原故，我要行使我的权威。”

“好了，”鲍伯·索耶先生说，“我们走着看吧。”

“我们走着看吧，我的朋友，”班·爱伦先生凶暴地回答。停顿了几秒钟，他又用激动得哽咽起来的声音说，“你从小就爱上她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在学校里做小学生的时候你就爱上她了，就是在那时候她也很任性，轻视你那幼稚的感情。有一天，你抱着一个小孩的爱情的全部热情，用笔记本的纸把两块葛缕子饼干和一块苹果脯整整齐齐地包成一个圆包裹，坚持要她接受，你还记得吗？”

“记得，”鲍伯·索耶答。

“她很轻视，是吧？”班·爱伦说。

“是的，”鲍伯答。“她说我把那包东西放在我的灯芯绒裤子的口袋里那么久，苹果热得讨厌。”

“我记得，”爱伦先生阴沉沉地说。“因此我们就自己吃了，轮流地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鲍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伦先生之间正在交换着这些议论；那个穿灰色制服的孩子正在诧异这顿饭怎么吃得异乎寻常的慢，时时在向玻璃门里投射着焦急的眼光，不安地盘算着最后能剩下多少牛肉来供他个人享受，正被这种内心忧惧搞得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候，有一辆漆了暗绿色的私人轿车，在布列斯托尔的街道上稳重地行驶着。车子由一匹肥肥的栗色马拉着、由一个上身穿车夫的上衣而腿上却是马夫打扮的脾气很大的仆人驾驶着。这样的外貌，是一些惯于打算盘的老太太所具有和保有的车子所共有的特征；这辆车里坐的主人和所有者，是一位老太太。

“马丁！”老太太从前窗里喊那个坏脾气的仆人。

“喂？”坏脾气的仆人说，对老太太触帽致敬。

“到索耶先生那里，”老太太说。

“我就是去那里，”坏脾气的仆人说。

老太太点头表示满意，这是坏脾气的仆人的先见之明给予她的感情的；坏脾气的仆人给了那匹肥马着着实实的一鞭，就都往鲍伯·索耶先生那里去了。

“马丁！”轿车在罗伯特·索耶先生的门口停下的时候老太太说。

“喂？”马丁说。

“叫那小伙计出来看着马。”

“我打算自己来看着，”马丁说，把鞭子放在车顶上。

“我不允许，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老太太说；“你的证言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带着你到里面去。我们谈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始至终不离开我旁边。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马丁答。

“好，那你还站着做什么？”

“不做什么，”马丁答。说着，这位用右脚脚尖踏在车轮上平衡着身体的坏脾气的仆人，悠闲地下了车轮，喊出来穿灰色制服的孩子，就打开车门，放下踏板，伸进一只戴着黑色软皮手套的手，拉出了老太太——那不关心的样子，就仿佛她是一只大纸盒子。

“喂呀，”老太太叫，“现在到了这里我是这样地慌张，浑身都发抖了，马丁。”

马丁先生掩在黑色软皮手套后面咳嗽一声，但是没有表示同情；所以老太太强作镇定，小跑着走上鲍伯·索耶先生的台阶，马丁先生在后跟着。老太太刚走进铺子，班杰明·爱伦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他们已经把掺水的烧酒喝光了，并且打翻了呕吐药来驱除烟草味——愉快和感动得不得了地急忙赶了出来。

“我的亲爱的姑母，”班·爱伦先生喊，“你多仁慈呵，来看我们！这是索耶先生，姑母；我的朋友鲍伯·索耶先生，我对你说过的，关于——你知道的，姑母。”在这里，当时并不是非常清醒的班·爱伦先生加上了“爱拉白拉”这个字眼，他本来打算用耳语声说的，实际上却听得特别明了和清晰，任何人都不会听不见，纵使 he 不想听。

“我的亲爱的班杰明，”老太太说，急促地喘着气，从头到脚

都抖着——“不要吃惊，我的亲爱的，不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和索耶先生单独谈几句，一会儿——只要一会儿。”

“鲍伯，”班·爱伦先生说，“你带我的姑母到外科手术室去好吗？”

“当然，”鲍伯用极其职业化的口气回答。“请到这里，亲爱的夫人。不要害怕，夫人。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你弄得妥妥当当，那是无疑的，夫人。这里，亲爱的夫人。现在开始吧！”说着，鲍伯·索耶先生把老太太搀到一张椅子上，关了房门，拉过另外一张椅子靠着她坐好，等着她把什么毛病的征候详细说出来，他从这上面正确地见到一大串利益和好处。

老太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摇了好多次，开始哭起来。

“神经质，”鲍伯·索耶得意地说。“樟脑精麝水，每天三次，夜里吃安神剂。”

“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说才好，索耶先生，”老太太说。“那是非常痛苦和难过的。”

“你不用开口说了，夫人，”鲍伯·索耶先生答。“我可以预料到你要说的一切。头有毛病呵。”

“我很抱憾，我以为是心的问题，”老太太说，轻轻呻吟一声。

“一点危险都没有，夫人。”鲍伯·索耶回答，“根本的问题是胃。”

“索耶先生！”老太太叫，大吃一惊。

“毫无疑问，夫人，”鲍伯答。显出不可思议的聪明相。“药，按时吃，亲爱的夫人，就可以预防这一切。”

“索耶先生，”老太太说，比先前更慌张了，“这种行为，不是对于像我这种处境的人太无礼了，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到这里

来的目的。假使什么药的力量，或者我可能利用的什么先见，能够阻止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当然早就采取了。我最好是立刻见见我的侄子，”老太太说，愤愤地旋转着她的手提袋，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慢一点，夫人，”鲍伯·索耶说；“恐怕我没有了解你。什么事呀，夫人？”

“我的侄女，索耶先生，”老太太说——“你的朋友妹妹。”

“嗯，夫人，”鲍伯说，非常不耐烦；因为老太太虽然很激动，但是说起话来却慢得急死人，就像老太太们平常的情形。“嗯，夫人？”

“三天之前离开我家，索耶先生，借口去看我的一个姊妹，她另外的一个姑母，她办着一个挺大的寄宿学校，就在第三号里程碑那边，那里有一棵很大的金链花树和一座橡木门，”老太太说，说到这里停下来擦眼泪。

“啊，该死的金链花树，夫人！”鲍伯说，在焦急之中完全把他那一行的尊严忘了。“说得快一点吧；再加点儿蒸汽吧，夫人，请你。”

“今天早上，”老太太慢吞吞地说，“今天早上，她——”

“她回来了，我想。夫人，”鲍伯说着，精神大振。“她回来了吗？”

“不，她没有——她写了一封信，”老太太答。

“她说什么？”鲍伯连忙问。

“她说，索耶先生，”老太太答——“我就是为了这事，才要你让班杰明心里有个准备，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让他知道；她说她——我把信放在袋里了，索耶先生，不过我的眼镜在马车里；要

是没有眼镜，我假使想指给你那地方，那不过是浪费你的时间；她说，总之一句，索耶先生，她说她结婚了。”

“什么！”鲍伯·索耶先生说——或者不如说大叫起来了。

“结婚了，”老太太重说一遍。

鲍伯·索耶不再听下去；却从外科手术室冲到外间铺面，大声喊着，“班，我的朋友，她逃走了！”

班·爱伦先生正在柜台后面打磕睡，头垂过了膝头半呎的样子，他一听到这个骇人的消息，立刻向马丁先生鹵莽地冲过去，一把揪住这位沉默寡言的仆从的领巾，表示出要把他就地扼杀的意思：由于常常随着绝望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决断，他立刻把这意图付之实行，带着很大勇气和外科手术的手腕。

马丁先生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没有什么雄辩和说服的能力，所以他脸上带着非常镇静而和善的表情忍受着这种行动，忍了这么几秒钟；但是，那行动很快地就威胁着要落到这样的结果：使他从此以后永远无力要求什么工钱、膳宿或其他的东西了，他就咕噜了一声含糊不清的抗议，把班杰明·爱伦先生打倒在地上。因为那位绅士的手是缠住在他的领巾里的，所以他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也倒在地板上。他们两人正躺在那里挣扎着，铺面的门就打开了，两位极其出人意外的客人来到了，增加了在场的人数。这两位正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缪尔·维勒先生。

维勒先生所看见的事情使他立刻发生的印象是这样的：马丁先生是索耶的医务所雇来吃烈性的药或者弄得发病，用来作实验的；或者是随时吞一点毒药，为了试验什么新的解毒剂的效力；或者是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来促进伟大的药物科学，满足这两位青年药剂师胸中燃烧着的热烈的探究精神。因此，山姆不想去

干涉，一动不动地站着，袖手旁观着，好像他对于那悬而未决的实验的结果感到很大的兴趣。匹克威克先生却不是这样。他立刻用他惯有的那股劲扑到吃惊的交战者们身上，并且大声喊旁观的人来排解。

这惊醒了鲍伯·索耶先生，他直到现在为止完全被他的朋友的疯狂吓瘫了；在那位绅士的帮助之下，匹克威克先生扶起来班·爱伦。马丁先生发现只有他一人在地板上，也就站起来了，四面看看。

“爱伦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什么事情呀，先生？”

“不要管，先生！”爱伦先生答，傲然不买账的样子。

“怎么啦？”匹克威克先生问，望着鲍伯·索耶。“他不舒服吗？”

鲍伯·索耶还没有回答，班·爱伦先生就一把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用悲伤的声调喃喃地说，“我的妹妹，亲爱的先生；我的妹妹呵。”

“啊，就是这样吗！”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希望，我们很容易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的妹妹平安无事，我到这里来，我的亲爱的先生，就是——”

“很抱歉打断了这样有趣的行动，就像国王解散国会的时候说的罗，”向玻璃门里面窥看过一会儿的维勒先生插嘴说，“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实验哪，先生，这里有位可敬的老太太躺在地毯上等着解剖，或者电疗，或者别的什么提神的和科学的新发明呢。”

“我忘了，”班·爱伦先生喊，“那是我的姑母。”

“嗟呀，”匹克威克先生说。“可怜的老太太！轻一点，山姆，

轻一点。”

“家庭里的人的奇怪的境遇，”山姆说，把姑母抱到一只椅子上。“喂，锯骨头的助理，把挥发的玩艺儿拿出来！”

后面这句是对穿灰色衣服的孩子说的，他刚好把马车交给守街的人看着，跑回来看看那大呼小叫是怎么回事。穿灰色衣服的孩子、鲍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伦先生（他把他姑母吓昏过去，现在很孝顺地切望她苏醒过来），三个人忙着，老太太终于恢复了意识；随后，班·爱伦先生带着迷惑的脸色望着匹克威克先生，问他刚才打算说的、却被人那么可惊地打断了的是什么。

“我们这里全是朋友，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清一清嗓子说，并且看看那驾驶着那匹肥马所拉的轿车的、脸色阴沉的不大开口的人。

这提醒了鲍伯·索耶先生，那穿灰色衣服的孩子正睁大眼睛和竖着贪婪的耳朵在旁观。这位初学配药的药剂师被人揪住衣领举起来掬出门外之后，鲍伯·索耶就叫匹克威克先生放心，可以毫不保留地说了。

“你的妹妹，我的亲爱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班杰明·爱伦说，“在伦敦；又健康又快乐。”

“她的快乐不是我的目的，先生，”班杰明·爱伦先生说，把手一挥。

“她的丈夫是我的目的，先生，”鲍伯·索耶说，“他将是，先生，我的距离十二步的目的，而且我要把他当做一个很好的目的呢，先生——这下流的恶棍！”这话，照样子看，原本是很妙的恐吓，并且是宽宏大量的；但是鲍伯·索耶先生在结尾加上些一

般的说法，却不免削弱了它的效果，说了些打破他的头和挖出他的眼珠之类的话，比较起来自然是太普普通通了。

“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在你管那位绅士叫这些浑名之前，请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的过错究竟有多大，还有更重要的，请你记住他是我的一個朋友呵。”

“什么！”鲍伯·索耶先生说。

“他的姓名，”班·爱伦喊。“他的姓名！”

“那生聂尔·文克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说。

班杰明·爱伦先生慢腾腾地把他的眼镜用靴后跟踏得粉碎，拾起碎片分装在三只衣袋里，交叉着手臂，咬着嘴唇，用威胁的态度看着匹克威克先生那副温和的脸孔。

“那末，是你，先生，鼓励并且撮合这个婚姻的？”班·爱伦先生终于问。

“我想，一定是这位绅士的仆人做的好事，”老太太插嘴说，“在我家的门口闪闪躲躲地游荡着，想勾引我的仆人们图谋反对女主人。马丁！”

“噯？”那坏脾气的仆人说，走上前来。

“你今天早上对我说的、你在弄堂里见过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他吗？”

上面已经看出来，马丁是个不大开口的人，他对山姆·维勒看看，点点头，低沉地吼了一声，“就是他！”

向来不骄傲的维勒先生，在他的眼光同那个坏脾气的马夫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微笑一下，算是打一个友谊的招呼，并且用有礼貌的字句说他曾经“拜识过”。

“我几乎把他扼杀，”班·爱伦先生喊，“这就是那个忠实的

人！匹克威克先生，你怎么敢让你的这个家伙从事引诱我妹妹的勾当？我要求你解释明白，先生。”

“解释明白，先生！”鲍伯·索耶喊，恶狠狠地。

“是阴谋，”班·爱伦说。

“道地的骗局，”鲍伯·索耶先生加上一句。

“不要脸的欺骗，”老太太发言。

“完全是拆白，”马丁说

“请听我说，”匹克威克先生恳求说，那时班·爱伦先生倒在一张给病人们放血的椅子上，忍不住用手帕捂起脸来。“在这件事上，我除了有一次在这两个青年人会面的时候在场之外，没有帮过忙；那次会面我阻止不了，因此我觉得，我在场的话，可以消除要不然就可能发生的有点不成体统的色彩；这就是我在这事上的全部活动，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他们存着立刻结婚的念头。然而请注意，”匹克威克先生连忙控制住自己加上一句，“请注意，我不是说，假使我知道他们想结婚，我就会加以阻止。”

“你们听见的吧，你们大家；你们听见的吧？”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我希望他们听见，”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说，对大家看看，他接下去说：“而且，”说着脸色泛红了，“我希望他们也听见，就是，据我听到的，我敢断言你像这样企图强迫你的妹妹违反自己的心愿，那是一点都不正当的，你倒是应该出于慈爱和宽恕来努力代替她从小就失掉的那更亲近的家属的地位。至于说我的年轻朋友，我必须请你让我说一句，他在任何一点世俗的有利条件上，至少和你是平等的，纵使不说好得多；除非我们用适当的气量和审慎来讨论这个问题，否则我拒绝再听任何关于这事的

话。”

“我愿意说一两句话，附在刚才大发脾气的那位可敬的绅士提出来的问题上面，”维勒先生走上前来，说，“就是这样的话：在场的人中间有一位曾经叫我做家伙。”

“那跟这事情一点也没有关系，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排解说。“请闭住你的嘴吧。”

“我就不说那事情吧，先生，”山姆答，“但是我只说一点。也许那位绅士以为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爱情呢；不过没有这种事，因为那位小姐在刚交朋友的时候就说，她对他是忍无可忍的。没有谁排挤过他，纵使那位小姐没有遇到文克尔先生，那对于他还是一个样。这就是我要说的，先生，我希望我现在使那位绅士的心里舒服了一点。”

在维勒先生这番安慰话之后，接着是短短的沉默，之后，班·爱伦先生从椅子上起身，声明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见爱拉白拉的面；鲍伯·索耶先生呢，不管山姆的恭维话，发了大誓要向那幸福的新郎报复。

但是，当事情正达到高潮、而且有一直这样搁置下去的危险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发现老太太是一个有力的帮手，她显然是被他为侄女辩护的态度感动了，就试着说些安慰话来劝班杰明·爱伦先生，其中主要是说，总之，也许，还不太坏就算好的了；越少张扬越可以早点补救，而她老实说，她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过去的事没法重来，无可奈何的事就只好忍受；还有其他许多这类新奇而勉励的话。对于这一切，班杰明·爱伦先生回答说，他并没有不尊敬他姑母或别人的意思，但是假使对于他们完全一样的话，并且他们允许他任性去做的话，他情愿恨他妹妹一

直恨到死，甚至到死了以后还要恨。

当这决定宣布了半百次的时候，老太太终于突然昂起头来显出很威严的样子，说她倒想知道她做了些什么，以致于对她的年龄和地位竟不加以尊敬；她自己的侄儿，她在他出世之前大约二十五年就记得他，在他嘴里没有长一颗牙齿的时候就认识他，更不用说她亲眼看着他第一次剃头发以及在他婴儿时代大小事情上帮过无数次忙了，他对她应该永远怀着敬爱、服从和同情的，现在却叫她不得不来求他了。

这位好太太给班·爱伦先生这些申斥的时候，鲍伯·索耶和匹克威克先生退到里面的房间里密谈起来，只看见鲍伯·索耶先生几次凑到一只黑瓶子的嘴上，在这影响之下，他的脸上就逐渐展开了开朗的甚至愉快的表情。最后，他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瓶子，说他非常难过，因为自己害自己做了傻瓜，现在他提议为文克尔先生和文克尔太太的健康和幸福干杯，他对于他们的喜事非但不妒忌，而且要第一个祝贺。一听见这话，班·爱伦先生突然立起身来，抓过黑瓶子就喝那祝贺酒，喝得太热心了，而且酒性那么强烈，以至于把他的脸几乎弄成像瓶子一样地黑。最后，黑瓶子轮流在各人手里转，直到空了为止，而握手和互相道贺是如此地纷纷不绝，连铁脸孔的马丁先生也屈尊微笑了。

“那末，”鲍伯·索耶说，搓着手，“我们今天可以快快活活地玩一夜了。”

“我真抱歉，”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必须回旅馆去。我近来不习惯于疲劳，我的旅行已经叫我疲倦极了。”

“你喝点茶好不好，匹克威克先生？”老太太说，带着一股不可抵抗的甜劲。

“谢谢你，我不了，”那位绅士答。老太太显著地越来越仰慕匹克威克先生，事实上，这正是他要走的主要原因。他想到巴德尔太太；老太太的每一个眼色，都使他出一身冷汗。

既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匹克威克先生留下来，所以立刻依照他的提议，决定由班杰明·爱伦先生陪他到大文克尔先生家去，马车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到门口等着。他于是告别，由塞缪尔·维勒跟着，回到布煦旅馆。值得一提的是，马丁先生跟山姆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的脸抽搐得非常可怕，而且他还露出一个微笑，发出一声诅咒：根据这些征象，最熟悉这位绅士的特性的人们认为，那是他表示很高兴和维勒先生相识，并且希望作更进一步的结交。

“我要不要去开一个私人起坐间呢，先生？”他们到布煦的时候，山姆问。

“啊，不，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在咖啡间吃饭，不久就要睡觉，所以差不多用不着了。去看看有什么人在旅客休息室里，山姆。”

维勒先生奉命而去，不久回来说，那里只有一位独眼的绅士：他正在和店主喝一碗比夏普*。

“我要去和他们一块儿玩玩，”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个独眼的家伙是个奇怪的顾客，先生，”维勒先生领路走去的时候说。“他在向那店主讲故事，先生，讲得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站在靴子底下还是帽子顶上了。”

说的那位人物，当匹克威克先生进去的时候正坐在房间里

* 一种用葡萄酒、柠檬、香橙加糖调成的饮料。

面的一头，在抽一根大大的荷兰烟斗，那只独眼紧盯着店主的圆脸。店主是个看上去很乐观的老年人，显然是听了个什么奇怪的故事，因为他正发出一串不连贯的叫唤，“噯，我真不相信！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奇怪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嘴里还爆发出其他的惊叹声，一面回报那独眼的人的凝视。

“在下有礼，先生，”独眼的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说，“好夜色呵，先生。”

“的确是呀，”匹克威克先生答，茶房放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一点热水在他面前。

匹克威克先生正在搅合冲水白兰地的时候，独眼的人时时掉过头来认真地打量他，最后他说：

“我想，我以前见过你。”

“我记不得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相信是的，”独眼的人说。“你不认识我，不过我认识你的两个朋友，住在伊顿斯威尔的孔雀饭店，那是大选举的时候。”

“啊，不错！”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独眼的人答。“我对他们讲过一个小故事，关于我的一个叫做汤姆·司马特的朋友。也许你听见他们提到过的。”

“常常提呵，”匹克威克先生答，微笑着。“他是你的伯父吧，我想？”

“不，不——不过是我伯父的一个朋友，”独眼的人说。

“不过，他是奇怪的人呵，你的那位伯父，”店主说，摇着头。

“唔，我想是的；我想我不妨说他是的，”独眼的人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也是关于这位伯父的故事，那恐怕会使你们相当吃惊呢，绅士们。”

“真的吗？”匹克威克先生说。“无论如何，说给我们听听吧。”

独眼的人从大碗里舀出一杯尼加斯酒，喝着；从荷兰烟斗里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呼唤在房门附近徘徊的山姆·维勒，叫他不要走开，除非打发他走，因为那故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于是把他的独眼紧盯住店主的眼睛，开始讲起下一章的故事来。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

“我的伯父，绅士们，”旅行商人说，“是世上最愉快、最有趣、最聪明的人中间的一个。但愿你们认识他就好了，绅士们。再想一想呢，绅士们。我又不希望你们认识他，因为假使你们认识他，那末在这时候，你们大家，按照自然的正常过程，纵使没有死，无论如何也是那么接近死亡了，只好待在家里放弃交际了；那样的话，就剥夺掉我现在能向你们说话的这种难以估量的快乐了。绅士们，但愿你们的父亲们和母亲们认识我的伯父就好了。他们会非常欢喜他的，尤其是你们的可敬的母亲们；我知道她们会的。假使说美化他的性格的无数优越的美德中间有两个是最杰出的，我说那就是他做的五味酒和他在晚饭后的歌曲。请原谅我详细叙述这位已经去世的有价值的人的忧郁的回忆；你们每天实在不容易看到像我伯父那样的人呢。

“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是我伯父为人上的一件大事，绅士们，就是，他是伦敦市卡泰顿街别尔孙和斯伦大厦的汤姆·司马特的密友和伴侣。我的伯父替铁近和威普斯公司收账，不过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几乎走了和汤姆相同的路；而他们初次相逢的晚上，

我伯父就看中了汤姆，汤姆也看中了我伯父。他们彼此相识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打赌一顶新呢帽，各人做一夸尔五味酒看谁做得最好，再看谁喝得最快。我伯父，评判下来在酿造方面得了胜，但是汤姆·司马特在喝这方面快了大约半盐匙，胜过了他。他们就各人再喝一夸尔互祝康健，从此以后就成了忠实的朋友。这类事情是命定的，绅士们；我们拿它没有办法。

“就外貌说呢，我的伯父比中等身量矮了一点点儿；比起普通人的身材，他也胖了一丝丝儿，或许他的脸色也是红了一些些儿。他那张脸是你们所见过的最快活的了，绅士们：有点像笨伯，鼻子和下巴还要漂亮点儿；他的眼睛老是兴高采烈地霎着和闪着光；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一丝微笑——可不是你们那种无意义的呆头呆脑的狞笑，而是一种真正的、愉快、开心、高兴的微笑呵。有一次他从二轮单马车上摔出去，头朝前，撞上一块里程碑，他昏过去，躺在那里，他的脸被堆在那里的碎石子磨成那种样子，用我伯父自己的激烈说法来说，纵使他的母亲从地下复活了，也认不得他了。的确的，当我想了一想这话的时候，绅士们，我十分确信她是认不得的，因为，我伯父两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她就死了，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没有碎石子的话，他的高统靴子也会叫那位太太吃惊不小呢；更不用说他的快活的红脸了。总之，他躺在那里，我听我的伯父说过好多次，说是那位把他救起来的人说的：他笑得那么开心，像是被人请客大吃一顿之后醉倒在地下样子；当他们给他放了血，他恢复活力的第一线微弱的闪光就是在床上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大笑，吻了吻那捧着盆子的青年女人，并且叫立刻拿一份羊肉排骨和一只醋浸的胡桃来。绅士们，他非常爱吃醋浸的胡桃。他说他一向就欢喜那个东西，不带醋，

单吃胡桃，有啤酒的味道。

“我伯父作这一次伟大的旅行是在落叶时节，那时他向北去收账和接生意：从伦敦到爱丁堡，从爱丁堡到格拉斯哥，从格拉斯哥又回到爱丁堡，再坐渔船回到伦敦。你们要知道，他第二次到爱丁堡是为了自寻快乐。他常常是回去一个星期，看看他的老朋友们；跟这个吃早饭，跟那个吃点心，跟第三个吃中饭，跟另外一个吃晚饭，这么着，这一个星期也没有什么空闲了。我不知道，绅士们，你们哪一位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参加了一顿真正的、实惠的、殷勤款待的苏格兰式的早餐之后，走出去小吃一蒲式耳牡蛎，十来瓶啤酒，再弄一两小杯威士忌收场。假如你们有过这种体会，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话，说以后再出去吃午饭和晚饭的话是需要相当强的头脑才行呢。

“但是，上帝保佑，所有这类事情对于我伯父可算不了什么呵！他是这样习惯了，这简直只是儿戏。我听他说过，他能够把登第*人灌醉，然后走回家去一步都不晃；然而登第人有的是强的头脑和强的五味酒，绅士们，就象你们可能碰到的波兰人呢。我听说过有一个格拉斯哥人和一个登第人对喝，坐在那里比赛了十五个钟头。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两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咽了气，但是，绅士们，除了这一点之外，他们是一点毛病也没有的。

“一天夜里，就在我伯父要坐船回伦敦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在他的一個老朋友家里吃晚饭，那人叫做市参议员麦克什么

* 登第，地名，属于苏格兰。

的，后面是四个音节，他住在爱丁堡的旧市区。在座有市参议员的女子和市参议员的三个女儿，和市参议员的成了人的儿子，还有三四个肥胖的、眼睫毛很浓密的、活泼的苏格兰老头儿，那是市参议员为了我的伯父特地请来凑凑热闹的。那是个盛大的晚宴。有风干鲑鱼、熏鳕鱼、一只羔羊头和一块海吉斯*——一种有名的苏格兰的食品，绅士们，我伯父常说，这东西放上桌子的时候，他老觉得非常象一个丘必德的肚子**——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我忘记了名字，不过都是很好的东西。少女们是漂亮而讨人欢喜的；市参议员的女子呢，世上最好的女子之一；而我的伯父的兴致好透顶了：于是，在那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女士们吃吃地、格格地笑，老太太大声地笑，市参议员和别的老头子们狂笑得满脸通红。我不大记得晚餐之后每个男子喝了几杯柠檬威士忌酒；不过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大约上午一点钟光景，市参议员的成了大人的儿子正想唱‘威廉酿造一贝克***的麦芽’的第一句的时候，失掉了知觉；而他在半点钟之前就是除了我伯父之外唯一的露在红木桌子上的人，所以我伯父觉得差不多是应该想到走的时候了，尤其是，酒席在七点钟就开始，原来是为了他可以在恰好的时间回去呵。但是，想想马上就走未免不大客气，我伯父就把自己选成主席，调了另外一杯酒，站起来祝他自己的健康，给自己作了一段简捷而恭维的演说，用很大的热忱干了

* 海吉斯是用羔羊内脏制成的布丁。

** 丘必德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形如孩子，裸体，生两翅，手持弓箭。这里提丘必德的肚子，大概谓海吉斯光滑圆嫩，有如小孩的肚子。

*** 贝克等于九·〇九二公升。

杯。仍旧没有人醒过来；所以我伯父又稍稍地喝了一点——这次是没掺水的，为了防止混合酒对他有害处——于是，粗暴地抓起帽子，毅然走出了大门。

“那是个天气恶劣的刮风的夜晚，我伯父关上了参议员的大门；把帽子紧紧戴在头上免得被风刮掉，两手插进口袋里，抬起头来对天气略略地观察了一番，乌云以最轻狂的速度由月亮上飘过去：一时使她失色；一时又使她发出全部光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不久，又用更高的速度向她冲过去，使一切都掩蔽在黑暗里。‘真的，这不行，’我伯父说，对天气发言，好像他觉得他受了人身侵犯。‘这跟我的航程一点儿也不对劲呀。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我伯父说，非常激动的样子。重复了几遍之后，费了些力才恢复了身体的平衡——因为仰着头观看了这么久的天色，所以有点头晕了——于是快乐地走去。

“市参议员的房子在凯纳该特，我伯父要到莱斯路那头，大约有一哩多路。在他的两边，以黑暗的天空为背景耸立着高大的、狰狞可怕的、零落的房屋，门面日久天长变污损了，窗户似乎也分担了人类的眼睛的命运，因为年龄关系变成昏暗和凹陷的了。这些房屋是六层、七层、八层的楼房；一层又一层，像孩子们用纸牌搭的——它们的黑影投射在铺得不平整的石子路上，使黑夜更黑暗。有一些星散的油灯，互相离得老远，它们的作用只是指出一些狭窄小路的污秽的入口，或者表示那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可以经过许多陡峭而复杂的弯弯曲曲的路通到上面各层。我伯父怀着对这些见惯了因而觉得不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人的神情，瞥视着这一切，在街心里走着，把两只大拇指分别插在两个口袋里，嘴里时而唱着各种歌曲的断片，唱得那么有兴致和有精神，

叫那些安静的诚实的市民从头一觉中惊醒过来，躺在床上发抖，直到声音在远处消失为止；那时他们认定那不过是什么‘做不出好事来的’醉鬼回家去罢了，就把被子盖得暖暖地重新入睡了。

“绅士们，我所以特别描写我伯父在街心里走着，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是因为，正如他时常说的（而且有很大的理由），这个故事里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除非你一开头就清清楚楚了解他一点儿也不是欢喜荒诞无稽或者浪漫行径的人。

“绅士们，我伯父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一路走着，沿着街道的中心，嘴里一时唱一节情歌，一时唱喝酒的歌；两者都唱厌了就吹吹音调和谐的口哨，直到他到了那连系爱丁堡的新旧市区的北桥。他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半空中一层叠一层的奇怪的不规则的光群，它们在老高的地方闪爍着，高临空中，看上去就像是繁星，从一边的堡垒的垣墙里和另一边的凯尔顿岗上射出来的。它们照耀得好像真有什么空中楼阁；同时，古老的美丽的市镇在下面朦胧和黑暗之中沉沉地睡着：像我伯父的一个朋友所说的，它那日夜被古老的射箭岗看守着的圣路的小教堂和宫殿，仿佛是什么脾气乖张的守护神，阴沉沉、怒冲冲地高耸在他守护了这么久的古城之上。绅士们，我说，我伯父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四面看看；然后，对那稍为开朗了些的天气——虽然月亮在落下去了——恭维了几句，就像先前一样又大模大样走下去：很神气地拣着马路中心走，简直好像什么人会跟他争这个权利似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人想作这种争夺；所以，他就这样走着，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安静得像羔羊。

“我伯父走到莱斯路尽头的时候，得穿过一块很大的荒地，才能走到他回寓所必须走过的一条小街。那时候，在这块荒地上

有一片属于一个车匠的围场，这人是和邮局订了契约，买那些破旧的邮车的；而我伯父非常欢喜车子，无论旧的、新的，或者半新的，所以他突然决定离开他走的路，不为别的，只为了从栅栏的缝子里望一望那些邮车：他记得看见了大约一打的车子，被弃置和被拆散了，堆在那里面。我伯父是那种非常热情的、容易动感情的人，绅士们；所以，他觉得从栅栏外面不能够看个清楚，就爬过栅栏，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根旧车轴上，开始带着很庄严的神情观察那些邮车。

“车子也许是一打，也许还多些——这一点我伯父没有弄得十分确实，而他是一个对于数目字忠实得一丝不苟的人，所以他就不愿意说得确确实实——不过它们全都乱七八糟地放在那里，乱得无以复加。车门已经由铰链上卸下来而且搬走了；衬里已经被撕掉，只是这里那里有一只锈钉挂住一片；灯没有了，辕杆早已不见了，铁制品生了锈，油漆剥蚀了；风在光秃秃的木板的裂口里嘘嘘地响；积在车顶上的雨一滴一滴地滴进车里，发出空洞而忧郁的声音。它们是已死的邮车的腐朽的骨架，而在这荒凉的地方，在这深夜，它们显得沮丧而悲哀。

“我伯父把头撑在两只手里，想到多年以前坐在这些旧车子里飞奔着的忙忙碌碌的人们，现在也是沉默而改变了；他想到无数的人，这些破烂腐朽的车子之一，曾经一夜又一夜，持续了许多年，经历了一切的气候，带给他们所焦急盼望的消息，热烈期待的汇款，健康和平安的保证，疾病和死亡的突然的宣告。商人、爱人、妻子、寡妇、母亲、小学生、听见邮差敲门而蹒跚地向门口赶去的婴孩——他们全都是多么盼望着古旧的邮车来临呵。而现在他们都上哪里去了！

“绅士们，我伯父常常说他那时候想到这一切，不过我怀疑他是以后才从什么书上学来的，因为他清清楚楚说过当他坐在旧车轴上看着那些腐朽的邮车的时候，打起瞌睡来了，后来是什么深沉的教堂钟声敲两点钟突然把他惊醒了。我伯父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迅速的人，假使他想到了这一切，我可以断定那至少他得想到正两点半才行。所以，我断定我伯父打了瞌睡，根本没有想到什么。

“就算这样吧。教堂的钟打了两点。我伯父醒了，揉揉眼睛，吃惊地跳起身来。

“钟一敲两点，顷刻之间，整个这荒凉和寂静的场所变成了一种最特别的活跃生动的景象。邮车的门安在铰链上，衬里又有了，铁制品像新的一样，油漆恢复了，灯点着了，坐垫和大衣放在每个车箱里，脚夫们在把包裹丢进每一个行李车箱，车掌在收藏着邮包，马夫们提着一桶桶的水在冲那些修补好了的车轮；有许多仆役四处奔忙着把辕杆装上每一辆车；乘客们来了；旅行箱被递上去，马被套上了车；总之，十分显然，每辆邮车马上都要出发了。绅士们，我伯父看见这一切把眼睛睁得那么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他总是时常怀疑他怎么能够居然又闭下来。

“‘喂！’一个声音说，同时我伯父感觉到有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你订了一张内座。你最好是进去吧。’

“‘我订了内座！’我伯父说，掉过头来。

“‘自然罗。’

“我伯父，绅士们，什么都说不出；他吃惊得那么厉害。最奇怪的是，虽然有那么一大堆人，虽然每一瞬间都有新的脸孔涌进来，却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仿佛是用什么奇怪

的方式从地下或者从空中跳出来的，而消失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脚夫把行李放进马车、拿了搬运费之后，掉过身去就没有了；我伯父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他是怎么回事，就又有半打新的脚夫跳出来，在那些大得像要压碎他们的包裹的重量下蹒跚地走着。旅客们也都是穿得那么古里古怪——肥大的、宽边的、滚花边的上衣，带着大的硬袖，没有领子；还有假发，绅士们——大大的合乎礼仪的假发，后面有一个结。我伯父弄得莫名其妙。

“‘喂，你进去不进去呀？’先前对我伯父说过话的人说。他打扮得像个邮车车掌，头上戴了假发，上衣上有最大的硬袖，一只手里提一盏灯，另外一只手里是一根很大的大口径枪，正打算塞进他的小手提箱。‘你就进去吗，杰克·马丁？’车掌说，把灯提向我伯父的脸照着。

“‘哈罗！’我伯父说，倒退了一两步。‘不要随随便便了！’

“‘乘客表上这样写的呀，’车掌答。

“‘上面没有写着“先生”吗？’我伯父说——因为他觉得，绅士们，一个不相识的车掌来叫他杰克·马丁，那是放肆，假使邮局知道的话，是不会批准的。

“‘没有；那上面没有。’车掌冷冷地答。

“‘车钱付过没有？’我伯父问。

“‘当然付过了，’车掌答。

“‘真的？’我伯父说。‘那末就去——哪部车？’

“‘这部，’车掌说。指着一辆老式的爱丁堡伦敦线的邮车，踏脚已经放下了，门开着。‘慢着——有些别的客人来了。让他们先进去。’

“车掌刚说完，我伯父的面前立刻就出现了一位青年绅士，

戴着扑粉的假发，穿一件天蓝色的上衣，滚了银边，衣裾非常饱满和宽大，里面衬着硬麻布。那印花布和背心上有‘铁近和威普斯’的字样，所以我伯父马上知道了那所有的料子。他穿了短裤，在他的丝袜和带着扣子的鞋上面打着一副裹腿；他的手腕那里打了襻褶，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身边佩着一把细长的剑。背心的垂边拖到大腿的半中间，蝶形领结的头子拖到腰里。他庄严地高视阔步走到车门旁边，脱下帽子，伸直手臂，把它高举在头上，同时把小指翘在空中，像有些装腔做势的人端着一杯茶的样子；然后把两脚收拢在一起，深深鞠了一个庄严的躬，于是伸出了左手。我伯父正打算走上去热烈地握它，忽然他觉察到这些殷勤不是对他献的，却是对一位那时刚刚出现在踏板前面的青年女子，她穿了古式的绿色天鹅绒衣服，罩了长长的胸衣。她头上没有戴软帽，绅士们，却用黑色的丝头巾包着，不过在她预备上马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露出的脸是那么美丽，我伯父从来也没有见过——哪怕是在图画里。她上马车的时候用一只手提着衣服；我伯父讲这故事的时候老是大骂一声说，要不是他亲眼看见，他决不相信腿和脚会达到这样完美的程度。

“但是，在这美丽脸孔的这一瞥中，我伯父看出那位小姐对他投射了恳求的眼光，她似乎又恐惧又惶惑。他并且注意到，那戴着扑粉假发的青年人，虽然那些献殷勤的表示都很漂亮和高贵，却在她上车的时候紧紧抓住她的手腕，并且立刻跟着进去。一个异常恶相的戴着棕色短假发的家伙，穿着一套梅子色的衣服，带着一把很大的剑，高统靴子一直穿到屁股下面，他也属于他们这一伙；当他在小姐旁边坐下的时候，她连忙缩到角落里去，我伯父就更确信他最初的印象，觉得正在进行什么黑暗和神

秘的勾当，或者用他自己常说的话讲，‘什么地方有只螺丝松了。’真是十分可惊，他那么快就决定了不顾任何危险帮助那位小姐，假使她需要帮助的话。

“‘死和闪电！’当我伯父进了马车的时候，那位青年绅士手摸着佩剑叫。

“‘血和雷！’另外一位绅士吼。说着，他就猛然拔出了剑，向我伯父一刺，也不再打什么招呼。我伯父没有带武器，但是他很灵巧地从那恶相的绅士头上抓了他的三角帽，让剑从帽顶正中戳穿，折起帽边来，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剑。

“‘从后面刺他！’恶相的绅士对他的同伴喊，一面拚命夺剑。

“‘我看他最好还是不那样，’我伯父叫，用威胁的态度显一显他一只鞋子的后跟。‘不然我要踢出他的脑子来，假使他有什么脑子的话，要是他没有脑子，我就踏破他的脑袋。’这时候我伯父用全部气力从恶相的绅士手里把剑夺了下来，干脆丢出了车窗：那比较年青的绅士看见了，就又怒叫一声‘死和闪电！’并且把手伸到剑柄上，神情非常凶猛，不过他没有拔剑。也许，绅士们，就像我伯父常常带着微笑说的，也许他是怕惊吓了那位小姐吧。

“‘喂，绅士们，’我伯父说，逍逍遥遥地坐好，‘在一位女士面前，我不需要什么死，无论有没有闪电，我们这一趟旅行也已经有了足够的血和雷了；所以，如果你们欢喜的话，我们就照安安静静的内座乘客们的样子坐好了——喂，车掌，把那位绅士的餐刀拾起来。’

“我伯父刚说了这句话，车掌就出现在车窗外面了，手里拿着那绅士的剑。他把剑递进来的时候，举起了灯，密切地注视着

我伯父的脸：这时候，借着灯光，我伯父很吃惊地看见一大群邮车车掌拥挤在窗户外面。每人的眼睛都急切地盯着他。他一生一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片海似的白脸孔、红身体和急切的眼睛。

“‘这真是我遇到过的最奇怪的事，’我的伯父想——‘允许我把你的帽子奉还吧，先生。’

“恶相的绅士默默地接了他的三角帽；带着疑问的神情，看看正中间的那个洞；最后庄严地把它戴在他的假发上，但是那庄严的效果略为受了些损害，因为他这时猛然打了一个喷嚏，把帽子又震落下来。

“‘都妥啦！’拿灯的车掌叫，爬进车尾他的小小的座位。他们出发了。离开车场的时候我伯父从车窗向外窥望，他看见另外的邮车带着车夫、车掌、马匹和全部旅客，在兜着圈子赶车，大约是一小时五哩的慢速度。我伯父大为愤慨了，绅士们。作为一个商人，他觉得邮包是不能这样马马虎虎送的，他决定一到伦敦马上就写信向邮局建议。

“然而，现在，他的思想放在那位小姐身上，她坐在马车里面最远的一角，脸孔紧紧地裹在头巾里：穿着天蓝色上衣的绅士坐在她对面，穿一套梅子色衣服的另外那位坐在她旁边：两人都紧张地看守着她。甚至她把她的头巾的褶裥弄出声来，他就听见那恶相的人用手抓剑的声音，从另外一个（很黑，所以看不见他的脸）的呼吸声也听得出，仿佛他是那样大的巨人，要一口吞她下去似的。这事使我伯父越来越激动，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把这弄个水落石出。他对于明亮的眼睛、甜蜜的脸和漂亮的腿和脚有很高的崇拜；总之，他欢喜所有的女人。那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绅士们——我也是那样呢。

“我伯父千方百计去吸引那位女士的注意，或者无论如何要引得那两位神秘的绅士谈起话来。全都徒劳无功；绅士们不愿意说话，女士不敢。他过些时就把头伸到窗户外面，喊着问他们为什么不赶得快些。但是他喊哑了嗓子也没有谁对他注意一点。他倚在座位上，想那美丽的脸、脚和腿。这倒比较好些；可以消磨时间，而且免得叫他纳闷他是上哪儿去、并且怎么偏偏是他，落到这样古怪的处境。但是无论如何，这也并没有使他太烦恼——我伯父是个了不得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满不在乎的人呵，绅士们。

“突然，马车停了。‘哈罗！’我伯父说，‘出了什么事啦？’

“‘这里下车，’车掌说，放下踏板。

“‘这里！’我伯父叫。

“‘这里，’车掌答。

“‘我决不干，’我伯父说。

“‘很好——那末你留在原处别动，’车掌说。

“‘是嘛，’我伯父说。

“得，’车掌说。

“别的乘客们对这段对话很注意；发现我伯父决定不下车，那年轻些的人就从他旁边挤过去，把那小姐扶下车。这时候，恶相的人在察看着他的三角帽顶上的洞。那青年女士走过去的时候，掉下一只手套在我伯父手里，并且轻声地对他耳语——她的嘴唇这样靠近他的脸，他的鼻子上都感觉到她的温暖的呼吸了——简简单单两个字，‘救命！’绅士们，我伯父立刻跳出了马车，跳得那么猛，使车子又在弹簧上摇起来。

“‘啊！你改变了念头。是不是？’车掌看见我伯父站在地上

的时候，说。

“我伯父对车掌看了一小会儿，犹疑着好不好把他的敞口枪抢过来，对那拿大剑的人脸上开一下，再用枪柄对另外一个当头打一下，抢了那青年女士一溜烟逃走。但是又一想，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实行起来有点太传奇式了，于是就跟着那两个神秘的男子：他们把女的看守在他们之间，正走进一所古老的房屋，马车就停在这房子前面。他们转进了过道，我伯父也跟了进去。

“在我伯父见过的一切颓废荒凉的地方中，这里是最厉害的了。看来它好像曾经是一座很大的娱乐场所；不过屋顶好多处已经坍下来，楼梯是陡峭的、崎岖的、破烂的。他们走进一间房，里面有一只巨大的火炉，烟囱被烟熏得漆黑；不过现在没有温暖的火焰照亮它了。白色的羽毛一般的柴灰仍然铺在炉底，不过炉子是冷的，而一切都是黑暗而阴沉的。

“‘嗨，’我伯父四面看着的时候说，‘一部邮车用一小时六哩半的速度赶路，并且在这样一个洞似的地方无限期地停下来，真是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呢，我想。这是要追究明白的；我要写信给报纸。’

“我伯父说这话用的是很大的声音，并且是公开的毫无保留的态度，目的是尽可能地引那两个陌生人和他说话。但是，他们对他根本不注意，只是一面向他狠狠地盯着，一面互相咬耳朵。那位小姐是在房间的尽里头，她冒险挥了一次手，好像恳求我伯父救助似的。

“最后，两个陌生人走近了一点，非常认真地开始谈判了。

“‘你不知道这是私人的房间吧；我想，家伙？’穿天蓝色上衣的人说。

“‘不，我不知道，家伙，’我伯父答。‘不过假使这就是临时特地开的私人房间，那我相信公共房间一定是非常舒服的房间里了。’说着我伯父就在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用两只眼睛打量那位绅士；打量得这样精细，只要根据他的估计，铁近和威普斯就可以替他做一套印花布衣服，不会大一吋，也不会小一吋。

“‘离开这房间，’那两人异口同声说，抓住他们的剑。

“‘呃？’我伯父说，像是一点不懂他们的意思。

“‘离开这房间，否则就要了你的命，’拿着大剑的恶相的人说，同时就拔出剑来在空中挥舞。

“‘打倒他！’穿天蓝色衣服的绅士叫，也拔出剑来，并且倒退了两三码。‘打倒他！’那位小姐发出一声尖叫。

“我伯父呢，他向来是非常勇敢和镇静的。他一直好像对于发生的事情那样漠不关心，但是他暗中却在四面寻找防御的武器或者投掷的器具，就在他们拔出剑来的时候，他看见火炉角落里放着一把古旧的、柄上有柳条式的把手的、细长的剑，套着生锈的剑鞘。我伯父一跳，就把它抓了过来，拔出剑英勇地在头上一挥，大声叫那小姐让开，把椅子朝着穿天蓝色衣服的人摔过去，把剑鞘朝着穿梅子色衣服的人摔过去，趁他们手忙脚乱的时候，扑上去混战起来。

“绅士们，有一个老故事——虽然是真实的，却并不因此而减色呢——说是有一位很好的爱尔兰青年绅士，人家问他会不会弹四弦琴，他回答说毫无疑问是会的，不过他却不能说一定，因为他从来没有弹过。这对于我伯父和他的剑术并不是不适用的。他以前手里从来没有拿过一把剑，除了有一次在一个私人剧院里演理查三世的时候：那次是和里士满约好，从后面把他刺

穿，根本不用在台上演决斗。但是现在他和两个有经验的斗剑手砍着杀着，攻、防、刺、削，用无以复加的大丈夫气概和熟练的手法干着，虽说到那时候为止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对于这门技艺有一点概念。绅士们，这只是说明那句老话说得有多对，一个人决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要等做了才知道。

“战斗的声音是怕人的；三个参战者都破口大骂，他们的剑叮叮当地打得那么厉害，像是新港市场全部的刀枪剑戟同时击撞起来。战斗达到顶点的时候，那位小姐，多半是为了鼓励我伯父，把头巾完全从脸上揭掉，露出那么令人眩目的美丽脸孔，使他甘心为了博得她一笑，和五十个人战斗到死。他先前已经做了不可思议的事了，现在更加勇猛无比，像发狂的巨人一样。

“就在这时候，穿天蓝色衣服的绅士回头一看，看见那位小姐的脸孔露在外面，就发出一声忿怒和妒忌的叫唤；并且掉过剑来对着她的美丽的胸膛，照她的心口刺过去，这使我伯父发出一声使屋子都震动起来的恐怖叫唤。那位女士轻盈地闪在一旁，从那青年人的手里夺过剑来，在他没有来得及站稳身体的时候，把他逼到墙壁上，一剑刺穿了他，连带贴墙板，只露出了剑柄，把他结结实实地钉在那里。这是个出色的榜样。我伯父发一声胜利的大叫，用不可抵抗的勇猛，逼着他的对手退到相同的方向，把那古旧的细剑刺进他的花背心上的一朵大红花中心，把他钉在他朋友的旁边；他们两人都在那里站着，绅士们：痛苦地扭着手臂和腿子，像玩具铺子的模型，被一根粗线牵着。我伯父以后老说，要处置一个仇人，这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法子之一了；不过有一点是不无可议的，那是就费用而言，因为解决一个人就得损失一把剑呢。

“‘邮车，邮车！’那位女士叫，跑到我伯父跟前，伸出美丽的
的手臂抱住他的颈子；‘我们还来得及逃走。’

“‘来得及！’我伯父喊；‘喂，我的亲爱的，再没有别的人
要杀了。不是吗？’我伯父有点失望，绅士们，因为他觉得屠杀
之后再安安静静地‘谈谈恋爱’才对劲，即使是换换花样也好。

“‘我们在这里一刻也不能耽搁，’那小姐说。‘他（指一指
穿天蓝色衣服的青年绅士）是那有势力的菲列托维尔侯爵的独生
子。’

“‘很好，我的亲爱的，不过恐怕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爵号了，’
我伯父说，冷冷地看着那青年绅士，他像我已经描写过的小金虫
似的一动不动地靠墙站着。‘你绝了人家的后代，我的爱。’

“‘我是被这些恶棍从我的家庭和朋友们身边抢出来的，’小
姐说，她的脸愤怒得发红了。‘再过一小时那个坏蛋就要用武力
娶了我了。’

“‘死不要脸的！’我伯父说，对菲列托维尔的要死的嗣子投
了一种非常鄙夷的眼色。

“‘从你看见的事情你可以猜到的，’小姐说，‘他们打算在
我向人求救的时候就杀我。假使他们的同谋们发现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完了。再过两分钟就来不及了。邮车！’——她由于感情
过度激动、和刺小菲列托维尔侯爵的用力，说了这些话就跌在我
伯父的怀里了。我伯父把她抱起来，抱到门口。邮车停在那里，
现现成成驾了四匹长尾巴的垂鬃毛的黑马；但是在那些马的前
面，没有车夫，没有车掌，连马夫也没有。

“他虽然是一个独身汉，但是在这次以前已经在怀里抱过一
些女子了，绅士们，我希望我这样说对于我的已故的伯父没有什

么不公平的地方；我相信他确实有吻酒吧间女侍者的习惯；并且我知道，有一次或者两次，他曾经被可靠的证人撞见，看见他用一种非常明显的样子拥抱老板娘。我提这事，是为了说明那位美丽的青年女士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人，才能够像那样影响了我伯父；他常说，当她的长长的黑发拖在他手臂上的时候，当她苏醒之后她的美丽的黑眼睛凝视着他的脸的时候，他感觉到那样奇怪和紧张，两腿都抖了起来。但是，谁能够望着一对甜蜜蜜的黑眼睛而不感觉到奇怪呢？我是不能的，绅士们。我知道我害怕看一些眼睛，道理就在这里呵。

“‘你永远不离开我呵，’小姐喃喃地说。

“‘我的亲爱的救命恩人！’小姐叫，‘我的亲爱的、好心的、勇敢的救命恩人！’

“‘不要说，’我伯父说，打断她。

“‘为什么呢？’小姐问。

“‘因为你的嘴在说话的时候这样美丽，’我伯父答，‘所以我害怕我会卤莽得去吻它了。’

“小姐举起手来像是警告我伯父不要这样做，并且说——不，她没有说什么——她微微一笑。当你看着两片世上最美妙的嘴唇，并且看着它们轻轻地咧开淘气地一笑，假使你非常靠近它们，并且没有别人在旁边的话，那你除了立刻吻它们，就没有更好的法子来证明你对它们的美貌和色彩的崇拜，我伯父就是这样做的；我因此很推重他呢。

“‘听！’小姐叫，一惊。‘车轮和马的声音！’

“‘不错，’我伯父说，听着。他对于听车轮和马蹄践踏声是很灵敏的；不过，从远处向他们驰来的马和马车似乎这样多，所

以不可能对它们的数目做出一个估计。那声音就像是五十部大型四轮马车的声音，每部车子有六匹纯种的马。

“‘有人追我们!’小姐叫，合着掌。‘有人追我们了。我只有指望你了!’

“她的美丽的脸上显出那么恐怖的表情，使得我伯父立刻下了决心。他把她抱进马车，叫她不要怕，又把他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面一次，然后劝她把窗子拉上来挡住冷风，就爬上车夫座。

“‘且慢，爱，’小姐叫。

“‘什么事?’我伯父在车夫座上说。

“‘我有话对你说’小姐说；‘只是一句话——只是一句话，最亲爱的。’

“‘我要下来吗?’我伯父问。女士不答，不过她又微微一笑。那样动人的微笑呵，绅士们!——那比起来叫另外一个一钱不值了。我伯父一霎眼的工夫就跳下了车夫台。

“‘什么呢，我的亲爱的?’我伯父说，把头向马车窗户里伸进去。那位小姐碰巧这时俯过身来，我伯父觉得她比先前更美了。他那时候非常靠近她，绅士们，所以他的确是知道这一点的。

“‘什么呢，我的亲爱的?’我伯父说。

“‘你除了我决不爱别人吗——除了我决不娶别人吗?’小姐说。

“我伯父发了一个大誓，说是他决不娶任何别人，于是那小姐缩进头去，拉上了窗户。他跳上驾驶台，张着胳膊理好缰绳，抓起放在车顶上的鞭子，给那右边的先导马一鞭，于是四匹长尾巴垂鬃毛的黑马跑了起来，一小时足足有十五哩的速度，后面拖

着那部古老的邮车——嗨！他们是怎样狂奔着呵！

“但是后面的声响大了起来。那古老的邮车跑得越快——人、马、狗联合起来在追赶，喧声可怕。但是，在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位年轻女士的声音，催促我伯父，尖叫着：‘快些！快些！’

“他们掠过黑暗的树林，像飓风扫荡下的羽毛。他们掠过房屋、门户、教堂、干草堆和各种的东西，那速度和声音就像突然奔放起来的怒吼着的洪水。可是追逐者的声音仍然是越来越大，而我伯父仍然听见那小姐发狂地尖叫着：‘快些！快些！’

“我的伯父连连地使用鞭子和缰绳，马匹飞似的跑，浑身由于汗的泡沫发了白；然而后面的声音更大了；那小姐还叫着：‘快些！快些！’我伯父在这危急关头用力跺了一下靴子，于是——发现已是黎明，而他正坐在造车匠的围场里一部旧的爱丁堡邮车的驾驶座上，又冷又湿，浑身发抖，在跺着脚取暖！他爬下来，急忙向车子里找那美丽的少女——糟糕！那马车既没有门也没有座位——只是一个空壳子。

“当然，我伯父很明白这事情里面一定有点神秘，而一切恰如他常常讲的都过去了。他一直忠实地遵守着他对那美丽的少女发的大誓：为了她的原故拒绝了几个可取的老板娘，到死还是一个独身汉。他老是说，那是多奇怪的事，他由于爬过栅栏这种纯粹的偶然的举动，却发现了邮车和马的鬼魂，还有车掌、车夫和有按着规律每夜出去旅行的习惯的乘客们的鬼魂；他常常接着就说，他相信他是曾经在这些旅行中当过旅客的唯一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说得不错，绅士们——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别人呢。”

“我不懂这些邮车鬼在他们的邮包里装的是什麼，”极其注

意地听了全部故事的酒店老板说。

“死人的信呵，当然罗，”旅行商人说。

“啊，暖——不错，”老板答。“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执行他的任务，以及他如何一开头就得到一个极其意外的帮手的增援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差一刻，马匹准时套好，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各自就了座，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左马驾驶人也按时得到命令首先把车赶到鲍伯·索耶先生家，去接班杰明·爱伦先生。

马车到达挂着一盏红灯并且有“索耶医师”这几个非常清楚的字眼的大门口时，匹克威克先生把头伸出车窗，看见那穿灰色制服的孩子正忙着上百叶窗，真是吃惊不小：上百叶窗这事，在早晨这样的時候，是不平常而且不合营业规矩的，所以他的脑子里立刻发生两个推测——其一，鲍伯·索耶先生的什么朋友兼病人死掉了；其二，鲍伯·索耶先生自己破了产。

“什么事情呀？”匹克威克先生问那孩子。

“没有什么，先生，”孩子答，嘴巴咧得和脸孔一样阔。

“很好，很好！”鲍伯·索耶叫，突然出现在门口，一只手里

拿着一只又皱又脏的小旅行皮包，另外一只手臂上搭着一件粗料子的外衣和披肩。“我去，老朋友。”

“你！”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鲍伯·索耶答，“我们要正正经经旅行一次呢。喂，山姆——注意！”这样简单地唤起维勒先生的注意之后，鲍伯·索耶先生就把那旅行皮包丢进马车尾座，极其敬佩地望着这种行动的山姆就马上把它藏在座位下面。以后，鲍伯·索耶先生由那孩子帮着，勉强把那稍为小了几分的粗外衣穿上，于是走到马车窗前，伸进头去，狂笑起来。

“这样动身有多好呵——不是吗？”鲍伯叫着说，用粗外套的一只袖口擦掉眼睛里的泪水。

“我的亲爱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有点着恼地说，“我没有想到你同我们去。”

“不，一样的，”鲍伯答，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衣襟。“开开玩笑罢了。”

“啊，开玩笑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当然罗，”鲍伯答。“那是这事的关键，你要知道——丢下生意让它自己去照顾自己吧，因为它似乎打定主意不照顾我呵。”鲍伯·索耶先生指指铺子这样解释百叶窗的现象，又欣喜欲狂了。

“唉呀，你难道发疯了，让你的病人得不到照应吗！”匹克威克先生用非常认真的口气劝谏说。

“干么不呢？”鲍伯问，作为回答。“我这才有救呢，你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付过钱。而且，”鲍伯把声音降到一种说秘密话的耳语声，“对于他们更好；因为，我几乎缺了药，而我现在又买

不起，所以就不得不统统拿甘汞给他们吃，那对于他们中间的几个当然是不对劲的——所以只有更好哪。”

这个答复里有一种哲学，并且有一种说理的力量，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没有预料到的。他沉吟了一会儿，比较不那么坚决地接着说：

“不过这辆马车，我的青年朋友——这辆马车只坐得下两个人呵；我约了爱伦先生的。”

“你不用管我，”鲍伯回答说。“我都布置好了；山姆和我合坐尾座。你瞧。这个小条子是预备贴在门口的：‘索耶医师。可向对面克列浦斯太太问讯。’克列浦斯太太是我那学徒的母亲。‘索耶先生很抱歉，’克列浦斯太太会说，‘没有办法呵——一早就被请出去了，请他去和那些第一流的外科医生会诊去了——没有他不行——任何代价也得请他——大手术。’事实上，”鲍伯结束着说，“我想这对于我最好不过了。假使在本地什么报上登出来的话，那就是我的造化了。班来了——上车吧！”

说了这些急促的话，鲍伯·索耶先生就把左马驾驶人推在一边，把朋友推进车厢，砰地一声关上门，拉上踏板，把条子贴上大门，把门锁了，把钥匙放在口袋里，跳上了尾座，吩咐赶车；这一切都做得如此匆促，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一想到底鲍伯·索耶先生该不该去，马车已经带着鲍伯作为他的随从之一轧轧地走了。

他们的行程还没有越出布列斯托尔的街道的时候，这位滑稽的鲍伯一直戴着他工作时用的绿色眼镜，并且使他的态度保持着相当的庄重；仅仅发表许多诙谐的言论，让塞缪尔·维勒先生独享耳福；但是，当他们出现在空旷的马路上的时候，他就把眼

镜和庄重都丢开了，开了许多荒唐的玩笑，存心要引起过路的人们的注意，使这马车和车里的人物不仅成为普通好奇心的对象而已；在他这些杰作中间，最不出色的，是极响亮地模仿一只有键的号角和炫耀一条大红色的丝手绢——他把它系在手杖上，时而用各种表示尊贵和挑战的姿势在空中挥动。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在和班·爱伦谈论关于文克尔先生和班的妹妹的种种好品质的极安详的谈话中间停下来，说，“我不懂我们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使走过的这些人都这么盯着我们。”

“派头不小呵，”班·爱伦答，口气里带着点儿得意。“我相信，他们不是每天都看到这种事情的。”

“可能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也许是这样。也许是吧。”

匹克威克先生很可能使自己信以为真了；可是，他那时碰巧朝马车窗外一看，看见那些过路人脸上表示的决不是敬意的惊讶，而且似乎他们和车箱外面的什么人，正通着电报式的种种消息，因此他立刻觉得这些表现可能和罗伯特·索耶先生的幽默举止有一点关系。

“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们的活泼的朋友在尾座上没有做出荒唐的事情呵。”

“啊，不会的，”班·爱伦答。“除了有点醉意的时候，鲍伯是世上最安静的人了。”

这时候，模仿有键的号角的拉长的声音冲耳而来，接着是欢呼和嘶叫声，显然全是从那位世上最安静的人——或者明白点说，鲍伯·索耶先生——的喉头和肺部发出来的。

匹克威克先生和班·爱伦先生含有深意地互相望望，前者

脱下帽子，由车窗探出身去，直到几乎全部背心都伸到外面了，这才使他看到了他的滑稽的朋友一眼。

鲍伯·索耶先生不是坐在尾座里，却坐在马车顶上，两腿随随便便岔得开开地，歪戴着塞缪尔·维勒先生的帽子，一只手拿着极大的一块夹肉面包，另外一只拿着一个很大的有套子的瓶子，津津有味地在受用它们：为了免除单调，时而发一声叫唤，或者和任何路过的陌生人活泼地开开玩笑。大红色的旗子仔细地扎在尾座的扶手上；塞缪尔·维勒先生呢，戴着鲍伯·索耶先生的帽子，坐在尾座的中央，在欣赏两片夹肉面包的味道，脸上是兴高采烈的；那表情表示出他对于这全部措施完全和充分赞许。

这是足够使像匹克威克先生这样循规蹈矩的绅士气恼的了，但是气人的事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部里里外外装得满满的公共马车这时和他们遇了头，乘客们的惊讶表露得非常明显。而且还有大大小小一家子爱尔兰人一直紧跟着他们的马车讨饭，喊着一些简直是喧闹不堪的恭维话；尤其这家庭中的男人的声音更吵人，他似乎认为这种招摇过市是什么政治的或者别的什么凯旋游行。

“索耶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在很激动的心情中叫唤说。“索耶先生，先生！”

“哈罗！”那位绅士答应了，怀着他一生的全部镇静向车箱的旁边看看。

“你发疯了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

“一点也没有”鲍伯答，“不过是高兴罢了。”

“高兴，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脱口喊出来。“把那丢脸的红手绢拿下来，我求你，我一定要你这样，先生。山姆，拿下来。”

山姆还没有来得及插手，鲍伯·索耶先生就文雅地取下他的旗子，放进口袋，用有礼貌的态度对匹克威克先生点一点头，擦一擦酒瓶的嘴，凑到自己的嘴上；不用费什么口舌，就是告诉他，他喝这一口是祝他幸福和前途远大。做了这事，鲍伯小心翼翼地塞好瓶塞，亲切地向下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咬了一大口夹肉面包，微笑起来。

“算了，”匹克威克先生说，他的一时间的愤慨不大敌得过鲍伯的不可动摇的镇静，“让我们不要再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吧。”

“不罗，不罗，”鲍伯答；和维勒先生又交换了帽子；“我并没有想做荒唐事，不过因为坐车子坐得太快活，忍不住了。”

“想想弄成了什么样子，”匹克威克先生劝告说；“要顾点面子呀。”

“啊，当然罗，”鲍伯说，“根本没有那种事。都过去了，老人家。”

满意了这个保证，匹克威克先生就又把头缩到车箱里，拉上了玻璃窗；但是他刚要接着谈被鲍伯·索耶先生打断了的谈话，就被一个东西稍稍吓了一跳，那是个小小的黑东西，椭圆形，露在车窗外面，并且在窗子上乱敲着，像是迫不及待地要进来。

“这是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喊。

“看样子像一个带套子的瓶子，”班·爱伦说，相当感兴趣地透过眼镜瞧着那东西；“我看那是鲍伯的东西。”

这印象是十分正确的；鲍伯·索耶先生把那带套子的瓶子绑在手杖头子上，在它乱敲窗户，表示他希望里面的朋友也尝尝瓶里的东西，作为友谊和融洽的表示。

“怎么办呢？”匹克威克先生说，看着那瓶子。“这行为比其

他的更荒唐了。”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拿进来，”班·爱伦先生答；“拿进来扣留着，那是他应得的报应，不是吗？”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我——”

“我想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适合的办法，”班答。

这忠告正合他自己的心思，匹克威克先生就轻轻放下窗子，从手杖上解下瓶子；于是手杖缩了上去，并且听见鲍伯·索耶先生尽情地大笑。

“多快活的家伙！”匹克威克说，手里拿着瓶，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同伴。

“正是呀，”爱伦先生答。

“你简直跟他生不起气来，”匹克威克先生说。

“完全不可能，”班杰明·爱伦说。

在交换这些感想的短短的时间里，匹克威克先生心不在焉地拔下了瓶塞。

“里面是什么呀？”班·爱伦问，不在意的样子。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答，同样地不在意。“它的味道，我想，像是牛奶五味酒。”

“当真！”班说。

“我想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说，很适当地谨防自己有说错了的可能：“注意，不尝一尝，我不能够保证说得确实。”

“你还是尝一尝好，”班说；“那我们就知道个究竟了。”

“你这样想吗？”匹克威克先生答。“好，假使你有这种好奇心，当然我不反对。”

永远愿意为朋友的愿望牺牲自己感情的匹克威克先生，立

刻尝了一大口。

“是什么呀？”班·爱伦问，有点等不及地打断他。

“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说，咂着嘴，“我简直还没有尝出来。啊，对了，”匹克威克先生尝了第二次之后说，“是五味酒。”

班·爱伦先生望望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望望班·爱伦先生；班·爱伦微笑了；匹克威克先生却没有。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后面这位绅士带着几分严厉的神情说，“这是他应得的报应，把它喝得精光。”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班·爱伦说。

“可不是吗！”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那末祝他健康。”说了这话，那位卓越的人物就着瓶子拚命大喝一阵，然后就递给班·爱伦，他呢，也不怠慢地学了他的样。微笑变成互相的了，牛奶五味酒逐渐地、高高兴兴地被解决了。

“说到究竟，”匹克威克先生喝干了最后一滴的时候说，“他的恶作剧真是非常讨人欢喜的——非常教人高兴的。”

“可以这样说，”班·爱伦先生答。为了证明鲍伯·索耶是世上最诙谐的人之一，他就对匹克威克先生长篇大套地和详详细细地叙述那位绅士有一次如何喝得发了热狂，剃掉了头发；这愉快有趣的故事一直叙述到马车到贝克莱灌木荒地的贝尔停下换马的时候才中止。

“我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吧，好吗？”鲍伯从窗口向里面看着说。

“吃饭！”匹克威克先生说。“怎么，我们才走了十九哩，还要走八十七哩半呢。”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要吃点东西才支持得住啊，”鲍伯

• 索耶先生抗辩说。

“啊，十一点半就吃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答，看看他的表。

“不错，”鲍伯回答说，“吃便餐正好。喂，朋友！三客便餐，马上开来；把马牵回去等刻把钟。叫他们把所有的冷盘都开来，弄点瓶子装的啤酒——还要让我们尝尝你们的最好的马地拉葡萄酒。”——摆着架子匆忙地发了这些命令；鲍伯·索耶先生立刻跑进屋里监管去了；不到五分钟，他回来宣布说，东西呱呱叫。

便餐的质量充分证明鲍伯的称赞很得当，所以，不仅那位绅士，班·爱伦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也都尽情地受用了一顿。在三位的垂青之下，瓶子装的啤酒和马地拉很快就解决了；随后（马匹已经重新驾上）他们重新上了座位，带着套子的瓶子装满了立时叫到的最好的牛奶五味酒代用品，键号吹过了，红旗摇过了，匹克威克先生没有再表示丝毫的抗议。

到了吐克斯贝利的霍普·波尔，他们停下来吃午饭；这次有更多的瓶子装的啤酒，更多的马地拉，另外还有点白葡萄酒；带套子的瓶子在这里第四次又灌满。在这些混合的刺激品的影响之下，匹克威克先生和班·爱伦先生结结实实地睡了三十哩路的觉，同时鲍伯和维勒先生在尾座里唱二声合唱。

匹克威克先生清醒得能够向窗户外看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马路旁的零零落落的茅屋，一切隐约可见的东西的模糊色彩，黑沉沉的气氛，煤渣和砖灰铺的小路，远处熔铁炉的通红的火，从摇摇欲坠的高耸的烟囱里喷出来、染黑和掩蔽了周围一切的一股一股浓烟，远处灯火的闪烁，载着铿锵作响的铁条或其他沉重货物在马路上艰苦跋涉的笨重的货车——一切都说明他们

快接近伯明罕这个伟大的工业城市了。

他们在那些通到骚乱的市中心的狭小道路上哒哒地行驶的时候，紧张的工作的景象和声音更有力地打动了他们。街道上挤满了工人。劳动的嗡嗡声在每一座房屋里迴荡；火光从那些顶楼的长窗格子里发出微光，轮盘的旋转和机械的喧声震撼着发抖的墙壁。几里之外就能看到苍白惨淡的火光的一座座熔炉，在这都市的大作坊和大工厂里凶猛地烧着。铁锤的叮铛声，蒸汽的冲击声，引擎的笨重的铿锵声，是从四面八方涌出来的粗暴的音乐。

左马驾驶人很快把车子赶过了空旷的街道，又开过了介于市郊和老皇家旅社之间的美丽的和灯火辉煌的商店，匹克威克先生才开始考虑到使他到这里来的任务的非常困难和棘手的性质。

这任务的棘手，和难以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执行的困难，并没有因为鲍伯·索耶先生自告奋勇来伴送而减去丝毫。说实话，匹克威克先生觉得，他在这事中间出面，不管他是如何地会体谅人和令人喜悦，他倒很不愿意领这份情；他实在倒乐于破费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只要立刻能把鲍伯·索耶先生送到离开至少五十哩的任何地方去。

匹克威克先生从来没有和老文克尔先生会见过，虽然和他通过一两次信，并且给了他有关他儿子的品行的满意答复；他神经过敏地意识到，让这两位有点醉醺醺的鲍伯·索耶和班·爱伦陪着他去向他作初次的拜访，这决不是获得他的好感的最聪明和最适当的方法。

“无论如何，”匹克威克先生说，努力使自己安心，“我一定要尽力做去；我一定今天夜里就去看他，因为是我诚心诚意答应过的；假使他们坚持要陪我去，我就尽可能使会面的时间缩短，

希望他们为自己着想，不要露出马脚。”

当他用这些念头来安慰自己的时候，马车在老皇家旅社的门口停了。班·爱伦从沉睡中半睡半醒地醒过来。被塞缪尔·维勒先生抓住领子拖出了马车，匹克威克先生才能够下了车。他们被领进了一间舒适的房间，匹克威克先生马上向侍者打听文克尔先生的住宅的所在地。

“很近，先生，”侍者说，“不出五百码，先生。文克尔先生是一个码头老板，先生，运河上的，先生。住宅是——噫呀呀，先生，不出五百码远，先生。”说到这里，侍者吹熄了一支蜡烛，装出再点上的样子，为了给匹克威克先生一个再问什么的机会，假使他要问的话。

“现在吃点什么吗，先生？”侍着说，由于匹克威克先生沉默无言，绝望地点着了蜡烛。“茶还是咖啡，先生？吃大餐吗，先生？”

“现在不要。”

“很好，先生。开晚饭吗，先生？”

“现在还不。”

“很好，先生。”于是他轻轻走到门口，又突然站住，转过身来，非常殷勤地说：

“要叫侍女来吗，绅士们？”

“随你的便，”匹克威克先生答。

“随你的便啊，先生。”

“端点苏打水来，”鲍伯·索耶说。

“苏打水吗，先生？是啦，先生。”因为终于得到要什么的吩咐，心里显然去了一个压得太厉害的重担，侍者就悄悄地消

失了。侍者们是从来不走路或跑步的。他们有一种滑出房间的特殊而神秘的本领，那是别的人们所没有的。

苏打水在班·爱伦先生身上唤起了一点活力的征兆，他接受了洗脸和洗手的劝告，并且让山姆给刷了刷身上。匹克威克和鲍伯·索耶也收拾了一下旅行在他们衣服上所造成的紊乱，三个人就臂挽臂地出发上文克尔先生家去；鲍伯·索耶一路走一路用烟草的烟来充实大气。

大约离开四分之一哩，在一条安静的、看样子都是殷实住户的街上，有一座旧的红砖房子，门口有三级台阶，门上有一块铜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罗马体正楷的“文克尔先生”几个字。台阶非常白，砖头非常红，房子非常清洁。匹克威克先生、班杰明·爱伦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站在这里的时候，钟敲十点了。

一个漂亮的女用人出来应门，看见三个陌生人，吓了一跳。

“文克尔先生在家吗，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打听。

“他正在吃晚饭，先生，”女仆答。

“请你把这名片给他，”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说。“就说我很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不过我急于在今天夜里见他，我是才到的。”

女仆畏缩地看看鲍伯·索耶先生，他正用种种奇妙的怪相表示赞美她的漂亮；她瞥了一眼那些挂在过道里的帽子和大衣，关照另外一个女仆在她上楼去通报的时候看着大门。但是哨兵很快就撤除了，因为女仆马上就回来道歉说，请原谅让他们留在街上等着，于是领他们到一间铺了地毯的后客堂里，那是办公室兼起坐间，其中主要的有用的和作装饰的物件是一张写字台、一只面盆架带刮脸镜子、一座靴架和脱靴器、一张高凳子、四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座古老的八天钟。在壁炉上也是铁保险箱的凹陷的

门，另外还有两个悬空的书架、一个日历和几叠蒙上灰的纸，装饰了墙壁。

“非常对不起，让你们站在门口，先生，”女仆点着灯，带着迷人的微笑，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我完全不认识你们的；而我们这里有这许多浪人跑来，专门偷东西，那真是——”

“完全没有道歉的必要呵，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高高兴兴地说。

“丝毫用不着，我的爱，”鲍伯·索耶说，开玩笑地伸出两臂，跳来跳去，好像阻止这青年女子走出房间。

这青年女子一点没有被这种引诱软化了，因为她立刻表示意见说鲍伯·索耶先生是个“讨厌鬼”；当他更加急切地献殷勤的时候，她就在他脸上印了鲜明的手指印，说了许多嫌恶和鄙夷的话就跳出房间。

失去少女的陪伴，鲍伯·索耶先生无以消遣，就窥探写字台，看遍了桌子的所有抽屉，做出要撬开那铁保险箱的锁的样子，把日历掉过来面向墙壁，试着把老文克尔先生的靴子套上自己的，还用家具做了其他几种滑稽的试验，这一切，给了匹克威克先生说不出来的恐惧和痛苦，而鲍伯·索耶先生却得到了相当的愉快。

终于，门开了，一位矮小的老绅士小步走了进来，一只手里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名片，另外一只拿着一支银烛台，他穿了一套鼻烟色衣服，他的头和脸正像是小文克尔先生的复本，只是有点秃顶。

“匹克威克先生，你好吗？”老文克尔先生说，放下蜡台，伸出手来。“希望你很好，先生。看见你很高兴。请坐，匹克威克

先生，请问先生这位是——”

“我的朋友索耶先生，”匹克威克插嘴说，“你儿子的朋友。”

“啊，”老文克尔先生说，有点严峻地看着鲍伯。“我希望你很好呵，先生。”

“太好了，先生，”鲍伯·索耶答。

“另外那一位呢，”匹克威克先生叫，“他是，你看了托我带来的信就知道了，是你儿子的一个至亲，或者不如说，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姓爱伦。”

“就是那位吗？”文克尔先生问，用名片指着班·爱伦——他已经睡着了，睡的那副姿势使人只能看见他的背脊和衣领。

匹克威克先生正要答复，并且要详细说班杰明·爱伦先生的姓名和光荣的优点，但是这时那位活泼的鲍伯·索耶先生为了使他的朋友醒悟他的处境，就在他手臂的肉上狠狠地捻了一把，弄得他大喊一声跳了起来。突然发现面前有一个陌生人之后，班·爱伦先生就走上去，极其热烈地握住文克尔先生的两只手，握了五分钟的光景，用一种听不大懂的片断的辞句咕噜说他看见他非常欣慰，并且客气地问他散步之后要不要吃点什么，还是愿意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再吃；然后，就坐下来呆呆地盯着他，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而他的确是不知道的。

这一切都使匹克威克先生极其烦恼，尤其当大文克尔先生看见他的两位同伴的反常的——不说是特别的——行为表示出显然的惊异的时候。为了即刻使事情得到个结果，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交给大文克尔先生说：

“这信，先生，是你儿子写的。你看了内容就知道，他的未来的幸福是全靠你的慈爱的体谅来决定了。我请你极其平心静气

地阅读一下以后再用唯一应该用的口气和精神跟我讨论，那我就感谢得很了。你看我不预先通知就在这样晚的时候来拜访，”匹克威克先生略微对两位同伴瞥了一眼，接着说，“而且是在这样的不利的情境之下，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决定对你儿子的重要性和他对这问题的极度焦急了。”

说了这番序言，匹克威克先生把四张用上等的优良信纸写得密密层层的悔过书放在吃惊的老文克尔先生手里，又坐在椅子上，注视着他的神情和态度；他很急，那是真的；不过他却带着坦然的神色——觉得自己并没有参与什么需要原谅或者掩饰的事的绅士所具有的坦然神色。

老码头主把信翻过来。看了正面、反面和两边；精细地察看了封缄上的胖小孩；抬起眼睛望着匹克威克先生脸上；然后，坐上高凳子，把灯拉近些，拆开封蜡，展开信来，举到灯光下面，预备读了。

正在这时候，鲍伯·索耶先生——他的小聪明已经潜伏了一些时候了——把两手放在膝头上，模仿那位已故的小丑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做出一副嘴脸。碰巧大文克尔先生并不像鲍伯·索耶先生所想的专心致力地在看信，他偶尔越过信纸一看，正好看见了鲍伯·索耶先生；他正确地推测那副嘴脸是做出来嘲笑和作弄他的，于是他就用那么严厉的眼色盯住鲍伯，使得那副已故的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逐渐分解成一种非常妙的卑恭和惶恐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吗，先生？”在一阵沉默之后，老文克尔先生问。

“没有，先生，”鲍伯答，丑角的残余全都不存在了，除了两颊特别发红。

“你真的没有吗，先生？”大文克尔先生说。

“噢！没有呵，先生，完全没有，”鲍伯回答说。

“我想你说了，先生，”老绅士接着说，带着气愤的强调语气。
“或许你是望着的吧，先生？”

“啊，没有！先生，一点也没有，”鲍伯答，极其有礼貌。

“听见这话我很高兴，先生，”大文克尔先生说。庄严地对难为情的鲍伯皱了皱眉以后，老绅士又把信举到灯光下面认真地看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紧张地看着他从第一页的末尾转到第二页的开端，又从第二页的末尾转到第三页的开端，再从第三页的末尾转到第四页的开端；但是他的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动，可以使人看出他怀着什么心情来接受他儿子结婚的消息，而那消息匹克威克先生知道在开头的六行内就说到的。

他把信看到最后一个字；用一个事业家的小心仔细把它又折好；而正当匹克威克先生预期着一阵愤慨要大发作的时候，他却把一支笔向墨水缸里蘸蘸，像在讲账房里的极其普通的事情一样平平静静地说：

“那生聶尔的通讯处是哪里，匹克威克先生？”

“乔治和兀鹰旅馆，目前是这里，”那位绅士答。

“乔治和兀鹰旅馆，那在什么地方？”

“乔治场，伦巴德街。”

“在首都？”

“是的。”

老绅士一板一眼地把地址写在信封后面，然后把它放进写字台里，锁了，一面离开板凳，把那串钥匙放进口袋，一面说：

“我想是没有别的事稽留着我们吧，匹克威克先生？”

“没有了，亲爱的先生！”那位热心肠的人在愤然的惊异中说。“没有了！对于我们这位青年朋友一生中的这件重大的事情，你没有什么意见要表示吗？不通过我告诉他你还爱他和保护他吗？不说一些足以鼓舞和支持他，以及那向他寻求安慰和扶助的女孩子的话吗？亲爱的先生，想想吧。”

“我会想的，”那位老绅士答。“现在我没有什么话说，我是一个作生意的人，匹克威克先生；我对于任何事情从来不草率从事，据我所看到的说来，这事的状况我一点都不欢喜。一千镑并不是大数目呵，匹克威克先生。”

“你说得很对，先生，”班·爱伦插嘴说，刚刚清醒得明白了他没有费一点劲就花掉了他的一千镑。“你是个明白人；鲍伯，这人非常聪明呢。”

“我很荣幸，能够有你这位先生赏给我这样的恭维，”大文克尔先生说，鄙视地看着那位正含意无穷地摇着头的班·爱伦。“事实是，匹克威克先生，当我允许我的儿子游历年把工夫来见识见识人情世故（他是在你的保护之下这样做了），免得他涉世的时候还是一个会被一切人欺骗的寄宿学校出身的脓包，我当初决没有料想到这事的。他对于这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假使我因此撤销我对他的支持，他是没有惊讶的必要的。他等着我的答复吧，匹克威克先生。夜安罗，先生。玛格莱特，开门。”

在这期间，鲍伯·索耶一直用胳膊肘推班·爱伦先生，叫他说点对劲的话；因此，班毫无预示地突然冒出了一句简短而热烈的

“先生，”班·爱伦先生说，用一双非常昏花而沮丧的眼睛盯

住那位老绅士，右胳膊狂暴地上下挥动着，“你——你自己应该觉得害羞。”

“作为那位小姐的哥哥，你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判断者了，”大文克尔先生反唇相讥。“请吧；够了，请你不要再多说了，匹克威克先生。夜安，绅士们！”

说着，老绅士端起蜡台，开了房门，有礼貌地指示着过道。

“你会后悔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咬紧牙关遏制着怒气，因为他知道这对于他的青年朋友可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目前我倒有不同的想法，”大文克尔先生冷静地回答说。“再说一次，绅士们，祝你们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用发怒的大步子走到街上。鲍伯·索耶先生呢，完全被老绅士的态度的决断镇压住了，也走出了门，班·爱伦先生的帽子随即滚下了台阶，而班·爱伦先生的身体也紧跟着滚下来了。全体默然地走了，没吃晚饭就上了床；匹克威克先生在入睡之前想着，假使知道老文克尔先生是这样道地的生意人，很可能他是决不会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拜访他的。

第五十一章

这里，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旧相识。主要由于这次巧遇，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这里记下的一些动人心魄的趣事，那是关于两位有权力的大名人的

在八点钟的时候扑到匹克威克先生视线上的晨光，一点都不能够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或者减轻他的使者职务的意外结果所给予他的沮丧。天空又黑暗又阴沉，空气潮湿而阴冷，街上又湿又滑。烟，呆呆地悬在烟囱顶上，像是缺乏上升的勇气；雨缓慢而顽固地下着，像是连倾注的精神都打不起。在马厩那儿的一只斗鸡，完全失去了它平素那种精神抖擞的气概，悲哀地用一条腿平衡着身体站在一个角落里；一头驴子，在一间下房的狭窄的屋顶下面垂着头出神，从它的沉思而悲哀的脸色看来好像在想自杀。在街上，只看见雨伞，只听得见木屐的劈拍声和雨点的泼溅声。

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很少谈话；连鲍伯·索耶先生都受到

了天气的影响和前一天的激动心情的影响。用他自己的意味深长的说法，他是“吃瘪”了。班·爱伦先生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也是这样。

在长时间期望天气转晴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了，伦敦来的昨天的晚报，那种强烈的兴味只有人们在极度无聊的情形中才有的；地毯上的每一吋都在同样的坚持精神下被踏遍了；往窗外窥探了好多次，多得值得追加一笔附加税了；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提过了，又放过去；终于，当正午来临、而情况变好一些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果断地拉铃叫人把轻马车备好。

虽然路上是泥泞的，蒙蒙细雨比以前下得更大，虽然泥和水溅到马车的敞着的窗户里，弄得里面的一对和外面的一对几乎同样地不舒服，然而在这种行动中有一种东西，并且有一种起来行动的感觉，那无疑是比幽禁在一间气闷的房子里，看着气闷的雨点滴落在气闷的街上强一些，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一致公认这种变动是很大的改进，并且奇怪他们早先怎么会不这样，却耽误了这么久。

他们在考文特利停下来换马的时候，那些马身上冒出来的蒸气把马夫都完全遮蔽住了，但是听得见他的声音在雾里说，他希望获得仁爱会下次颁发的第一个金质奖章，因为他替左马驾驶人把帽子脱下来；要不是他极其镇静地很快把帽子从左马驾驶人头上扯下来，并且用一把干草擦干了那位喘吁吁的人的脸。这位看不见的绅士说，从帽子边淌下来的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淹死了他（左马驾驶人）。

“这很有趣，”鲍伯·索耶说，翻起了外衣领子，并且拉起披肩捂住嘴巴，好集中刚吞下去的一杯白兰地的热气。

“非常有趣，”山姆答，泰然自若。

“你好像不在乎呢，”鲍伯说。

“噢，我看不大出在乎又有什么好处，先生，”山姆答。

“这倒是一个驳不倒的理由呢，无论如何，”鲍伯说。

“是呀，先生，”维勒先生答。“不管怎样，对的总是对的，就像那位青年贵族说的罗，那是在人们把他登记在年俸名单里的时候，而这又是因为他母亲的叔父的妻子的祖父有一次曾用轻便的火绒箱替王上点过烟斗。”

“这个主意不坏，山姆，”鲍伯·索耶先生赞许地说。

“正像那青年贵族以后的一生每逢四季结账日子就说的罗，”维勒先生答。

“你以前，”山姆在短短的沉默之后，对那马车夫瞥了一眼，把声音压低成一种神秘的耳语声说，“你以前，当你做锯骨头的徒弟的时候，曾经被请去拜访过马车夫没有？”

“我记不得拜访过，”鲍伯·索耶答。

“在你游魂（就像他们说鬼怪的话）的那个医院里，你从来没有见过马车夫吧？”山姆问。

“没有，”鲍伯·索耶答。“我想是没有看见过。”

“你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教堂墓地里有骑马车夫的墓碑，或者见过死的马车夫吗？”山姆问，接着是问答式的对话。

“没有，”鲍伯答，“从来没有。”

“没有！”山姆得意地接着说。“将来也永远不会的；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没有人看得到的，那就是死驴子——谁都没有见过死驴子，除了那位穿黑绸短裤、认识那位养着一只山羊的少女的绅士；而那是一只法兰西驴子，所以很可能并不是纯种的驴子。”

“那末，这和马车夫有什么关系呢？”鲍伯·索耶问。

“关系在这里呵，”山姆答。“可不要像一些敏感的人那么过火，硬说马车夫和驴子都是不死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每逢他们觉得自己变僵硬了，做完了他们的工作，他们通常就一道走掉，一个马车夫带一双驴子；他们的结果，谁也不知道，不过很可能他们是到另外的什么世界上寻快乐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见过驴子或是马车夫在这个世界上享乐过！”

就这样发挥着这种博学而出色的理论，并且引用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统计上的和其他的事实作为论证，山姆·维勒消磨了到达邓丘奇之前的那段时间，到这里又换上没遭雨淋的左马驾驶人和新的马匹；下一站是达文特利，再下一站是吐斯特；在每一站的终点雨都比每一站的起点下得大。

“我说呀，”鲍伯·索耶朝马车窗户里看，提出异议说，那时他们到了吐斯特的沙拉森头旅馆的门口，“这可不行呵，你们知道。”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刚好由瞌睡里醒过来，“恐怕你们身上都淋湿了。”

“啊，恐怕，是吗？”鲍伯回嘴说。“不错，我是有点儿那个——也许是，湿得很难过。”

鲍伯真像是淋湿了，因为雨水正从他的颈子、肘子、袖口、衣裾和膝头上流下来；他混身的衣服潮得发亮，可能被错认为一套现成油布雨衣了。

“我是淋得有点湿了，”鲍伯说，把身体一抖，向四面射出一阵水力学的小雨；他这么做的时候，就像一只纽芬兰狗刚从水里钻出来的样子。

“我想今天夜里继续走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班插嘴说。

“完全不可能，先生，”山姆·维勒说，来帮助谈判了；“要是继续走下去，对于牲口也是残酷的。这儿有床铺，先生，”山姆对他主人说，“一切都又清洁又舒服。非常好的小小的晚餐，先生，他们半个钟头里就能准备好——公鸡母鸡，先生，还有煎小牛肉片；法兰西豆、马铃薯、馅儿饼，清清爽爽。你最好歇在这里，先生，如果我可以推荐的话。听话，先生，就像医生说的罗。”

恰巧沙拉森头的主人这时出现了，他证实了维勒先生的推荐的可靠性，并且作了许多可悲的推测：说马路的情形如何不好，下一站是否换到生力的马还是疑问，雨会下一夜是确定无疑的，明天早上天气会晴也同样是错不了的，还有其他的旅馆老板们熟习的诱人的话，来支持他的邀请。

“好吧，”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一定要用什么办法送一封信到伦敦去，那么明天一早就送到，否则我要不顾一切地再向前走。”

老板开心地微笑。“先生，用一张褐色纸头把信封好，然后交给邮局或者交给伯明罕的夜班马车送出去，那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了。假使先生特别急着要尽量快地送走，你就在外面写上‘立即送达’的字样，那一定会引起人的注意；或者就写‘快递邮件，送到外赏半个银币’，那就更靠得住了。”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末我们就歇在这里。”

“太阳里的光，约翰；生起火来——绅士们身上淋潮了！”——店主叫。“这儿走，绅士们；不用耽心马上的车夫，先生；你拉铃找他的时候我就叫他来，先生。约翰，拿蜡烛来！”

蜡烛拿来了，炉火拨旺了，并且丢进了一大块木柴。十分钟

之内，一个侍者来铺饭桌的台布，窗帘放了下来，炉火灿烂地燃烧着，一切都显得（在所有相当不错的英格兰旅馆里，一切总是这样的）好像几天之前就预料到旅客会来，为他们的舒适做好准备。

匹克威克先生在旁边的一张桌旁坐了，匆匆写了封信给文克尔先生，仅仅通知说他被天气的力量所留难，但是第二天一定到伦敦；到那时候再说他进行的情形。这信很快被包成邮件，由塞缪尔·维勒先生送到柜台上。

山姆把它交给了老板娘，在厨房的火炉前面烘干衣服以后，正打算走回去替主人脱靴子，这时候，偶然向一道半开着的门里一瞥，却被一位绅士的形象吸引住了：那人有一头淡茶色的头发，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大扎报纸，他带着一种固定不移的冷笑在研读一张报上的社论，那冷笑使他的鼻子和脸上其他的容貌卷缩成一种威严的高傲表情。

“嗨！”山姆说，“我应该认识那只脑袋和那副脸蛋；还有那眼镜和阔边的高礼帽！那要不是伊顿斯威尔的人，我就是罗马人。”

山姆立刻吃力地咳嗽起来，目的是引起那位绅士的注意；那位绅士被这声音惊动了，抬起他的头和眼镜，露出一副深沉而若有所思的脸，原来是《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卜特先生的尊容。

“请你原谅，先生，”山姆说，鞠了一躬走向前来，“我的主人就在这里呢，卜特先生。”

“别响，别响！”卜特叫，把山姆拉进房里，关了门，脸上带着神秘的恐惧。

“怎么啦，先生？”山姆问，莫名其妙地四面看看。

“我的名字提都不能提，”卜特答；“附近是浅黄党的区域。假使兴奋而容易起哄的居民知道了我在这里，我就会被撕得粉碎了。”

“哪里的话！当真吗，先生？”山姆问。

“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愤怒的牺牲，”卜特回答说。“且说，青年人，你的主人怎么样？”

“他是去首都路过这里歇一夜，同着两个朋友，”山姆答。

“文克尔先生在内吗？”卜特问，微微皱一皱眉头。

“不，先生；文克尔先生现在在家里，”山姆答。“他结婚了。”

“结婚了！”卜特喊，粗声粗气得惊人，他停了一会儿，恶毒地微笑一下，用低低的、恨恨的声调接着说，“报应得好！”

对于已经失败的敌人发泄了一阵不共戴天的恶意和冷酷的胜利感之后，卜特先生就问匹克威克先生的两个朋友是不是“蓝党”；山姆对于这点知道得和卜特自己一样多，他却给了他一个满意的肯定答复，于是卜特同意跟他到匹克威克先生房里，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随后立刻“批准”了一同吃饭的提议。

“伊顿斯威尔的情形怎么样呀？”匹克威克先生问，这时卜特靠在靠火的一个座位上坐了，大家也都脱了湿靴子，穿了干拖鞋。“《独立报》还存在吗？”

“《独立报》呀，先生，”卜特答，“还在拖着苟延残喘的生命。连少数承认它的卑微无耻的存在的人都憎恶和轻视它；被它所大量散布的污秽言语闷得要死；被它自己的粘液的臭气熏得耳聋眼瞎；这卑污的报纸，幸亏不知道它自己堕落到什么程度，却正在迅速地陷进欺诈的污泥里去，那污泥仿佛是依靠着社会上的

下等卑贱的阶级而获得了坚实的立足点，正向它的可恶的脑袋上面涨着，很快就要把它永远淹没了。”

用凶猛的音节发表了这宣言（那是他上星期发表的社论里的一部分），编辑先生停下来喘一喘气，对鲍伯·索耶凛然地看看。

“你是个年轻人呵，先生，”卜特说。

鲍伯·索耶先生点点头。

“你也是的，先生，”卜特对班·爱伦说。

班承认了这温和的非难。

“只要我活着，我就向这些国度的人民起誓要支持和维护蓝色主义，你们两人都受了很深的熏陶吧？”卜特提醒他们说。

“喂，这我倒不大清楚，”鲍伯·索耶答。“我是——”

“不是浅黄色的吧，匹克威克先生，”卜特打断他说，把椅子拉开一点，“你的朋友不是浅黄色的吧，先生？”

“不是，不是，”鲍伯接上说，“我目前是一种格子花呢；各种颜色的混合。”

“一个动摇分子，”卜特说，很庄严，“一个动摇分子。我愿意给你看看那一连串八篇社论，先生，登在《伊顿斯威尔新闻报》上的。我敢说，你不久就会把你的见解建立在坚实而巩固的蓝色基础上了，先生。”

“我敢说，不用读完，我早就变得灰溜溜的了，”鲍伯答。

卜特先生疑惑地对鲍伯·索耶看了几秒钟，掉过来对匹克威克先生说：

“过去三个月来断断续续在《伊顿斯威尔新闻报》上发表的、而且引起那么广泛的——我不妨说那么普遍的——注意和赞美

的文学评论，你看了没有呀？”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被这问题弄得有点窘了，“事实是，我被别的事情占住了，所以实在还没有得到拜读的机会呢。”

“你应该读一读，先生，”卜特带着严厉的脸色说。

“会读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它们是论中国的一本形而上学的书评，内容丰富，先生，”卜特说。

“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是你的手笔吧，我想？”

“是我的批评家的手笔，先生，”卜特说，傲然的样子。

“我想，是个深奥的问题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非常深奥，先生，”卜特答，显出聪明透顶的样子。“用一个专门的但是意味深长的术语说，他是速成的；根据我的要求，他从《大英百科全书》里弄到了这个题目。”

“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不知道那部宝贵的著作里面包括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任何材料。”

“他，先生，”卜特接着说，把手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膝头上，带着智慧超人的微笑对大家看看，“他从 M 部找到形而上学读了，又从 C 部找到中国读了，于是把材料结合起来的，先生！”

卜特先生的脸上，因为回想到那饱学的大著所显示的力量和研究，而追加上了如此多的庄严，吓得匹克威克先生过了几分钟还没有勇气重新开始谈话；当编辑先生的脸孔逐渐恢复了它那惯常的、道德超人一等的表情的时候，他就大胆地用发问来重新开始谈话。

“可以不可以问一问，是什么伟大的目的使你从家里这么老远到这里来的呢？”

“在我的一切巨大劳动中间推动我和鼓舞我的目的呵，先生，”卜特答，安详的微笑一下，“就是我的祖国的福利呀。”

“我想是有关公益的使命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错，先生，”卜特接着说，“是的。”说到这里，他向着匹克威克先生俯过身来，用深沉而空洞的声音说，“先生，明天晚上浅黄党要在伯明罕开跳舞会。”

“上帝保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不错，先生，还要吃晚饭，”卜特加上一句。

“你说的是真话！”匹克威克先生脱口而出地喊。

卜特不祥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听到这消息虽然装出大为惊恐的样子，但是他对于地方政治如此不熟悉，所以，提到的那个可怕的阴谋的重要性如何，他不能构成一种恰当的理解；看到这一点，卜特先生就拿出最近一期的《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照着念出如下的一段：

偷偷摸摸的浅黄党

一个爬行的同行业者，最近曾热昏了头，喷出他的黑色的毒液徒然而无望地妄想污辱我们出色的和卓越的代表史伦开大人的荣名。远在史伦开获得他现有的高贵而崇高的地位之前，我们就预言，他将有一天，正如他现在这般，既是他的家乡的最光彩的荣耀，和她的最骄傲的夸耀，又是她的勇敢的捍卫者和她的忠实的骄傲。我们说，我们的卑鄙的同时代者曾讪笑一只富丽地刻着花样的镀金煤斗，那是狂喜的选民们赠送给那光荣人物的。无名的人暗示说，为了购买煤斗，史伦开大人自己通过他的管事的一个心腹朋友，缴纳了认捐的全部款项的四分之三多些。噫，这爬行的东西难道没看出，即使这

是事实，史伦开大人只会比以前显得更加——假使那是可能的——可爱和焕发吗？岂不是甚至他的愚钝的感觉也感觉到，实现有选民们全体的愿望，这一和善的和动人的意欲必然永远使他受到那些不比猪坏的，或换句话说，不像我们的同时代者这样下流的、他的同乡们的衷心爱戴吗？但是，这就是偷偷摸摸的浅黄党的卑劣的骗术！这些不是它仅有的诡计。还有出卖味儿。我们勇敢地宣告——我们是受了刺激而来揭发的，我们投到国家和它的警察之前要求保护——我们勇敢地宣告，在这一刻，一个浅黄党的跳舞会正在秘密准备中；那将在一个浅黄党市镇里的浅黄党居民的市镇中心举行；那将由一个浅黄党司仪人主持；那将由四个过激的浅黄党国会议员出席，而入场则将用浅黄党的门票！我们的恶魔般的同行行业者畏缩吗？让他在阳萎的怨恨中扭绞吧，由于我们写出这些字眼：我们要到哪里的。

“瞧，先生，”卜特说，完全筋疲力尽地叠起报纸，“就是这种情形！”

这时老板和侍者进来开饭了，因此使得卜特先生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表示他认为他的生命握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全靠他保守秘密。鲍伯·索耶和班杰明·爱伦两位先生在宣读《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那段文章并且接着讨论期间，早已失礼地睡了觉，这时在耳朵边只轻轻说一声“吃饭”这个符咒般的字眼就醒了；于是他们开始吃饭，有良好的消化伺候着食欲，有健康伺候着这两样，和一个侍者伺候着这三者。

在吃饭和饭后围坐的时候，卜特先生曾经迁就地谈了一会儿家常，告诉匹克威克先生说，伊顿斯威尔的空气不适合他的太太，所以她到几处名胜的温泉旅行，以恢复她平素的健康和精神；这是个漂亮的掩饰，事实是，卜特太太按照她屡次提出的分

居的威胁，根据她兄弟陆军中尉提出交涉来、而由卜特先生作了决定的一个协议，带着她的忠实的侍卫，凭着每年从《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编辑和发行所得到的收入和利息的一半，永久退休了。

正当伟大的卜特先生议论着这些、并且随时引用他苦心琢磨出来的许多精华使谈话为之生色的时候，有一位脸色严厉的客人，从那停在旅馆门口卸完包裹就要走的驿车窗户里喊着问，假使他下车在这里过夜的话，能不能得到必要的床铺的供应。

“当然咯，先生，”老板答。

“是吗？”客人问，他似乎习惯于怀疑的态度的。

“没有疑问的，先生，”老板答。

“好，”客人说。“车夫，我在这里下。车掌，我的毡呢行李袋！”

这客人用有点尖刻的态度向其他乘客道过夜安，下了车。他是一位矮矮的绅士，黑头发非常硬，剪成豪猪似的或是鞋刷子似的式样，挺硬笔直地竖满了一头；他的神色倨傲而阴险；他的态度很专断；他的眼睛锐利而不安定；整个的模样显出一种很自信的情调，和一种比所有别人无限优越的意识。

这位绅士被带进了原来分派给爱国心切的卜特先生的房间；据侍者看到那无独有偶的奇事而哑然失惊之余说，他刚点上了蜡烛，那位绅士就把手伸到帽子里，掏出一份报纸开始阅读起来，脸上所带的表情恰恰就是一小时以前使他为之瘫痪的浮在卜特庄严的脸上的那种傲然的鄙夷表情。侍者又说，卜特先生的轻蔑是被一份叫做《伊顿斯威尔独立报》的报纸所引起的，而这位绅士的残酷的鄙薄却是一份名叫《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报纸所

唤起的。

“叫老板来，”客人说。

“是，先生，”侍者答。

派人去叫老板，并且叫来了。

“你是老板吗？”绅士问。

“我是，先生，”老板答。

“你认识我吗？”绅士问。

“我没有那份荣幸呵，先生，”老板答。

“我的名字是史罗克，”绅士说。

老板微微地低着头。

“史罗克，先生，”绅士骄傲地重复说。“现在你认识我了吧，家伙？”

老板搔搔头，看看天花板，又看看客人，轻微地笑了一笑。

“你认识我吗，家伙？”客人带怒地问。

老板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回答说，“唉，先生，我不认识你”。

“老天爷！”客人说，用捏紧的拳头捶着桌子。“这就是声望！”

老板向门口退了一两步；客人呢，把眼睛对他紧盯着，继续说下去。

“这，”客人说，“这就是多年为了群众而劳作和研究的报答。我潮湿而疲倦地下了车；没有热情的人群拥上来欢迎他们的战士；教堂的钟是沉寂的；就是名字也没有在他们的麻木不仁的胸口引起反应。这，”激昂的史罗克先生说，在房里走来走去，“真足以使你笔里的墨水凝结，足以使你永远放弃你的事业了。”

“你是说要掺水白兰地吗，先生？”老板说，冒昧地作了一个

暗示。

“甜酒，”史罗克先生凶狠狠地转过来对他说。“你这里什么地方有火炉吗？”

“我们马上生一个来，先生，”老板说。

“那要到睡觉的时候才会放出热气了，”史罗克先生阻止他说。“厨房里有人的吗？”

一个人都没有。那里有一个很美的炉火。所有的人都走开了，门已经关上过夜了。

“我靠着厨房炉子去喝掺水甜酒，”史罗克先生说。因此，他收集起帽子和报纸，庄严地高视阔步跟着老板走到那卑微的房间里，向火炉旁边的一把高背长靠椅上一坐，又摆出了讥笑的脸色，开始带着沉默的威严一边读一边喝。

现在，正在这时候，有个什么捣乱的魔鬼在沙拉森头旅馆上面飞着，完全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把眼睛向下一看，碰巧看见史罗克舒舒服服地安坐在厨房火炉旁边，而卜特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喝酒喝得有点醉了；因此，这恶毒的魔鬼用不可想像的速度射进后面那间房里，立刻钻进了鲍伯·索耶先生的头，使他为他（魔鬼）的恶毒目的说了这样的话：

“喂，我们的炉子熄掉了。下雨之后冷得不得了呢，是吗？”

“真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打着寒颤。

“到厨房火炉旁边抽一支雪茄可不坏呀，是吗？”鲍伯·索耶说，受了上面说的那魔鬼的煽动。

“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我想，”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卜特先生，你觉得怎么样？”

卜特先生表示同意；于是四位旅客各人手里带着自己的酒

杯，立即动身到厨房里去，由山姆·维勒走在头里带路。那位陌生的客人还在读；他抬起头来，吃了一惊。卜特先生也吃了一惊。

“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用噓噓的低声说。

“那个爬虫！”卜特答。

“什么爬虫？”匹克威克先生说，四面看着怕踩了什么长得特别大的黑甲虫，或者像生了水肿病的大蜘蛛。

“那个爬虫，”卜特低声说，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臂，指指那个陌生的客人，“那个爬虫——史罗克，《独立报》的！”

“也许我们还是避开的好，”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说。

“决不，先生，”卜特答——在三心两意中鼓着酒后的勇气——“决不。”说了这些，卜特先生就在对面的一把高背长靠椅上坐好，从一小卷报纸里选出一张，开始阅读着，对抗他的敌人。

卜特先生当然看的是《独立报》，史罗克先生呢，当然是《新闻报》；两位绅士各自用怀恨的大笑和讥讽的鼻息明白表示他对另一位的作品轻蔑；随后，他们开始运用更公然的说法，类似“荒谬”、“卑劣”、“凶恶”、“骗子”、“无赖”、“脏”、“齷齪”、“粘液”、“阴沟水”等批评字眼。

鲍伯·索耶和班·爱伦两位先生怀着一定程度的愉快看着这种种敌对和仇恨的表示，以至于附带着给那正被他们用劲抽着的雪茄添了很大的味道。到他们开始觉得乏味的时候，爱玩鬼把戏的鲍伯·索耶先生很有礼貌地对史罗克说：

“你看够了你的报纸的时候，先生，允许我看一看吧？”

“你会发现你为这可鄙的东西费神是很不值得的，先生，”史罗克答，投给了卜特一种撒旦式的睨视。

“这张你现在就可以拿去，”卜特抬起头来说，忿怒得脸色发

白，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话声都颤抖着。“哈！哈！这个家伙的无耻会叫你觉得有趣呢。”

“东西”和“家伙”都是用可怕的强调口吻说的；两位编辑先生的脸开始因为挑战而发烧了。

“这个可怜人的下流恶劣透了，”卜特说，装做对鲍伯·索耶说话，却怒冲冲地睨视着史罗克。

这时，史罗克先生非常开心地大笑一声，把报纸叠得便于读新的一栏的样子，说，这个傻瓜真叫他觉得有趣。

“这家伙是一个多么不要脸的冒失鬼呵，”卜特说，脸从粉红色变成大红色了。

“你读过这个人的什么笨话吗，先生？”史罗克问鲍伯·索耶说。

“从来没有，”鲍伯答；“写得很坏吗？”

“啊，坏极了！坏极了！”史罗克答。

“的确！噫呀，太可怕了！”卜特在这当儿大叫说，一面还装做专心在看报。

“假使你能够吃力地看几句恶毒、下贱、虚伪、伪誓、欺诈和伪善的文章，”史罗克说，把报纸递给鲍伯，“那你也许能有所获，就是这不合文法的爱讲废话的人的文笔会引得你发一阵笑。”

“你说什么，先生？”卜特问，抬起头，激昂得浑身发抖。

“那干你什么事，先生？”史罗克答。

“你说不合文法的爱讲废话的人，是吗，先生？”卜特说。

“是的，先生，是我说的，”史罗克答；“我还要说蓝色的讨厌东西，先生，假使你更欢喜那说法的话；哈！哈！”

卜特先生对于这诙谐的侮辱不置一辞，只是悠闲地叠起他那份《独立报》来，小心地掀掀平，放在靴子底下踩碎，彬彬有礼地对上面吐一口唾沫，于是把它投进火炉。

“瞧，先生，”卜特说，从炉灶旁边退开，“对付办这报的腹蛇，我就用那样的方法，要不是我——算他运气——被国家的法律约束着的话。”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叫，跳起来：“在这种时候，先生，他是决不向法律求救的。对付他吧，先生！”

“听呀！听呀！”鲍伯·索耶说。

“再公平也没有了，”班·爱伦先生说。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又说一遍，声音很大。

卜特先生对他射了鄙夷不屑的眼色，那眼光会叫一只铁锚也畏缩呢。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又说，声音比先前更大。

“我不，先生，”卜特答。

“啊，你不，你不吗，先生？”史罗克先生用嘲弄的态度说：“你们听见啦，绅士们！他不；不是因为他害怕；啊，不是，他不。哈！哈！”

“我把你当作，先生，”卜特先生说，被这讥讽打动了，“我把你当作一条蝮蛇。我认为你，先生，是一个由于最无耻、丢脸和可憎的社会活动而使自己不齿于人群的人。先生，不管是你个人方面或者政治方面，我都把你看作一条最无比的和最纯粹的蝮蛇。”

这愤慨的“独立者”不等听完这种人身攻击，就抓起他的塞满了零碎东西的毡袋，趁卜特转过身去的时候，把它举在空中，

让它扫了一个圆圈落到卜特头上，恰好打中卜特的是装着一把大头发刷子的那个袋角，因此发出一声全厨房都听见的锐利的“扑通”声，并且使卜特立刻跌在地上了。

“绅士们，”卜特跳起来抓住一把火铲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叫，“绅士们！看上天的面上考虑考虑——救命啊——山姆——来——请你们——来拉架呀，大家来呀。”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不连贯的叫唤着，冲进狂怒的交战者之间，赶上去正好身体这一边受了毡袋的打击，另外一边受了火铲的捶打。不知道是伊顿斯威尔的公意的代表们怨恨得盲目了呢，还是因为这两位精明论客看出来有第三者在他们中间承受一切打击这种好处呢，总之他们对于匹克威克先生丝毫不加注意，只管非常有劲地激战着，毫无惧色地频频运用毡袋和火铲。匹克威克先生无疑要由于他的仁慈干预而结结实实地挨一顿打了，幸亏维勒先生听见了主人的叫唤，冲了进来，随即抓起一个面粉袋把那位雄伟的卜特连头带肩套住，紧紧捏住了他的两肘，有效地拦住了这场冲突。

“把另外一个疯子的毡袋拿掉，”山姆对班·爱伦和鲍伯·索耶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旁边东闪西躲，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乌龟壳做的刺络针，预备给第一个被打昏的人放血。“把它丢下来，你这无聊的小人儿，要不我就把你闷死在里面。”

“独立者”被这些威胁吓住了，也是接不上气了，所见就让人家缴了械；维勒先生从卜特身上取下了灭烛帽*，向他下了一个警告放他自由。

* 灭烛帽，大多铜质，似帽形，套在烛芯上作灭烛之用。

“你们安安静静睡去吧，”山姆说，“要不我就把你们两人放在一张床上，让你们扎住了嘴巴打个分晓，就是有一打人玩这些把戏的话，我也这么办。你呢，先生，请你到这里来吧。”

对主人这么说了，山姆就拉住他的手臂，带他走了，同时，敌对的编辑先生们在鲍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伦先生各别监视之下被老板分头带去睡觉；他们一路走，一路吐出许多难听的威胁话，并且含糊其辞地约定第二天拚个你死我活。然而当他们思量一番之后，觉得他们在印刷品上拚一拚更好一些，所以他们就不加耽搁地重新开始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行为；而他们的英勇就响遍了全伊顿斯威尔——在纸上。

第二天一早，别的旅客都还没有起身，他们就各自搭了一辆马车走了；现在天气已经晴朗了，那轻马车上的伙伴们就又把他们的脸朝着伦敦。

第五十二章

维勒家发生了严重的变故，红鼻子史的金斯先生太早地垮了台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假使贸然把鲍伯·索耶或者班·爱伦介绍给那年轻的伉俪，而他们还没有充分准备接见他们的话，那是不大好的；并且他觉得应该尽可能免得爱拉白拉难为情才好；所以他提议，他和山姆在乔治和兀鹰附近下车，而那两位青年就暂时在随便什么地方待一待。他们很乐意地赞成了这个提议，因此付之实行：班·爱伦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就上波洛最远那头的一家隐僻的小酒店去了：这个小酒店的门后面，在从前那些日子，是常常出现他们两位的名字的——名字下面跟着一长串用粉笔写的繁复的账目。

“喂呀，维勒先生，”漂亮的女仆在门口迎着山姆说。

“爱我吗，那是我巴不到的罗，我的亲爱的，”山姆答，落在后面让主人走远了听不见。“你是多么漂亮的人儿呀，玛丽！”

“呀，维勒先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玛丽说。“啊！不要，维勒先生。”

“不要什么，我的亲爱的！”山姆说。

“喂，那个，”漂亮的女仆答。“呀，滚开点。”一面这样劝告着，漂亮女仆一面笑着把山姆推到墙上，说他把她的帽子撞翻了，把她的发髻弄乱了。

“而且，把我要对你说的话也给妨碍了！”玛丽接着说。“有一封信在这里等了你四天；你走了没有半个钟头就来了；不但如此，那上面还写着是封急信呢。”

“信在哪里，我的爱？”山姆问。

“我替你收好了，要不，我敢说早已弄掉了，”玛丽答。“哪，拿去；真算你造化。”

说着，并且经过许多微妙的卖弄风情的怀疑恐惧以后，说希望她没有弄掉了才好，于是从颈子下面的小小的精致无比的棉纱褶领里掏出信来递给山姆，他因此非常殷勤和热忱地把它大吻一阵。

“我的天老爷！”玛丽说，整理着褶领，并且装着不觉得什么，“你似乎一下子突然欢喜起来了。”

维勒先生听了这话只霎一霎眼睛作为回答，那里面包含的热烈的意味不是任何描写所能传达其万一的；于是靠着玛丽在一个窗台上坐了，打开信来看了一眼它的内容。

“哈罗！”山姆喊，“这都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事吧，我希望？”玛丽说，从他肩头上窥探着。

“保佑你的眼睛，”山姆说，抬起头来。

“不用管我的眼睛；你读你的信要紧，”漂亮的女仆说；她这么说的时侯，却把她的眼睛霎得那么狡猾和美丽，简直完全是不可抵抗的了。

山姆接了一吻提了提精神，读信如下：

寄自格兰培候鼠道金

星期三日

我亲爱的山姆儿

我很难过有这快乐给带坏小息你后娘伤风爱寒因不小心欠坐雨中湿草上听牧司讲到到深夜因他灌包叁水白兰地杀不住话几点钟之后才清星一点医生说假如吞叁水白兰地在事前不在事后就好她的轮子立克加油相到的一切办法都做了你父亲希王她乖乖的没事如常但是她转上拐角我的儿走错了路冲下坡子冲劲你没有见过那么大医生立克下药中究母效在昨晚六点差二十分钟付过最后税卡开完这路准时抗达或者一部分因她所带行李很少的元古吧且说你父亲说你假如来看我山姆他是感射不已因他狠狐苦令丁塞缪尔那字他说这样写法我说不对并且有许多事要商量他相信你老板不反堆当然不的罗山姆因我狠明白他所以他代至敬意我也在内我是塞缪尔倒梅该死的你的

汤尼·维勒。

“多难懂的信呀，”山姆说；“谁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多他呀我的！这不是我父亲写的，除了这个用正楷写的签名；那是他的笔迹。”

“或者是他请什么人替他写了，后来自己签名的，”漂亮的女仆说。

“慢一点，”山姆答，又读一遍，并且这里那里地停顿下来想想。“你说得对。写信的人把不幸的消息写出来的时候倒挺好的，但是后来我父亲来看了，他多管闲事，就弄得一团糟了，他就是干这种好事的。你对，玛丽，我的亲爱的。”

查明了这一点，山姆就把信又读一遍，似乎这才对它的内容有了个清楚概念的样子，一面折信一面深思地说：

“那末这可怜的人是死掉了！我很难过。她倒不是一个生性

不好的女人，假如那些牧师不缠住她的话。我非常难过的。”

维勒先生用那么严肃的态度说了这话，所以漂亮女仆垂下眼皮，显出很庄严的样子。

“无论如何，”山姆说，把信放进口袋，轻轻叹一口气，“现在——并且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就像那老太太嫁了当差的以后说的罗。现在没有办法了，是吗，玛丽？”

玛丽摇摇头，也叹一口气。

“我要拿这个去见皇上请假，”山姆说。

玛丽又叹一声气——那信是那么感人呵。

“再会！”山姆说。

“再会，”漂亮女仆答，掉过头去。

“喂，握握手吧，好吗？”山姆说。

漂亮女仆伸出一只手来——那虽然是女仆的手，却是很小巧的——就起身要走了。

“我不会去很久的，”山姆说。

“你老是出去，”玛丽说，把头极其轻微地在空中一扬。“你刚刚来，维勒先生，马上又走。”

维勒先生把这婢仆中的美人拉得紧靠着自己，开始对她低声耳语，这谈话没有进行多久，她就掉过脸来又赏光地望着他了。当他们分别的时候，她有一种决计免不了的必要，先回到自己房里整理一下帽子和发髻，才能够在她的女主人面前露面；她去完成这先导的仪式的时候，一面用轻盈的小步子跑上楼梯，一面从栏杆上一再朝山姆点头和微笑。

“我至多去一两天，先生，”山姆已经把他父亲丧妻的消息报告匹克威克先生之后，说。

“需要多少时候你就留多少时候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完全允许你留着。”

山姆鞠了一躬。

“你告诉你父亲，山姆，假如我对于他的现状能够有所裨益，我是极其情愿和准备尽力给他帮助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谢谢你，先生，”山姆答。“我会说的，先生。”

于是，说了些互相表示好意的话之后，主仆两人就分别了。

塞缪尔·维勒从一辆路过道金的驿车的御者座上下来、站在离格兰培侯爵几百码远的地方的时候，正是七点钟。那是又冷又阴沉的夜晚；小街上显得寂寞而凄凉；那高贵和英俊的侯爵，他的红木的脸上似乎带着比平常更伤心和更忧郁的表情，在风中摇来晃去，悲哀地发着叽叽轧轧的声音。遮窗板是拉下了的，闩板上了一部分；那些经常在门口成群游荡的人现在一个也不见了；这里又寂静又荒凉。

山姆看到没有人可以让他先问一些问题，就轻轻走了进去。四下一环顾，很快就远远地看到他父亲了。

那位鳏夫正坐在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的一张小圆桌旁边，抽着烟斗，眼睛紧盯着炉火。葬礼显然已经在那一天举行过了；因为在他还戴在头上的呢帽上，有一根大约一码半长的黑色飘带，它从椅背上松松地拖下来。维勒先生处在非常出神和深思的状态；虽然山姆喊了他的名字几次，他还是带着那种凝神而安静的脸色继续抽烟，直到他儿子把手掌放在他肩头上，这才把他惊醒了。

“山姆，”维勒先生说，“欢迎你。”

“我喊了你五、六次，”山姆说，把帽子挂在一只木钉上，

“你都听不见。”

“没有听到呵，山姆，”维勒先生答，又若有所思地看着炉火了。“我在幻想，山姆。”

“什么？”山姆问，把椅子向火炉边拉过去。

“在幻想，山姆，”维勒先生说，“关于她的，塞缪尔。”说到这里，维勒先生把头向道金坟场那方向一扭，无言地表示他所指的是已故的维勒太太。

“我在想，山姆，”维勒先生说，很真诚地越过烟斗斜眼看着他儿子，好像要使他相信，他即将宣布的话无论显得多么离奇和难以置信，然而却是冷静而慎重地说出来的，“我在想，山姆，整个说来，她去了我是很伤心的。”

“唔，应该这样嘛，”山姆答。

维勒先生点点头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又把眼睛盯牢炉火，喷出一阵烟遮住了自己，深深思索起来。

“她说的那些话非常有道理，山姆，”维勒先生沉默了很久之后用手驱开烟雾说。

“什么话？”山姆问。

“是她病了以后说的，”老绅士答。

“说些什么呢？”

“意思是这样的。‘维勒，’她说，‘我恐怕没有替你做到我应该做的呵；你是个心肠很好的人，我本来应该使你的家庭更舒服点儿的。我现在才明白，’她说，‘但是已经太迟了，我才明白假如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要信奉宗教，她应该从负担家庭的责任开始，使她周围的人们愉快和幸福，假使她要在适当的时候进教堂、小礼拜堂或者别的什么呢，千万要当心不要把这种事情变作

懒惰和任性的借口。我就是这样的呵，’她说，‘我为那些比我沉湎得更厉害的人浪费了时间和财产；但是希望我死了之后，维勒，你会想想我从前没有认识那些人的时候，想想我生来的真正的样子。’‘苏珊，’我说——我被这些话一下子抓住了，塞缪尔呵；我不否认的，我的儿——‘苏珊，’我说，‘你是我的好老婆呵，完全是的；不要说那些了；不要失掉勇气，我的爱；你还会活着看我捶那个史的金斯的头的。’她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塞缪尔，”老绅士说，用烟斗压住一声叹息，“但是她终于死掉了！”

“唔，”隔了三四分钟——这时间被老头子慢腾腾把头摇来摇去和庄严地抽着烟消耗掉了——山姆说话了，为了给他一点亲切的安慰：“唔，老头子，我们都是免不了的，迟早。”

“是呀，山姆，”大维勒先生答。

“那全是天意，”山姆说。

“当然罗，”他的父亲回答说，点头表示郑重赞同。“要不然，那些办丧事的人怎么得了呀，山姆？”

老维勒先生把烟斗放在桌上，带着沉思的脸色拨动着炉火，沉湎于由刚才那句话所打开的广大的推想领域里了。

正当老绅士这么着的时候，一个模样儿很健美的穿着丧服的厨娘，原先是在酒吧间忙着什么的，轻轻走进了房间，对山姆丢了许多媚笑作为招呼之后，就静静地站在他父亲椅子后面，用一声轻咳宣布她的来临：这声咳嗽并没有受到注意，所以接着又来了比较大的一声。

“哈罗！”大维勒先生说，掉过头来的时候拨火棒掉下了地，他连忙把椅子拉开一点。“什么事情呀？”

“喝杯茶吧，那才是好人呢，”那位健美的女性哄小孩似的回

答说。

“我不要，”维勒先生答，态度有点暴躁，“回头我再见你，”——维勒先生连忙抑制自己，低声补充说。“走开吧。”

“噯呀呀；倒楣事情多容易叫人改变呀！”那女士说，抬头看看。

“那是这件事和医生之间唯一能够使我改变的东西，”维勒先生咕噜着说。

“我真没有见过脾气这样坏的人，”健美的女子说。

“不用介意——那完全是为我自己好呀；这话是那悔过了的小学生挨了人们鞭打之后说来安慰自己的，”老绅士答。

健美的女子带着怜惜和同情的神情摇摇头；于是向山姆诉说似的问他，他的父亲是不是真应该努力打起精神而不应该这样消沉下去。

“你瞧，塞缪尔先生，”健美的女子说，“我昨天就和他说过，他会觉得孤单的，他不得不这样的，先生，但是他应该不要丧失勇气，因为，唉，我敢说我们都可怜他的损失，并且愿意替他尽力的；人生在世没有比这种事情更坏的了，塞缪尔先生，那是不能补偿的呢。这话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对我说的，那时我丈夫才死。”发言者说到这里，把手伸出来捂住嘴巴又咳嗽一声，爱恋地看着大维勒先生。

“对不起，太太，我现在不要听你的谈话，你走开好不好？”维勒先生用郑重而坚定的声调问。

“唉，维勒先生，”健美女子说，“我敢说，我同你说话完全是出于好意呵。”

“好像是是的，太太，”维勒先生答。“塞缪尔，领这位太太出

去，就把门关上。”

这句暗示对那健美女子并非没有效验；她立刻走出房间，砰地一声带上了门，因此使大维勒先生气得向椅背上一仰，浑身冒着大汗，说：

“山姆，假如我再一个人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只要一个星期，我的儿——那个女人就要用武力嫁给我了，还不用等一个星期过完哪。”

“什么！她这样欢喜你吗？”山姆问。

“欢喜！”他父亲答，“我简直不能叫她离开我。假如我是锁在一只防火的保险箱里，她也会想法子找到我的，山姆。”

“多有味儿，这样被人追求着！”山姆说，微笑着。

“我一点不以为骄傲，山姆，”维勒先生答，猛然拨着火，“这是可怕的处境。我是真正被它赶出家去了。你的可怜的后娘还没有断气，就有一个老太婆送我一瓶果子酱，另外一个是一瓶果子冻，还有一个泡了该死的一大壶甘菊茶亲手送来。”维勒先生带着极其轻蔑的神情住了口，随后，四面看看，用嘘嘘的低声加上一句，“她们都是寡妇，山姆，都是的，只除了送甘菊茶的那个，她是一个独身的五十三岁的年轻女子。”

山姆做出一副滑稽相作为回答，老绅士打破一个顽强的煤块，脸上带着那样认真和恶毒的表情，好像它就是上述的一个寡妇的脑袋似的，随后说：

“总之，山姆，我觉得我在哪里都不安全，除了在驾驶座上。”

“为什么那里比别处安全？”山姆插上来问。

“因为车夫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呵，”维勒先生答，紧盯着他儿子。“因为车夫做事可以不受怀疑，别人就不行；因为车夫可以

在八十哩路当中和女人要好，却没有人会认为他要讨她们哪一个做老婆。别的人谁能这样呢，山姆？”

“唔，那倒也有点道理，”山姆说。

“假如你的老板是个车夫，”维勒先生推论说，“你想，纵使事情弄到极端，陪审官会判他的罪吗？他们不会的罗。”

“为什么？”山姆说，有点不以为然。

“为什么！”维勒先生答复说；“因为那是违反他们的良心的呵。一个真正的车夫是独身和结婚之间的一种锁链，每个吃法律饭的人都知道的罗。”

“什么！也许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大家宠爱的人，却又没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吧！”山姆说。

他父亲点点头。

“怎么弄成这种地步呢，”做父亲的维勒先生继续说，“那我可说不出。为什么长途马车夫有这样的魔术，他经过每个市镇，永远受到一切年轻女人的仰慕*——可以说是崇拜——那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是这种情形就是了；那是自然的法则呵——一种指数，就像你的可怜的后娘常说的罗。”

“气数，”山姆说，纠正老绅士的话。

“很好，塞缪尔，你欢喜的话就说气数吧，”维勒先生答；“我管它叫指数，物价涨得这样了，他们在报上还是发表那指数，那不是我们不懂的一种安排吗？如此而已。”

说着，维勒先生又把烟斗装上、点上，又一次显出深思的脸

* “仰慕”也可作“抬头望着”解；马车夫高坐御者座，任何女子除非不看他，要看则必须仰望也。

色，继续说道：

“所以，我的孩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结婚，我看不出留在这里结上婚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不愿意使自己跟那些社会上的有趣的人物完全隔离，我就决定去赶安全号，重新住在贝尔·塞维奇，那是我生来配去的地方呵，山姆。”

“这里的生意怎么办呀？”山姆问。

“生意，塞缪尔，”老绅士回答说，“牌子、存货和装置，都盘掉；弄出钱来，照你后娘去世之前不久要求我的，提出两百镑放在你的名下，去投资——那玩艺儿你们叫什么呀？”

“什么玩艺儿？”山姆问。

“就是老在首都上上下下的罗。”

“公共马车吗？”山姆提醒说。

“胡说，”维勒先生答。“那玩艺儿老是涨呀跌的，跟政府公债、国库券什么的很有关系的。”

“啊！财政基金，”山姆说。

“噯，”维勒先生答，“基金；两百镑替你投资基金，塞缪尔；利钱四分半的‘减价统一公债’，山姆。”

“多谢这位太太想到我，”山姆说，“我非常感激她。”

“其余的钱存在我的名下，”大维勒先生继续说：“到我走完了我的路，那就归你，所以，我的孩子，你当心不要一下子就花掉了，并且当心不要让哪个寡妇打听到了你的财产，否则你就完了。”

发了这个警告之后，维勒先生带着比较开朗的脸色重新抽起烟斗来；这些事情一宣布，似乎使他的心情大为安适了。

“什么人在敲门呢，”山姆说。

“让他敲去，”他父亲答，架子很大的样子。

山姆遵守了这指示。门上又敲一下，后来又敲一下，再后来敲了一大阵；因此山姆就问为什么不让敲门的人进来。

“别响，”维勒先生带着畏惧的神色低声说，“不要去理它，山姆，也许是那些寡妇里面哪一个呵。”

既然不理睬敲门，那位还没有让人看见的客人隔了一会儿之后就冒昧推开门朝里张望了。从那半开半掩的门里伸进来的不是女子的头，而是史的金斯先生的长长的黑头发和红红的脸。维勒先生的烟斗从手里滑下去了。

这位牧师用几乎觉察不出的进度一点一点把门推开，直到开的门缝刚刚足以让他的瘦长身体通过，于是溜进房间，随手很小心和很轻地把它关上。他转身对着山姆，抬起两只手和两只眼，作为他对这家庭所遭遇的灾难的说不出的悲伤表示，就把高背椅子端到火炉旁边他坐惯的角落里，在椅子边上坐下，掏出一条褐色的手绢，把它应用到他的视觉器官上。

当这些事在进行的时候，大维勒先生靠在椅背上，眼睛张得大大的，两手撑住膝头，一脸凝神和不堪的惊讶。山姆完全沉默地坐在他对面，怀着急切的好奇心等着这场面终结。

史的金斯先生把褐色手绢在眼睛前面捂了几分钟，一面恰到好处地哀哭着，随后，拚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手绢放进口袋，并且扣好袋钮。之后，他就拨拨炉火；再后，就搓搓手，看看山姆。

“我的青年朋友呀，”史的金斯先生说，用很低的声音打破沉寂，“真是悲惨的苦难呵！”

山姆轻轻点点头。

“对于那该死的人也是的！”史的金斯先生追加说；“它使得一个人的心流血！”

山姆听见他父亲咕噜着说要使一个人的鼻子流血；但是史的金斯先生没有听见。

“你知道吗，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耳语说，把椅子向山姆拉近一点，“她有没有留下什么给爱曼内尔呀？”

“这是谁呀？”山姆问。

“小礼拜堂呵，”史的金斯先生答；“我们的小礼拜堂；我们的羊栏，* 塞缪尔先生。”

“她没有留给羊栏什么，牧羊人也没有，畜生也没有，”山姆断然地说；“连狗也没有。”

史的金斯先生鬼鬼祟祟看看山姆，瞥一眼老绅士，他闭着眼坐在那里，像在睡觉；于是把椅子拉得更近些，说：

“没有留给我什么吗，塞缪尔先生？”

山姆摇摇头。

“我想总有一点儿吧，”史的金斯说，脸色苍白得无以复加了。“想想看，塞缪尔先生，没有一点儿纪念品吗？”

“就像你那把旧伞的价值一样罗，”山姆答。

“也许，”史的金斯先生深思了一会儿之后迟疑地说，“也许她把我交给那该死的人照应吧，塞缪尔先生？”

“照他说过的话看起来，我想那倒是很可能的，”山姆答；“他刚才还说到你。”

“是吗，啊？”史的金斯喊着说，高兴起来。“啊！他改变了，

* 羊栏喻教堂，正如牧羊人喻牧师，羊群喻教徒。

我敢说。我们现在可以很舒服地在一起生活了，塞缪尔先生，呃？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可以照应他的财产——照应得好好的，你知道嘛。”

史的金斯先生长叹了一口气，就住了嘴等候回答。山姆点点头，大维勒先生呢，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既不是呻吟，也不是哼，也不是喘息，也不是咆哮，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兼有这四者的特征。

史的金斯先生把这声音当做忏悔或者懊悔的表示，勇气大增，四面看看，搓搓手，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随后，轻轻穿过房间，走到屋角的一副忘怀不了的架子旁边，拿了一只平底大杯，慢条斯理地放了四块糖进去。他进行到这一步，又四面看看，忧伤地叹一口气；随即，轻轻走到酒吧间里，立刻带了半杯菠萝甜酒回来，走向那正在火炉架上欢唱着的水壶，掺上水，搅一搅，尝一尝，坐了下来，于是把这冲水甜酒痛快地喝了一大口，停下来透气。

在这一切事情进行着的时候，大维勒先生继续用种种稀奇古怪的办法努力装出睡觉的样子，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当史的金斯先生停下来喘气的时候，他向他扑了过去，从他手里夺过杯子，把余下的掺水甜酒浇在他脸上，把杯子掼进火炉。随后，一把紧紧抓住这位牧师的领子，突然极其凶猛地踢起他来：每次运用他的长统靴的时候，就附带对史的金斯先生的四肢、眼睛和身体发出种种粗暴的和不连贯的咒骂。

“山姆，”维勒先生说，“替我把帽子戴紧些。”

山姆孝顺地替父亲把那带着长长的黑带子的帽子戴得更紧些，老绅士就比先前更用劲地又踢起来，和史的金斯先生一起跌

跌撞撞地滚出了酒吧间，滚过过道，出了前门，一直到了街上——一路踢着，而长统靴每次扬起，那股劲非但不衰退，反而更增加。

那番光景看起来是美丽而令人兴奋的：红鼻子的人在维勒先生的掌握中扭来扭去，他的全身在一脚紧接一脚的踢打下剧痛不堪地颤抖；但是尤其好看的是后来维勒先生经过一番有力的奋斗，把史的金斯先生的头揪进一只装满了水的马槽，按在那里直到他闷得半死才放了。

“滚吧！”维勒先生终于允许史的金斯先生把头从马槽里缩出来，把全副气力放在极其复杂的一踢上面的时候说，“随便叫哪个牧羊人来吧，让我先痛打他一顿，再淹死他！山姆，扶我进去，替我倒一小杯白兰地。我气也透不过来了，我的孩子。”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尔先生和乔伯·特拉偷的最后的退场；在格雷院广场里这天早上大办一番正事。潘卡先生的门上的一阵双响的敲门声结束全章

经过一番体贴入微的准备，并且再三保证一点儿也没有灰心的理由，匹克威克先生终于把伯明罕之行的不满意的结果告诉了爱拉白拉；她听到之后，流起眼泪来，并且高声地抽咽，用动人的辞句悲叹说，她竟会成了父子之间的任何隔膜的不幸根源。

“我的亲爱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和善地说，“那不是你的错。你看，要预料到那位老绅士对于儿子的婚姻会有这样深的成见，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说，瞥一眼她的美丽的脸孔，“他简直不知道他摒弃了何等的快乐呢。”

“我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呀，”爱拉白拉说，“假使他继续生我们的气，我们怎么办呢？”

“喂，耐心地等待呵，我的亲爱的，等他改变了念头，”匹克

威克先生答，很高兴的样子。

“但是，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他父亲取消接济，那生聶尔怎么得了呢？”爱拉白拉追问。

“那样的话，我的爱，”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敢预言，他会发现别的朋友在帮助他立身于世这件事上是不畏缩的。”

这答复所包含的意义匹克威克先生并没有掩饰好，所以爱拉白拉是懂得的。因此，她伸出手臂抱住他的颈子，热烈地吻他，比先前更大声地抽噎起来。

“别难过，别难过，”匹克威克先生说，拉住她的手，“我们在这里再等几天，看他有没有信或者理不理睬你丈夫的书信。假使没有，我早已想好了半打的计划，随便哪一个都会使你立刻快乐起来的。得啦，我的亲爱的——得啦！”

说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轻轻拍拍爱拉白拉的手，教她擦干眼泪，免得使她丈夫难过。爱拉白拉原是世上最可爱的女子之一，因此就把手绢放进手提袋里，等到文克尔先生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已经充分流露出那原先俘虏了他的喜盈盈的微笑和闪烁的眼神了。

“这对于这些青年人是一种烦恼的处境呵，”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换衣服的时候想。“我要到潘卡那里去，和他商议商议。”

因为匹克威克先生还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要到格雷院广场去和那好心的矮小律师结一结账，所以，他匆匆吃过早饭，就那么迅速地把他的意愿付诸实行了——以致到那里的时候还没有敲十点钟呢。

他上楼走到潘卡的房间外面，离开他的办公时间还差十分

钟。文书们都还没有来，他就由楼梯旁边的窗户往外观望来消磨时间。

晴朗的十月早晨的有益健康的光线甚至使这些熏黑了的旧屋子也光明了一点儿：有一些积了灰的窗户，在阳光的照射下确实都像是使人觉得爽快了。一个一个文书从这个那个入口匆匆走进广场，抬头看看屋上的大钟。于是按他的公事房名义上规定的办公时间而增减他走路的速度；九点半钟的那些人突然变得非常活跃起来，十点钟的人们却改成了派头十足的慢腾腾的脚步。钟敲十点，文书们更快地涌了进来，每人都比他的先行者冒着更大的汗。开锁开门的声音在四面八方回荡而又回荡；人头仿佛由于魔术的摆布在每扇窗户里出现；门房站上了他们白天的岗位；懒懒散散的洗衣妇们匆匆走掉，邮差从这屋跑到那屋；整个的法律蜂房忙碌起来了。

“你早呵，匹克威克先生，”他背后有一个声音说。

“啊，劳顿先生，”他回过头来看见是这位老朋友，就这样说。

“走走路暖得很呵，不是吗？”劳顿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勃拉马钥匙，上面带着一个小塞子，那是防灰的。

“你似乎是觉得暖了，”匹克威克先生答，朝那位名副其实地“热得通红”的文书笑笑。

“可不是，我是一路赶来的，我告诉你吧，”劳顿答。“穿过那个‘多边形’就化了半个钟头。不过，我比他先到这里，所以我放了心。”

用这想法安慰着自己，劳顿先生拔掉钥匙上的塞子，开了房门，又把他的勃拉马重新塞好和重新放在口袋里，拾起了邮差从信箱口子塞进来的信件，于是请匹克威克先生进办公室。这时

候，只一霎眼的工夫，他就脱了上衣，并且从一张书桌里抽出一件破得露了线的衣服换上，挂好了帽子，从不同的抽屉里拿出几张图画纸和吸墨纸，在耳朵后面夹了一支钢笔，于是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搓搓手。

“你瞧，匹克威克先生，”他说，“现在我齐备了。我穿上了办公衣，拿出了拍纸簿，他要来就来吧。你身上没有带鼻烟吧，有吗？”

“没有，我没有，”匹克威克先生答。

“憾事憾事，”劳顿说。“没有关系——我马上跑出去弄瓶苏打来。我的眼睛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毛病，匹克威克先生？”

被喊的这位就远远地察看一下劳顿先生的眼睛，说是在脸上这些部分看不出有什么不平常的毛病。

“我很高兴，”劳顿说。“我们昨天夜里在残桩熬得怪久的，我今天早上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且说，潘卡正在办你的事哪。”

“什么事？”匹克威克先生问。——“巴德尔太太的诉讼费？”

“不，我说的不是那个，”劳顿答。“是上次照你的意思替他每镑还十先令了清那张贴现期票，弄出弗利特的那个人，你知道的——现在就是为了把他弄到德买拉拉去的事。”

“啊，金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连忙说。“不错，怎样呢？”

“唔，都布置好了，”劳顿说，修理着他的笔。“利物浦的经纪人说，你做事的时候他领过你好多次情，所以他很高兴按照你的推荐接受他。”

“那好，”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听到了很高兴。”

“但是我说呀，”劳顿继续说，削着笔头的背部预备弄一个新的裂缝，“另外的那一个性格多么好呀！”

“另外哪个？”

“噢，那个仆人，或者朋友，或者不管是什么吧——你知道的；特拉偷呵。”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微微一笑，“我看他却老是恰恰相反。”

“对，我也是的。现在据我对他的一点了解来看，”劳顿答，“那只说明难怪人们会受蒙蔽啊。他也去德买拉拉，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放弃这里给他的东西吗？”匹克威克先生喊。

“潘卡答应给他十八先令一星期，并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还增加，但是他完全不放在眼里，”劳顿答。“他说他一定要跟另外那个去，所以他们要求潘卡再写信去，给他在同一个庄园上弄了一个位置；那位置坏得很，潘卡说，还不加一个囚犯在新南威尔斯弄到的位置，假使在审判的时候他穿一套新衣服的话。”

“傻家伙，”匹克威克先生说，眼睛里闪着泪光。“傻家伙。”

“比傻还糟呢；简直叫人嗤之以鼻呵，你知道，”劳顿答，带着轻蔑的脸色削尖笔头。“他说他是他一生唯一的一个朋友，他恋恋地舍不得离开他，等类。友谊本来是好东西；例如我们在残桩吧，各人喝各人的混合酒，各人付各人的账，大家都是非常友善和舒服的；你要知道，可是哪有为了别人害自己的事！任何男子也只有两个爱好——首先是天字第一号*，其次是女人；我说就是这样呵——哈！哈！”劳顿先生半诙谐半出乎嘲笑地大笑一声结束了，但是这笑声被楼梯上的潘卡脚步声过早地截断了：

* 即自己。

那声音一到，他就用极其出色的矫捷劲跳上板凳，紧张地抄写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法律顾问之间的招呼，是热烈而诚恳的；但是当事人刚在代理人的安乐椅里面安置下来的时候，就听见门上敲了一声，并且有个声音问潘卡先生在不在里面。

“你听！”潘卡说，“那是我们的流氓朋友之一——金格尔本人呵，我的好先生。你要见他吗？”

“你看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问，迟疑着。

“唔，我想还是见见好。喂，先生，你是谁呀，进来吧，好吗？”

听从了这不拘礼节的邀请，金格尔先生和乔伯走进房来，但是一看见匹克威克先生，立刻就有点惶恐地站住了。

“唔，”潘卡说，“你们不认得这位绅士吗？”

“还消说得，”金格尔答，走上前来，“匹克威克先生——最深的感激——救命恩人——恩同再造——你决不至于后悔的，先生。”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匹克威克先生说，“你身体像是好多了。”

“多谢你，先生——大大不同——国王陛下的弗利特——不健康的地方——非常不健康，”金格尔说，摇着头。他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乔伯也这样——他笔直站在他背后，带着铁板的脸孔凝视着匹克威克先生。

“他们什么时候去利物浦？”匹克威克先生半侧着身子问潘卡。

“今天晚上，先生，七点钟，”乔伯说，走上前一步。“由城

里坐大马车，先生。”

“票子买了没有？”

“买了，先生，”乔伯答。

“你完全决定了要去吗？”

“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说。

“关于金格尔必须出的这笔旅费，”潘卡大声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已经做主决定了一个办法，从他每季的薪水里扣出一个小数目，总共一年为止，就可以还清。我完全不赞成你再为他破费，我的好先生，因为他不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行为而获得的。”

“当然罗，”金格尔插嘴说，很毅然决然地。“清楚的头脑——精通世故——很对——完全对。”

“为了和他的债权人和解，替他从当铺里赎衣服，弄他出监狱，还有付他的路费，”潘卡不注意金格尔的话，继续说下去。“你已经损失五十多镑了。”

“不是损失，”金格尔连忙说。“都要还——拚命做事——积钱——每一个铜子。黄热病，也许——那没有办法——否则的话——”金格尔先生说到这里住了口，用劲捶了一下帽顶，伸手在眼睛上擦一擦，坐了下来。

“他是说，”乔伯走上前一两步说，“假使他没有害热病死掉，他会把钱还出来的。只要他活下去，他是会的，匹克威克先生。我一定想法使这件事做到。我知道他会做到的，先生，”乔伯着力地说。“我可以起誓。”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在潘卡叙述他的恩德的时候曾经对他皱眉霎眼了几十次，要加以阻止，但是那矮小的代

理人顽强地置之不顾，“你要当心，金格尔先生，不要再打那种不顾死活的板球了，也不要再和托马斯·布莱佐爵爷重温旧好，我相信你会保持你的健康的。”

金格尔先生听了这句妙语，微微一笑，然而显得有点羞惭；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换个话题说：

“你知不知道你的另外一位朋友的情形——就是比较谦卑的那一个，我在洛彻斯特见过的？”

“忧郁的杰美？”金格尔问。

“对。”

金格尔摇摇头。

“伶俐的流氓——古怪的家伙，欺骗的天才——乔伯的哥哥。”

“乔伯的哥哥！”匹克威克先生喊。“唔，现在我仔细看看，是有一点相像。”

“人们总说我们相像，先生，”乔伯说，眼角上带着潜藏着的狡猾眼色，“不过我的确是个性格严肃的人，他却决不是的。他移居美洲了，先生，因为在这儿被搜索得太厉害，安逸不了；以后就没有过消息。”

“我想那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收到‘真实生活中的故事之一页’的原因了，那是有一天早晨他在洛彻斯特桥上想自杀的时候约好给我的，”匹克威克先生微笑着说。“我用不着问他的忧郁行为是自然的还是假装的了。”

“他什么都能够假装，先生，”乔伯说。“你那么轻易地摆脱了他，你真可以认为是你的大幸。愈跟他亲密的话，他的危险性就愈大，大过，”乔伯对金格尔看看，迟疑了一下，终于接着说，

“大过——大过——甚至于大过我呢。”

“你们一家子真是个前途有希望的家族，特拉偷先生，”潘卡说，把一封刚写好的信封好。

“不错，先生，”乔伯答。“的确如此。”

“唔，”那位矮小的人说，笑着；“我希望你要引以为耻了。到利物浦之后把这信交给经纪人；我劝你们，绅士们，在西印度群岛不要太自作聪明。假使你们丢掉了这个机会，你们两人都真该受绞刑了，而我相信是免不了的呢。现在你们最好让匹克威克先生和我单独留在这里吧，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谈，而时间最宝贵的。”潘卡说了这话，就看着门口，显然是愿意他们越快告辞越好。

金格尔先生这方面是够快的。他用简单的几句话谢了那位矮小代理人给予他的和善而迅速的帮助，于是面向他的恩人站着，默然几秒钟，像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才好。乔伯·特拉偷解救了他的窘困；他对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个恭恭敬敬的、表示感谢的躬，就轻轻拉着他朋友的胳膊带他走了。

“一对很好的人！”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之后，潘卡说。

“我希望他们将来如此，”匹克威克先生答。“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永远改好呢？”

潘卡怀疑地耸耸肩，但是，看到匹克威克先生的忧虑和失望的神色，就回答说：

“当然是可能的。我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现在无疑是悔过了；但是你知道，最近的痛苦在他们的记忆里还很新鲜。到了这些消退的时候，他们会变成怎样，那就是一个无论你我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了。不过，我的好先生，”潘卡接下去说，把手搁在匹克威

克先生的肩膀上，“不管结果如何，你的目标还一样是光荣的。这一种善举——它是那么谨慎和有远见，所以根本难得有人做的，怕的是它的所有者会上了当和自尊心受了伤害——这一种善举，究竟是真正的慈善还是世俗的虚假行为，我让比我聪明的人去判断。不过纵使这两个家伙明天就犯盗案，我还认为那种行为是高尚的。”

潘卡说这些话的态度，比律师们通常的态度激昂和热烈得多；说完之后，他把椅子拉到写字桌旁边，听匹克威克先生叙述老文克尔先生的顽固。

“给他一个星期的工夫，”潘卡说，有先见之明地点着头。

“你认为他会回心转意？”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想他会的，”潘卡答。“假使不，我们就试一试那位少女的说服力；这个办法，除了你，无论谁都会一开始就先试过了。”

潘卡先生脸上作出种种怪相吸一撮鼻烟，表示对于少女们的说服力的称颂，这时候，从外间传来问答的喃喃声，劳顿来轻轻地敲门了。

“进来！”那矮小的人叫。

一个文书走进来，带着极其神秘的神情随身关上门。

“有人找你，先生。”

“谁找我呀？”

劳顿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下。

“是谁找我？你不能说吗，劳顿先生。”

“喂，先生，”劳顿答，“是道孙呵！还有福格同他一道。”

“哎呀！”小矮子说，看看他的表，“我约他们十一点半解决你的事情，匹克威克。我保证过给他们报酬，撤消你的案子；非

常尴尬，我的好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呢，要不要到隔壁房间里去？”

所谓隔壁房间就是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待着的那个房间，匹克威克回答说他还是留在原处的好：特别是因为，道孙和福格两先生是应该不好意思正视他的面孔的，而他看见他们却没有难为情的地方；他带着激昂的脸色和许多愤慨的表示要求潘卡先生注意后一项。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潘卡答，“不过我要说，假使你期望道孙或者福格看见你或者任何别人就会表现出任何难为情或者惶恐的征象，那你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自己的期望上最乐观的人了。请他们进来，劳顿先生。”

劳顿先生露着牙齿笑了笑就走了，马上引进了那两位，按照牢不可破的、合宜的次序：道孙在前，福格在后。

“你见过匹克威克先生吧，我相信？”潘卡对道孙说，把他的笔斜着指一指那位绅士坐着的那个方向。

“你好吗，匹克威克先生？”道孙大声说。

“哎呀，”福格喊，“你好吗，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你很好，先生。我想是很面熟的，”福格说，拉过一张椅子，带着微笑四面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微微地点一点头来回答这些招呼，随后，看见福格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束文件，就起身走到窗口去。

“匹克威克先生用不着避开呵，潘卡先生，”福格说，解着那扎住纸卷的红绒线，又微笑着，而且比先前更甜。“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些手续是相当熟悉的；我想，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呀。嘿！嘿！嘿！”

“我想是没有多少呵，”道孙说。“哈！哈！哈！”

于是这一对一道大笑起来——又愉快又高兴：人们在得到钱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笑的。

“我们要教匹克威克先生出偷看的钱，”福格把文件摊开的时候，带着相当天真的幽默说。“诉讼费总计一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四便士，潘卡先生。”

这笔损益账目报了以后，福格和潘卡之间就比较和翻阅了一大阵文件，这时道孙用殷勤的态度对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觉得你没有前次我有荣幸看见你的时候那么健壮呵，匹克威克先生。”

“或许是不大健壮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曾经放射了凶狠的愤慨眼光，但是对这两位厉害的办公事的随便哪一位却没有发生一点效力；“我想是差了些，先生。我最近受了流氓们的迫害和烦扰，先生。”

潘卡猛烈地咳嗽一声，并且问匹克威克先生要不要看看晨报；对这问话，匹克威克先生给予极其坚决的否定答复。

“的确，”道孙说，“我相信你是在弗利特受了烦扰了；那里有些古怪人物哪。你的房间在哪里呀，匹克威克先生？”

“我的一间房子，”那位受了很大损害的绅士回答说，“是在咖啡间组。”

“啊，果真的！”道孙说。“我相信那是那里面非常舒适的一部分呵。”

“很舒适，”匹克威克先生冷冷地回答。

这一切中都含着一种冷静的态度，那对于一位容易动气的绅士，在那种情况之下，倒是一种发怒的倾向。匹克威克先生拼命压抑着他的忿怒；但是，当潘卡开了一张总数的支票，福格把

它放进一只小小的皮夹里，他的长着许多粉刺的脸上浮着胜利的微笑，而那微笑又传到了道孙的刻板板的脸孔上的时候，他觉得他双颊上的血液由于愤怒都发痛了。

“那末，道孙先生，”福格说，收起皮夹，戴上手套，“我听你的吩咐了。”

“很好，”道孙说，立起身来，“我准备好了。”

“我很高兴，”被支票弄软了心肠的福格说，“能够有荣幸结识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要把我们看得像我们最初拜识你的时候那样坏呵。”

“我希望如此，”道孙说，是那种受了诬害的善人的理直气壮的声调。“匹克威克先生现在比较了解我们了，我相信；不管你觉得我们这种职业的人怎么样，我求你相信，先生，在刚才我的朋友提到的那次，就是在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我们的办公处里，你自以为是地说了那些话，但是我并不因此对你怀着什么恶意或者报复的心。”

“啊没有，没有；我也没有，”福格用极其宽恕的态度说。

“我们的行为，先生，”道孙说，“会替自己解释，并且我希望，会替自己辩正，任何场合都是如此。我们执行业务已经多年了，匹克威克先生，并且幸蒙许多优秀当事人加以信任呢。祝你早安，先生。”

“早安，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说；说着，把雨伞夹在腋下，脱下右手的手套，向那位极其愤慨的绅士伸出和解的手；而那位绅士却把手背在外衣的燕尾后面，用鄙视的惊讶眼光看着这位代理律师。

“劳顿！”潘卡这时候叫起来，“开门。”

“等一下，”匹克威克先生说，“潘卡，我要说话。”

“我的好先生，请你让事情就这样算了，”矮小的代理人说，他在这场会见中一直处在心神不安的忧虑中；“匹克威克先生，我请你——”

“我是不能沉默不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连忙回答说。“道孙先生，你刚才对我说了些话呵。”

道孙转过身来。温顺地点点头，微微一笑。

“你对我说了一些，”匹克威克先生重复说，几乎透不出气来，“你的伙伴对我伸出手来，而你们两人都采取了那种宽恕而高贵的口气，无耻到这种程度，我真没有料到，甚至对于你们这种人。”

“什么，先生！”道孙喊。

“什么，先生！”福格重复一句。

“你们知道我曾经做了你们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吗？”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你们知道我就是被你们监禁和掠夺过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就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原告的代理人？”

“不错，先生，我们知道，”道孙答。

“我们当然知道罗，先生，”福格说，拍一拍他的口袋——或许是偶然的吧。

“我看你们回想起来还得意呢，”匹克威克先生说，生平第一次企图冷笑一声，但是很显然没有做成。“虽然我早就想用真率的话说说我对你们的看法，但是为了尊重我的朋友潘卡的愿望，我甚至还打算把这机会放过去，要不是你们采取了这种难于容许的口气，还有你们那种侮辱人的放肆——我说侮辱人的放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对福格做了一个凶狠的手势，吓得那个

人急急忙忙地向门口倒退。

“当心，先生，”道孙说，虽然他是他们中间最高大的人，却谨慎地躲到福格背后来保护自己，越过他的头说着话，脸色非常苍白。“让他打你，福格先生；无论如何不要还手。”

“不，不，我不会还手，”福格说，一面说一面又退后一点；这使他的搭当显然安心了，因为，这样，他逐渐退到了外间。

“你们是，”匹克威克先生接着他议论的线索说下去，“你们是配搭得很好的一对卑鄙的、流氓气的、讼棍式的强盗。”

“好，”潘卡插进来说，“说完了吧？”

“没说完的也都包括在这里面，”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他们是卑鄙的、流氓气的、讼棍式的强盗。”

“哪！”潘卡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我的好先生们，他把要说的都说出来了：那末请走吧。劳顿，门打开了没有呀？”

劳顿先生隐隐地格格一笑，作了肯定的答复。

“喂，喂——早安——早安——请吧，我的好先生们——劳顿先生，门！”小矮子叫，把“正中下怀”的道孙和福格推出办公室，“这边，我的好先生们——现在请不要拖延下去了——喂呀——劳顿先生——门呀，先生——你为什么不照应着？”

“假使英格兰还有法律的话，先生，”道孙说，一面戴帽子，一面望着匹克威克先生，“你会因此吃苦头的。”

“你们是一对卑鄙的——”

“记住，先生，你会因此付出很大代价的，”福格说，晃着拳头。

“——流氓气的、讼棍式的强盗！”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一点也不介意对他说的威吓话。

“强盗！”匹克威克先生在两位代理人下楼的时候冲到楼梯口叫。

“强盗！”匹克威克先生挣开劳顿和潘卡，把头伸出楼梯窗户喊。

当匹克威克先生又缩回头来的时候，他的脸已经含着微笑和平静了；他静静地走回办公室，宣布说，他现在心里去了一个很大的重担，他觉得十分舒适和快乐了。

潘卡一句话没有说，直到吸空了他的鼻烟壶，打发劳顿出去再装一壶，这才大笑起来，笑了五分钟之久；笑完的时候，他说，他是应该很生气的，不过他还能够把这事情看得很严肃——假使他能够把事情看得严肃的话，他是会生气的。

“那末，”匹克威克先生说，“现在让我和你来算算账吧。”

“就像刚才一样吗？”潘卡问，又大笑起来。

“一点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摸出皮夹来，并且热烈地和那小矮子握手，“我只是说在金钱上算算账。你帮了我很多的忙，那是我永远不能报答的，并且也不想报答，因为我宁愿继续承你的情呢。”

这样开了头之后，两位朋友就埋头在一些非常复杂的账目和单据中，由潘卡一板一眼地陈列和计算出来，立刻由匹克威克先生付清，并且附带许多尊敬和友好的表白。

他们刚达到了这一点，就听见门上发出极其猛烈而惊人的敲门声：那不是平常的双敲，而是一种持久的和不间断的一连串最大的单响的敲门声。仿佛门环有了永久的运动性，或者是敲门的人忘记了歇手。

“噯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潘卡喊，很吃惊。

“我想是敲门吧，”匹克威克先生说，好像这事还有丝毫可疑的地方呢！

敲门人作了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强有力的答复，继续用惊人的力量和声响敲着，一瞬都不停。

“噯呀！”潘卡说，拉铃叫人，“我们要把全院的人都惊动了——劳顿先生，你没有听见敲门吗？”

“我马上去开啦，先生，”书记答。

敲门人似乎听到了反应，并且似乎声明他决不能等待得那样久。敲声变成了惊人的吼声。

“真可怕，”匹克威克先生说，堵住耳朵。

“赶快，劳顿先生，”潘卡叫，“门板要敲破了。”

在一间黑暗的厕所里洗手的劳顿先生连忙赶到门口，旋开把手，看见了下一章所描写的东西。

第五十四章

包括有关敲门声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其他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士的交待，这同这部传记决不是不相干的

呈现在吃惊的文书眼前的东西是一个孩子——一个胖得出奇的孩子——仆人打扮笔直站在擦鞋的地毯上，闭着眼，像在睡觉。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胖孩子，无论旅行马戏班的里面或外面；这胖孩子，再加上他那十足的镇静和安闲的样子，那按理是同预料中这样敲门的人的样子迥然不同的，使他吃惊得发愣了。

“什么事？”文书问。

那特别的孩子一言不发；但是他点了一次头，照文书的想像看来，似乎轻轻地打起鼾来了。

“你从哪儿来的？”文书问。

孩子毫无表示，只是呼吸很重，此外绝无动作。

文书把问题重复三遍，都没有得到答复，正打算关起门来。

那孩子却突然睁开眼，霎了几次，打了一个喷嚏，举起手来好像又要敲门。发现门已经开了，惊讶地瞪着眼四面看看，最后把眼光盯在劳顿先生脸上。

“你到底干什么那样敲门？”文书怒冲冲地问。

“哪样？”孩子说，是低沉而渴睡的声音。

“嘿，就像四十个出租马车夫呵，”文书答。

“因为主人说，我要一直敲到开了门为止，怕我睡着了，”孩子说。

“那末，”文书说，“你带来什么信呀？”

“他在楼下，”孩子答。

“谁？”

“主人。他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家。”

劳顿先生这时才想到望一下窗外。看见一部敞篷马车，里面坐着一位愉快的老绅士，正焦急地抬头望着上面，他就冒昧向他打了一个招呼；老绅士一见，马上跳下了车。

“坐马车的就是你主人吧，我想？”劳顿说。

孩子点点头。

其他的一切问话都被老华德尔的出现所代替了；他奔上楼，仅仅和劳顿招呼一下，就立刻走进潘卡先生的房间。

“匹克威克！”老绅士说，“你的手，我的朋友！怎么前天我才知道你竟让自己被人关到牢里去呀？而你怎么让他这样做呀，潘卡？”

“我没有办法呵，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同时来个微笑和一撮鼻烟，“你知道他多顽固。”

“当然我知道呵，当然我知道，”老绅士答。“然而，我现在

看见他，我很高兴。我再也不轻易忽略他了。”

说了这话，华德尔又和匹克威克先生握一握手，随后又和潘卡握过，就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他的快乐的红脸上又放射着微笑和健康的光辉了。

“唔，”华德尔说，“现在花样真多哪——你给我一撮鼻烟，潘卡，我的朋友——从来没有过这种日子呵，呃？”

“你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问。

“什么意思！”华德尔答，“嘿，我想这些女孩子都发了疯了；这没有什么稀奇，你会说？也许没有什么稀奇；不过那是事实，的的确确。”

“你别处不去，偏上伦敦来，难道就为了告诉我们这话吗，我的好先生？”潘卡问。

“不，完全不是，”华德尔答；“虽然那是我来的主要目的。爱拉白拉怎么样？”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答，“并且我相信她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的。”

“黑眼睛的小妖精！”华德尔回答。“我本来很想有那么一天娶了她的。但是我也很高兴，非常高兴。”

“你怎么知道那消息的？”匹克威克先生问。

“啊，当然是告诉我女儿们的了，”华德尔答。“爱拉白拉前天有信来，说她已经偷偷地结了婚，没有得到她丈夫的父亲的不同意，所以你曾经为这事去了一趟，因为他的拒绝并不能够阻止这个婚姻等等。我觉得是和我的女儿们严肃谈谈的好机会；所以我就说，儿女们不得到父母的同意就结婚是多可怕的事情，等等；但是，保佑你们，我一点也不能打动她们。她们认为没有女侯相

的婚礼倒是可怕得多的事，并且说我不妨把我的大道理对乔去宣传宣传。”

老绅士说到这里停下来大笑；笑得心满意足之后，接着说：

“不过这似乎还不是顶妙的。这不过是已经在进行的恋爱和阴谋的一半。我们过去六个月一直走在地雷上，它们终于爆发了。”

“你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喊，脸色发白；“不是又有什么秘密结婚吧，我希望？”

“不，不，”老华德尔答；“还没有那么坏——还没有。”

“那末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问；“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回答这个问题吗，潘卡？”华德尔说。

“假使回答了并不连累你自己，我的好先生。”

“那末好的，跟你有关系，”华德尔说。

“怎么？”匹克威克先生急切地问。“在哪方面呢？”

“老实说，”华德尔答，“你这样一种火性子的年轻人，我几乎怕对你说了；但是，虽然如此，假使潘卡肯坐在我们中间预防发生毛病的说，我就冒险说说。”

关了房门，并且又用潘卡的鼻烟壶提了提神，老绅士就用些话进行他的重大宣布：

“事实是，我的女儿贝拉——贝拉，就是嫁给年轻的特伦德尔的，你们知道。”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不耐烦地说。

“不要一开头就打扰我。另外一天夜里，爱米丽把爱拉白拉的信念给我听之后，因为头痛已经去睡了，我女儿贝拉在我旁边坐好，开始和我谈这件婚事。‘唔，爸，’她说，‘你觉得怎样呢？’

‘唉，我的亲爱的，’我说‘我想是很好的；我希望是最好的。’我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我那时正坐在火炉旁边若有所思地喝着我的混合酒，我知道我随时插进一两个不肯定的字眼，会引诱她继续谈下去的。我的两个女孩子都是她们的亲爱的母亲的图画，我老来只欢喜她们陪我坐坐；因为她们的声音和容貌把我带回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使我暂时跟从前一样年轻，虽然心情没有那么轻快。‘那的确是有爱情的婚姻呢，爸，’稍稍沉默了一会之后贝拉说。‘是呀，我的亲爱的，’我说，‘不过这样的婚姻结果并不总是最幸福的。’”

“这话我有疑问，你注意，”匹克威克先生热情地插嘴说。

“很好，”华德尔答，“轮到你说话的时候你随便提任何疑问吧，但是不要打断我的话。”

“请你原谅，”匹克威克先生说。

“多礼了，”华德尔答。“‘我很难过，听见你发表反对恋爱婚姻的意见，爸呵，’贝拉说，脸稍为有点红。‘我错了，并且我也不应该那样说，我的亲爱的，’我说，拍拍她的脸蛋——温和得尽我这样一个粗卤的老头子所能办到的——‘因为你母亲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你的也是。’‘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个，爸，’贝拉说。‘事实是，爸，我打算和你谈谈爱米丽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惊。

“怎么的啦？”华德尔停止叙述，问。

“没有什么，”匹克威克先生答。“请说下去吧。”

“我从来不会拖拖拉拉说个半天，”华德尔突兀地说。“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假使马上说明白，那就省了我们大家好多时间。总而言之，贝拉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我爱米丽非常苦恼；她和你

的年轻朋友史拿格拉斯自从去年圣诞节之后就经常通信联络；她已经很忠心地决定要跟他逃走，算是可嘉许地仿效她的老朋友和老同学；但是对于这事良心上有些过不去，因为我向来对她们两人是比较慈爱的，她们觉得不如先给我一个面子好，问问我对于她们照平常的实事求是的方式结婚会不会反对。你瞧，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你行个方便，把你的眼睛收到平常那么大，并且让我听听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这愉快的老绅士说最后一句话那种暴躁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已经变成一副楞楞的惊讶和迷惑的表情，看上去怪有趣的。

“史拿格拉斯！——自从去年圣诞节之后！”是这位惶惑的绅士嘴里最初发出的两句不连贯的话。

“自从去年圣诞节之后，”华德尔重复说；“那是很明显的，而我们竟没有早发现，一定是我们带了非常坏的眼镜。”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说，深思着；“我真不懂。”

“很容易懂的嘛，”那性急的老绅士答。“假使你是年轻些的男子，你早就会知道这个秘密了；此外，”华德尔犹疑了一会儿又说，“实情是这样的，一点不知道这事的我，在过去四五个月里，曾经催促爱米丽好意地接受我们附近一位青年绅士的求婚（假使她能够接受的话；我决不想勉强一个女孩子的）。我完全相信，女孩子气的她，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价和提高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热情，就把这事渲染得非常厉害，他们两人就得到这样的结论，认为他们是受着可怕的压迫的一对不幸者，除了偷偷地结婚或者被热情烧成焦炭没有出路。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办？”

“你怎样办了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

“我是说，你那结了婚的女儿，告诉你这事之后你怎么办
的？”

“啊，我当然闹出些笑话，”华德尔答。

“正是嘛，”潘卡插上来说，他在这段谈话中间做了许多不耐烦的表示，把他的表链扭了无数次，报复地把他的鼻子抹了好几抹，等等。“那是很自然的；不过怎样呢？”

“我大发脾气，把我的母亲吓得病了一场，”华德尔说。

“那倒是你贤明的地方，”潘卡说；“还有呢，我的好先生？”

“第二天我暴躁和冒火了一整天，引起了一阵大扰乱，”老绅士答。“我这样使自己烦恼，使每人都苦痛，最后我厌烦了，所以我到玛格尔顿雇了一部马车，套了我自己的马，上首都来，借口带着爱米丽来看爱拉白拉。”

“那末华德尔小姐是和你一道了？”匹克威克先生说。

“当然一道，”华德尔答。“她这时是在亚德飞的奥斯本旅社，除非你那位冒险的朋友在我今天早上出来之后带着她逃掉了。”

“那末你谅解了，”潘卡说。

“完全不是，”华德尔答；“她从那以后就一直哭着，露出怏怏不乐的样子，除了昨天夜里，在晚茶和晚饭之间，她装腔做势地大写其信，我假装不注意。”

“你们需要我对这件事给你们忠告吧，我想？”潘卡说，把眼光从匹克威克先生的沉思的脸上移到华德尔的着急的脸上，并且连着吸了几撮他所宠爱的刺激品。

“我想是如此，”华德尔说，看看匹克威克先生。

“当然，”那位绅士回答。

“那末，”潘卡说，站起来把椅子推开，“我的忠告是，你们两人都走开，或者步行，或者坐马车，或者这样那样想个办法，因为我对你们厌烦了，你们自己去谈这事吧。假使我下次看见你们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得到解决，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办。”

“这倒不坏，”华德尔说，不知道是笑好还是生气好。

“呸，呸，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复说，“我了解你们比你们了解自己多得多了。无论从哪点上看，你们已经解决了。”

这样表明意见之后，那矮小绅士就用他的鼻烟壶先戳一下匹克威克先生的胸腔，再戳一下华德尔先生的背心，因此，三个人都大笑起来，后面两位绅士笑得特别厉害的，他们无缘无故地立刻又握起手来。

“你今天和我一道吃中饭呵，”华德尔在潘卡送他们出来的时候对他说。

“不能约定，我的好先生，不能约定，”潘卡答。“无论如何，晚上我会来看望你的。”

“我五点钟的时候等你来，”华德尔说。“喂，乔！”乔终于被弄醒之后，两位朋友就坐上华德尔先生的马车走了，那马车合乎人之常情地后面有一个尾座给胖孩子坐，假使那里只是一块踏板的话，他一打瞌睡就会滚下去送了命的。

到乔治和兀鹰，他们发现爱拉白拉一接到爱米丽通知她到了伦敦的便条，随即带了女仆雇上一部出租马车一直到亚德飞去了。华德尔在街上要办些事情，所以就叫马车和胖孩子先回旅馆，带口信说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五点钟的时候回来吃饭。

胖孩子负了这种使命，在尾座里睡着回去，在石头上颠簸着，他却仿佛在弹簧羽毛床上一般安宁。马车停下来的时候，他

由于某种非常的奇迹，自己醒了过来，随后把身体着实摇了一阵，激起精力，于是上楼去执行他的任务。

究竟是这一摇非但没有把他的精力安排妥当反而弄得一团糟了呢，还是在他心里唤醒了太多的新念头，使他忘记了平常的手续和礼节呢，还是（那也是可能的）表明他上楼去并未防害得他打不成瞌睡呢，不管吧，无疑的事实是，他没有在门上敲敲就走进了起坐间；因此，他看见一位绅士搂住他的小姐的腰，非常亲热地靠着她坐在沙发上，而爱拉白拉和她的漂亮女仆却在房间的另外一头装做专心望着窗外的样子。一看见这个现象，胖孩子发出一声惊呼，女士们一声尖叫，绅士一声咒骂，几乎是同时发出的。

“你这讨厌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那绅士说，他呢，不用说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了。

听见这话，吓得不敢的胖孩子简单地回答说，“小姐。”

“你找我做什么呢！”爱米丽问，把头扭了过去，“你这蠢货！”

“主人和匹克威克先生五点钟来吃饭，”胖孩子答。

“出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对那狼狈的青年人瞪着眼睛。

“不，不，不，”爱米丽连忙接上去说。“白拉，亲爱的，帮我出出主意。”

因此，爱米丽和史拿格拉斯、爱拉白拉和玛丽，都拥到一个角落里，用耳语声急切地谈了几分钟，这期间胖孩子一直打瞌睡。

“乔，”爱拉白拉终于说，带着极其迷人的微笑回头看看，“你好吗，乔？”

“乔，”爱米丽说，“你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不会忘记你的，

乔。”

“乔，”史拿格拉斯先生说，走到那吃惊的孩子面前，抓住他的手，“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五先令是给你的，乔！”

“我也给你五先令，乔，”爱拉白拉说，“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你知道，”另外一个迷人的微笑丢给那肥胖的侵入者了。

胖孩子的感觉是迟钝的，他开头受宠若惊，用非常诧异的态度愣愣地四面看看。终于，他的阔大的脸上开始表现出一个比例相当的露齿大笑的征象；于是，把两只半克朗银币放进了两个口袋，他的两手和手腕分别追随着进了口袋，他呵呵地傻笑起来：这样的笑还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我看他是理解我们的，”爱拉白拉说。

“他最好是马上有点东西吃吃，”爱米丽说。

胖孩子听见这个提议几乎又大笑起来。他们再小声说了几句之后，玛丽从他们一伙里轻快地走出来说：

“我今天陪你吃饭，先生，假使你不反对的话。”

“这里来，”胖孩子急忙说。“那里有一个好得很的肉饼哪！”

说着，胖孩子就领头走下楼去；他的漂亮的同伴跟着他走进膳厅的时候，迷住了所有男仆和激怒了所有女仆。

那里有这青年那么热情地说到的肉饼，不仅肉饼，还有肉排、一碟马铃薯和一壶黑啤酒。

“坐下来，”胖孩子说。“啊，天呀，多妙！我好饿呀。”

在狂喜中把他的眼睛转动了五六次，这青年人就在小桌子的上手坐好，玛丽坐在下手。

“你吃一点这个吗？”胖孩子说，把刀叉的头子完全埋进了肉饼。

“一点儿吧，你高兴的话，”玛丽答。

胖孩子给了玛丽一点点，给了自己许多，正打算吃了，却突然放下刀叉，在椅子上俯身向前，让他的两手带着刀叉落在膝头上，慢吞吞地说：

“我说呀，你多漂亮呀！”

这话是用赞美的态度说的，并且，就这点而言，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这青年绅士的眼睛里仍然有够多的吃人的野人的样子，使这恭维话成为可疑的样子。

“嗳呀，约瑟夫，”玛丽说，装作害羞的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胖孩子逐渐恢复先前的姿势，沉重地叹一口气作为回答，若有所思地呆了一会儿，喝了一大口黑啤酒。完成了这种壮举之后又叹息一声，于是专心地献身于肉饼了。

“爱米丽小姐是多漂亮的人儿呀！”沉默了很久之后，玛丽说。

胖孩子这时已经吃完了肉饼。他把眼睛盯着玛丽回答说：

“我知道一个更漂亮的。”

“当真！”玛丽说。

“真的！”胖孩子答，异乎寻常地活泼。

“她叫什么名字？”玛丽问。

“你叫什么？”

“玛丽。”

“那就是她的名字，”胖孩子说。“你就是她，”孩子咧开嘴巴笑一笑来加强这句恭维话的力量，并且把他的眼睛做出一种介乎斜视和做媚眼之间的东西，有理由相信他是打算送秋波的。

“你不能和我那样说话呵，”玛丽说；“你不是那种意思。”

“我不是吗？”胖孩子答；“我说——”

“唔。”

“你以后经常到这里来吗？”

“不，”玛丽答，摇摇头，“我今天晚上就走了。你问这话干什么呢？”

“啊！”胖孩子说，是带着强烈感情的声调；“假使你在这里，我们吃饭的时候该多有趣呵！”

“也许我有时会来的，来看看你，”玛丽说，装作难为情的样子叠弄着台布，“假使你帮我个忙的话。”

胖孩子从肉饼盆子看到肉排，仿佛他觉得所谓帮忙一定和吃的东西有点关系；随后又掏出那半克朗银币的一只，神经质地看看。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玛丽说，狡猾地盯着他的脸。

他又看看那只半克朗，轻微地说，“不懂。”

“小姐们要你不会对老绅士说到那位青年绅士在楼上的事；我也要你这样。”

“就是这些呀！”胖孩子说，把那半克朗重新收到口袋里，显然安心得很了。“当然我不会说的。”

“你看，”玛丽说，“史拿格拉斯先生很欢喜爱米丽小姐，爱米丽小姐也很欢喜他，假使你说了呢，老绅士就要把你弄到老远的乡下去，你在那里谁都看不到。”

“不，不，我不说，”胖孩子坚决地说。

“这才是好人呢，”玛丽说。“现在我要上楼去，替我的小姐摆饭了。”

“且不要走，”胖孩子恳求说。

“必须走了，”玛丽答。“再会，暂时。”

胖孩子带着拙笨的玩笑态度，张开手臂想强求一吻；但是要避开他却不需要怎样敏捷，所以在他手臂合拢之前，他的美丽的迷人的女人就不见了；因此，这位迟钝的青年人带着感伤的脸色吃了一磅光景的肉排，就睡熟了。

在楼上，要说的话是这样多，要商量的计划——假使老华德尔还是那么残忍，就怎样私奔和秘密结婚——又是这样多，所以当史拿格拉斯先生最后告别的时候离吃饭时间只差半点钟了。女士们赶忙到爱米丽的卧室里打扮，那位情人拿起了帽子走出房间。他刚走到房门外面，就听见华德尔的声音在大声谈论；从楼梯栏杆上往下一看，看见他带着别的一些绅士上楼来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这座屋子的情形一点都不熟悉，在慌乱之中匆匆走回刚离开的那间房，从那里走进里面的一间（华德尔先生的卧室），轻轻关上门，恰好这时间，他瞥见的那些人也走进起坐间了。那是华德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那生聂尔·文克尔先生和班杰明·爱伦先生，他从他们的声音里是不难辨认出来的。

“很幸运，我总算没有糊涂，避开了他们，”史拿格拉斯先生微笑一下这样想，踮着脚尖走到靠床的另外一扇门旁边，“这门也通那条过道，我可以悄悄地和舒舒服服地走掉了。”

对于他悄悄地和舒舒服服地走掉，只有一个阻碍，那就是，门锁着而且没有钥匙。

“今天让我们喝点你们的最好的酒，侍者，”老华德尔说，搓着手。

“一定拿最好的来，先生，”侍者答。

“告诉女士们，我们来了，”

“是，先生。”

史拿格拉斯先生却热忱地希望女士们能够知道他又来了呢。他有一次冒险地低声对着钥匙孔喊了一声“侍者”！但是他忽然想到可能跑来一个不认识他的茶房，并且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极其类似另外一位最近被人在附近一个旅馆里发现的绅士的情报（关于他的不幸情形的记载是在那天晨报的“警务栏”里出现的），所以，他向一只皮箱上一坐，剧烈地发起抖来。

“我们一点不用等潘卡，”华德尔说，看看他的表；“他永远是准时的。假使他要来，到时候就来了；假使不来，等他也没有用。哈！爱拉白拉。”

“妹妹！”班杰明·爱伦先生喊，极其多情地把她拥抱起来。

“啊，班，亲爱的，你浑身的烟味多厉害呀，”爱拉白拉说，有点被这爱情表示征服的样子。

“是吗？”班杰明·爱伦先生说，“是的吗，白拉？唔，也许是吧。”

也许是的；因为他刚刚离开了一间有一只大火炉的小后客堂里的一些愉快的抽烟的同伴——十二个医学生。

“不过我看见你很高兴，”班·爱伦先生说。“祝福你，白拉。”

“哪，”爱拉白拉说，凑向前去吻他的哥哥；“不要抱住我，亲爱的班呀，你把我弄得不成样了。”

亲热到这一步的时候，班·爱伦先生就让他的感情和雪茄和黑啤酒征服了自己，带着潮湿的眼镜环顾着旁观的人们。

“没有什么话同我说说吗？”华德尔张开着手臂说，

“有很多呢，”爱拉白拉低声说，一面接受了老绅士的诚恳的

抚爱和祝贺。“你是一个硬心肠的、没有感情的、残酷的怪物！”

“你是一个小叛逆，”华德尔用同样的声调答；“恐怕我不得不禁止你登我的门了。像你这样不顾别人而结了婚的人，是不应该放任你在社会上的。但是来吧！”老绅士接着大声说，“现在吃饭了；你坐在我旁边。乔；嘿，该死的孩子，他醒着呢！”

使他的主人大为苦恼的是，胖孩子的是处在一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中；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并且似乎要一直如此似的。而且他的神态里面还带着活泼，那也是同样不可理解的事；每逢他的眼睛碰到爱米丽的或者爱拉白拉的，他就媚笑和狞笑；而且有一次，华德尔发誓说看见他霎眼睛。

胖孩子举动上的这种变化，是由于他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增加了，他因为受到小姐们的信托而感到骄傲；那些媚笑、狞笑和霎眼，是许多表示她们可以信托他的忠诚的谦虚保证。但是这些表示却非但没有减除猜疑倒反引起了猜疑，而且也有点儿讨厌，所以爱拉白拉时而用皱眉和摇头来回报，但是胖孩子以为那是叫他警觉的暗示，为了表示充分了解，就加倍卖力地媚笑、狞笑和霎起眼睛来。

“乔，”华德尔先生搜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之后说，“我的鼻烟壶在沙发上吗？”

“没有，先生，”胖孩子回答。

“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早上把它丢在梳妆台上了，”华德尔说。“跑到房里去替我拿来。”

胖孩子走进隔壁房间；隔了一会之后，带着鼻烟壶和一副任何胖孩子都不会有的最苍白的脸色回来了。

“这孩子怎么了！”华德尔喊。

“我没有什么呀，”乔回答说，很紧张。

“你见了什么鬼吗？”老绅士问。

“或者喝了酒吧？”班·爱伦加上一句。

“我想你说得不错，”华德尔隔着桌子低声说。“我确信他是醉了。”

班·爱伦回答说他想是的；因为这位绅士见过很多这种毛病，所以在华德尔脑子里浮荡了半小时的印象得了证实，立刻得出结论：胖孩子是喝醉了。

“你盯住他看一会儿吧，”华德尔咕噜说。“我们不久就会弄清楚他到底醉了没有。”

这不幸的青年不过是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交换了几句话：那位绅士要求他秘密地请他的朋友来解救他，随着就把他连鼻烟壶推出房间，恐怕他耽搁太久会引得人家发现他。胖孩子脸上带着极其心乱的表情想了一会儿，就出去找玛丽。

但是玛丽替她的女主人梳妆了之后已经回家去了，胖孩子又回来，比以前更惶恐了。

华德尔和班·爱伦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

“乔！”华德尔说。

“是，先生。”

“你出去干什么？”

胖孩子绝望地看看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脸，吃吃地说他不知道。

“啊，”华德尔说，“你不知道吗，呃？把乳酪拿给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呢，正是健康和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在吃饭

时间里一直都是十分愉快的，他这时正跟爱米丽和文克尔先生大谈而特谈：说到强调语气的时候就文雅地点头，轻轻地挥动左手加重他的言辞的力量，满脸闪耀着平静的微笑。他从盘子里拿了一块乳酪，正打算回过头去重新谈话的时候，胖孩子弯下腰来把头凑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头相平的地方，用大拇指向肩膀后面指指，做了一种极其可怕可憎的鬼脸，圣诞节哑剧里最出色的也不过如此。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吓了一跳，“多么——呃！”他住了嘴，因为胖孩子挺起身来，睡着，或者是假装睡着了。

“什么事情？”华德尔问。

“这真是个极其古怪的小子！”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不安地看着那孩子。“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不过，我敢起誓，恐怕他有些时候是有点儿精神病。”

“啊！匹克威克先生，请你不要这样说，”爱米丽和爱拉白拉异口同声叫着说。

“当然，我并不能确定，”匹克威克先生在深深的沉默和普遍的丧气神情之下，这样说；“不过他这时对我的态度，实在是非常惊人。啊！”匹克威克先生突然尖叫一声跳了起来。“请你们原谅，女士们，不过现在他用什么尖东西戳我的腿。他的确是靠不住的。”

“他喝醉了，”老华德尔冒火地吼叫。“拉铃！叫侍者来！他醉了。”

“我没有，”胖孩子说，当他主人过来抓住他的衣领的时候，他跪下来了。“我没有喝醉。”

“哪末你发疯了——那更坏。叫侍者来，”老绅士说。

“我没有疯；我挺明白的，”胖孩子答，哭起来了。

“那末，你把尖东西戳匹克威克先生的腿，到底做什么呀？”
华德尔怒冲冲地问。

“他不看我，”孩子回答说。“我要和他说话。”

“你要说什么呀？”半打声音同时问。

胖孩子喘一口气，看看卧室，又喘一口气，用两只手的食指关节分别擦掉两滴眼泪。

“你要说什么呀？”华德尔问，摇撼着他。

“住手！”匹克威克先生说，“让我来吧。你要和我说什么呢，我的可怜的孩子？”

“我要凑着你耳朵说，”胖孩子答。

“我想你是要咬掉他的耳朵吧，”华德尔说。“不要靠近他；他是恶毒的；拉铃，让他们把他弄到楼下去。”

正当文克尔先生把铃绳抓到手里的時候，一声普遍的惊呼阻止了他；那位逃不了的情人，窘得满脸通红，突然从卧室里走出来，对大家“均此不另”地鞠了一躬。

“哈罗！”华德尔叫，放掉胖孩子的领子，蹒跚地退后一步，“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回来了，先生，所以我就藏在隔壁房间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解释。

“爱米丽，我的女孩子，”华德尔责备地说，“我痛恨卑鄙和欺骗。这不成话和不正派到极点了。爱米丽，你不应该这样对我呀。”

“亲爱的爸爸，”爱米丽说，“爱拉白拉知道的——这里人人都知道的；乔知道的——我同他躲藏没有关系。奥古斯多斯，看

上帝份上，解释一下！”

史拿格拉斯先生只等人家一听他说话，立刻就叙述了一遍他怎样陷入那种窘境；怎样只是为了怕引起家庭间的纠纷，使得他在华德尔先生进来的时候避开；他如何只想从另外一道门走掉，但是发现门是锁着的，只好逼不得已地留着。陷于这样的处境是痛苦的；但是现在他一点也不懊恼，因为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当着他们大家的面承认他是深深地和忠诚地爱上了华德尔先生的女儿；他带着骄傲承认这感情是相互的；纵使他们之间隔了几千里路，或者隔了白浪滔天的海洋，他也决不会有一瞬间忘记那些幸福的日子，就是当他们最初——等等。

史拿格拉斯先生把话说到这一步，又鞠了一躬，紧盯着手里的帽子的帽顶，向门口走去。

“且慢！”华德尔喊。“嗨，凭着那一切的名义——”

“太容易冒火了，”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提示说，他以为要发生什么比较坏的事情了。

“得——就算太容易冒火吧，”华德尔采取了这字眼说；“这一切你一开头就不能对我讲吗？”

“或者信任我呢？”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喂，喂，”爱拉白拉说，出头帮忙了，“现在还问这些干什么呀，尤其是，你知道你已经把你的贪财的老心放在一个更阔的女婿身上，而且又是那样凶狠，弄得除了我以外人人都怕你。跟他握手吧，并且替他叫点饭菜来，看在老天爷面上，因为他好像饿得半死了，请你马上弄酒来喝，你至少喝过两瓶，才会不叫人讨厌的。”

那位可敬的老绅士拉拉爱拉白拉的耳朵，毫不犹豫地吻了

吻她，又非常慈爱地吻了吻女儿，于是热烈地握住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手。

“无论如何，有一点她是对的，”老绅士兴高采烈地说。“拉铃叫酒！”

酒来了，同时潘卡也上楼来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吃了饭，吃完之后，把椅子拉到爱米丽旁边坐了，老绅士一点没有反对。

这个晚上妙极了。小小的潘卡先生大显身手，讲了许多滑稽故事，唱了一支严肃的歌，那几乎也跟那些逸事一样诙谐。爱拉白拉非常媚人，华德尔先生非常畅快，匹克威克先生非常随和，班·爱伦先生非常起劲，情人们非常沉默，文克尔先生非常多话，而大家都非常快乐。

第五十五章

所罗门·派尔先生由一个高尚的 马车夫委员会协助者，处理老维勒 先生的事务

“塞缪尔，”维勒先生在举行葬礼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招呼他的儿子说，“我找到了，山姆。我想一定是在那里嘛。”

“你想什么在什么地方？”山姆问。

“你后娘的遗嘱呵，山姆，”维勒先生答。“根据这个，我昨天对你说过的处置钱的办法，就可以实行了。”

“什么，她没有告诉你遗嘱放在哪里吗？”山姆问。

“一点儿没有，山姆，”维勒先生答。“我们是在磋商一些不同的小意见，我鼓励她打起精神来，所以我忘掉问这事了。我不知道，纵使没有忘掉的话，我会不会就问她，”维勒先生接着说，“因为，你一面服侍病人，一面却转他们的财产的念头，那是很古怪的事情呵，山姆。那就像你把一个摔下马车的外座乘客拉起来的时候，一面却把手伸进他的口袋，一面叹气问他觉得怎样了，山姆。”

用这比喻说明了他的意见之后，维勒先生打开皮夹，拿出一张污垢的信纸来，那上面乱七八糟写着许多字。

“这就是那文件，山姆，”维勒先生说。“是在酒吧间壁橱里顶上一格的一把小小的黑茶壶里找着的。她没有结婚以前老把钞票藏在那里，塞缪尔。她揭开盖子拿钱付账，我看见过不知多少次。可怜的人，她把家里所有的茶壶都装了遗嘱也不会使她觉得什么不方便了，因为近来她真是难得拿什么钱，除了开节制晚会的时候，他们要喝茶来戒酒！”

“那上面说些什么？”山姆问。

“就是我告诉你的，我的孩子，”他父亲答。“两百镑‘减价统一公债’给我丈夫前妻的儿子，塞缪尔，我其余的一切种类的财产都给我的丈夫汤尼·维勒先生，我指定他做我的遗嘱的唯一执行者。”

“就是这些吗？”山姆说。

“就是这些，”维勒先生答。“有关系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我们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想不妨把这张纸烧掉算了。”

“你干什么呀，你这呆子？”山姆说，抢过遗嘱来，因为他父亲完全不懂事的样子拨拨火就预备把说的话付诸实行了。“你倒是个好执行者，你。”

“为什么不是？”维勒先生问，严厉地掉过头来看看，手里拿着拨火棒。

“为什么！”山姆叫，——“因为还有证明、检验和宣誓等等的手续一定要办哪。”

“你这话是当真？”维勒先生说，放下拨火棒。

山姆仔细地把遗嘱扣在旁边的口袋里，同时做了一个眼色，

表示他说的是真话，而且非常认真。

“那末我告诉你吧，”稍为想了一下之后维勒先生说，“这是那个大法官大人的知己朋友的差使了。一定要请教派尔，山姆。他是解决法律上的难题的人。我们马上把这玩艺儿送到破产法院去吧，塞缪尔。”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昏头昏脑的老家伙！”山姆发火地喊。“中央刑事裁判所罗，破产法院罗，不在场的证明罗，他的脑子总想着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你还是把出门的衣服穿好，进城去办正经事，可不要站在那里讲你根本不懂的大道理吧。”

“很好，山姆，”维勒先生答。“任何能够把问题早点解决的事我都很赞成的，山姆。不过，注意这一点，我的孩子，只有派尔——只有派尔才能够做法律顾问。”

“我不找另外的人，”山姆答。“那末，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等一下，山姆，”维勒先生答。他靠那挂在窗子上的一面小镜子的帮助，扣好了披肩，现在正用极其神奇的努力在向他的上衣里钻。“等一下，山姆；你到你父亲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不会像你现在这么容易钻到你的背心里去了，我的孩子。”

“假使我不能这么容易地钻进去，他妈的我根本就不穿，”他儿子说。

“你现在是这样想，”维勒先生说，显出上了年纪的人的庄重神情，“但是你会发现，你变胖了些的话，你也就聪明些了。胖和聪明，山姆，永远是一道长的。”

维勒先生发表了这个没有错儿的金科玉律——多年的切身经验和观察的结果——身体灵巧地一扭，就钻到上衣下面完成了任务。歇了几秒钟透过气来之后，他用胳膊肘擦了擦帽子，宣

布他已经准备妥当。

“四只脑袋比两只好，山姆，”他们坐着双轮轻马车向伦敦去的时候，维勒先生说，“因为这样一笔财产对于搞法律的绅士们是很大的诱惑，所以我们要带两个朋友去，假如他搞什么鬼的话马上就可以揍他；找两个那天送你到弗利特去的朋友吧。他们是最好的判断家，”维勒先生用半耳语的声音追加说，“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好的马的判断家。”

“对于律师也是吗？”山姆问。

“对于牲口能够加以正确判断的人，对于任何东西也就能够加以正确的判断，”他父亲答；口气如此专断，使得山姆不想辩驳了。

为了实行这值得注意的决定，就邀请那位长着雀斑面孔的绅士和另外两位非常肥胖的马车夫来帮忙——都是维勒先生选中的，也许是为了他们的肥胖和因而产生的聪明吧；——请好之后，大家进了葡萄牙街的一家酒店，从那里打发人到对街的破产法院去请所罗门·派尔先生马上来。

传达消息的人幸运地发现所罗门·派尔先生正在法庭，正在吃一块阿贝纳雪饼干和一条干腊肠这样的冷点心——因为生意很清淡。消息刚一低声送进了他的耳朵，他立刻就把点心塞进口袋里的许多业务文件中间，非常敏捷地赶到对街，他走到酒店里面的时候，送信的人还没有从法庭里解脱出来呢。

“绅士们，”派尔先生说，触帽致敬，“我听各位指教了。我不是恭维你们，绅士们，但是世上任何其他的五个人都不能叫我今天走出法庭来的。”

“这么忙呵，呃？”山姆说。

“忙！”派尔答；“我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就像我的朋友已故的大法官大人在上议院听了控诉出来常常对我说的。可怜的家伙！他真是容易疲劳；他老觉得那些控诉使他吃不消。我真不止一次想到他会被它们压得爬不起来呢；的确的嘛。”

说到这里，派尔先生摇摇头，住了嘴；老维勒先生听了他的话，用胳膊肘暗暗地碰碰他邻座的人，教他注意这位代理人的上层关系，于是问他，那种繁重的职务有没有对于他的高贵的朋友的体格发生什么永久的坏影响。

“我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派尔答；“事实上，我确信他从来波有。‘派尔，’他曾经对我说过好多次，‘你到底怎么受得了你做的那种脑力工作，在我真是不能理解的秘密。’——‘唔，’我常这样回答，‘我拿生命起誓，我也几乎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派尔，’他接着说，叹着气，并且带点儿妒忌看着我——那是友善的妒忌，你们知道，绅士们，不过是友善的妒忌呵；我从来也不介意的——‘派尔，你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啊！绅士们，你们会非常欢喜他的，假使你们认识他的话。给我三便士的甜酒，我的亲爱的。”

声调里带着抑制住的悲伤，对女侍者说了最后那句话，派尔先生就叹一口气，看看他的鞋子，又看看天花板；这时候甜酒来了，他就全喝掉。

“虽然如此，”派尔说，拉了一把椅子靠桌子坐了，“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在别人需要他的法律援助的时候，是没有权利想到私人友谊的。且说，绅士们，自从我们上次在这里分手之后，我们都为了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哭过了。”

派尔先生说到哭字的时候掏出一块手绢来，但是他没有把

它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只是擦掉沾在嘴唇上的一点儿甜酒。

“我是在《广告报》上面看到的，维勒先生，”派尔继续说。“哎呀，还不到五十二呀，哎呀——想想吧。”

这种表现“用心思的精神”的话是对长着雀斑的绅士说的，因为他的眼光碰巧给派尔先生碰到；长着雀斑的人对一般事物的理解是迟钝的，他听了那话，不安地在座位上动着，发表意见说，就已成事实而言，天晓得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这句话，里面包含了那种难于争辩的、微妙的定理，没有谁提出异议。

“我听说她是一个非常贤慧的女人，维勒先生，”派尔用同情的态度说。

“是的，先生，她是呵，”老维勒先生答，不大乐意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总觉得，由于那位代理人和大法官大人的长期深交，对于上流社会的一切一定是最了解的。“她是非常贤慧的女人，先生，当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那时候，先生，是一个寡妇。”

“哪，这才怪呢，”派尔说，带着悲哀的微笑四面看看；“派尔太太也是一个寡妇。”

“那是非常奇怪的，”长着雀斑的人说。

“唔，那是奇怪的巧合，”派尔说。

“一点也不奇怪，”大维勒先生粗卤地说。“寡妇结婚的比单身女人多。”

“很好，很好，”派尔说，“你说得很对，维勒先生，派尔太太是一个非常风雅的多才多艺的女人；她的风度是我们的邻近普遍赞美的主题。看见她跳舞的时候我很得意；在她的动作中间，有种如此坚定、高贵而又自然的风度。她的举动真是天真烂漫

——啊！得了，得了！原谅我问一句，塞缪尔先生，” 代理人用比较低的声音继续说，“你的后母高不高？”

“不很高，” 山姆答。

“派尔太太是高个儿，” 派尔说，“一个堂堂的女子，有高贵的身材，还有那只鼻子，绅士们，生得又有魄力又威严。她非常爱我——非常——而且非常关切；她的舅舅是一个法律书籍商人，因为八百镑破了产。”

“唔，” 维勒先生说，他在这场讨论中间有点不耐烦起来，“说正事吧。”

这话在派尔听来是音乐。他脑子里原来就在转念头，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还是不过请他来喝一杯掺水白兰地，或者分享一碗五味酒，或者诸如此类的职业上的客套而已，现在这疑惑却解决了，而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急于要解决的神情呢。他把他的帽子放在桌上，眼睛里发着光说：

“什么事情呢——嗯？是哪一位绅士要过法庭的关吗？我们得要拘捕的，友善的拘捕就行了，你们知道；我想，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朋友吧？”

“把那文件给我，山姆，” 维勒先生说，从他那似乎对这场晤会很感兴趣的儿子手里接过遗嘱来。“我们所需要的，先生，是这个玩艺儿的检查。”

“检验，我的亲爱的先生，检验，” 派尔说。

“唔，先生，” 维勒先生答，粗声粗气地，“检查和检验完全是一样的；假如你不懂的话，先生，我相信我能够找到懂的人。”

“不生气吧，我希望，维勒先生？” 派尔驯顺地说。“那末你是执行者，” 他接上说，把眼睛对文件上一瞥。

“是的，先生，”维勒先生答。

“这几位绅士呢，我猜是承受遗产的人吧，是不是？”派尔问，带着祝贺的微笑。

“山姆是忍受遗产的人，”维勒先生答；“这几位绅士是我的朋友，是来监察的；——算是公证人。”

“啊！”派尔说，“很好。我不反对，的确的嘛。我要问你要五镑再开始办事情，哈！哈！哈！”

经过委员会的决定，这五镑可以先付，维勒先生就拿出了钱；随后，就来了无关紧要的长久的讨论，在这中间，派尔先生使那些监察的绅士大为满意，因为他表示说这件事要不是交给他的话，一定会完全出了毛病，理由他没有明白说出，然而无疑是充分的。迅速处理了这个要点之后，派尔先生就破费那笔财产，用三块排骨和啤酒同酒精的混合液提了提精神；随后大家动身到民法博士协会去。

第二天，又去了民法博士协会一次，一位做证人的马夫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因为他喝得烂醉，除了粗俗的骂人话什么都不说，使一位代理人兼代表人大受侮辱。第二星期，又到民法博士协会去了几次，另外还到遗产税局去了一次，并且谈判租地权和营业权的处理，并取得批准，还要清点存货，点心要用，正餐要吃，以及如此之类的有益的事情要做和大堆的文件要办，所以，所罗门·派尔先生和那学徒外加蓝色公文口袋，全都变得那么胖，几乎谁都不认得他们就是几天前在葡萄牙街徘徊着的那个男子、那个孩子和那个口袋了。

好容易这一切重大的事情处置好之后，就定了一天出卖和转让股票，并且因此要拜访一位住在英格兰银行附近什么地方的

股票经纪人威金斯·弗赖夏老爷，他是所罗门·派尔特地介绍的。

那是一个节日，所以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维勒先生的高统靴是新擦的，衣服是特别加意整理过的；脸上长雀斑的绅士在钮扣洞上戴了一朵带几叶子的大天竺牡丹；他的两位朋友的上衣都装饰了用桂花树和别的长绿树扎起来的花球。三人都严格地穿了假日服装；那就是说，他们都一直裹到下巴下面，并且能穿多少衣服就穿了多少，那是并且曾经是，自从驿站马车发明以来，一个驿站马车夫的理想盛服。

派尔先生在约定的时间在碰头的老地方等着；甚至他也穿一件干净衬衫和戴了一副手套：前者因为常洗的原故，领子和袖口已经磨得很破了。

“两点差一刻，”派尔说，看着酒店的钟。“假使两点一刻我们到弗赖夏先生那里，那就是最适合的时间了。”

“喝一点啤酒的话，你们觉得怎样，绅士们？”脸上长着雀斑的人提议说。

“再弄一点冷牛肉，”第二个马车夫说。

“或者是牡蛎，”第三个说，他是一位哑嗓子的绅士，两条大粗腿撑持着他的身体。

“听呀，听呀！”派尔说；“为了祝贺维勒先生获得他的财产呵，呃？哈！哈！”

“我完全赞成，绅士们，”维勒先生答。“山姆，拉铃。”

山姆照着做了；黑啤酒、冷牛肉和牡蛎不久就拿来了，马上绝不辜负地被吃掉了。每人都非常活跃地参与了一份，所以要替他们分一个高下，那几乎是不公正的；不过，假使说有一位比别

人表现了更多的力量，那就是那位哑嗓子的马车夫，他吃了国定度量衡一品脱的醋和牡蛎，而且不动丝毫声色。

“派尔先生，”大维勒先生说，搅和着一杯掺水白兰地，牡蛎壳收拾掉之后每位绅士面前都放着一杯；“先生，派尔先生，我本来打算提议喝点酒开开心，但是塞缪尔对我捣鬼话说——”

带着安闲的微笑静静地吃了他的牡蛎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这时用很高的声音大叫一声“听”！

“——他捣鬼话说，”他父亲继续说下去，“不如把酒献给你，祝你成功和发财；并且谢谢你把这事情解决得那样好。祝你健康，先生。”

“别忙，”脸上长雀斑的绅士插嘴说，突然起了劲，“你们眼睛都看着我，绅士们！”

说着，脸上长雀斑的绅士站起身来，别的绅士们也就站了起来。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对大家察看一番，慢慢举起了手，因此，每个人（包括脸上长着雀斑的人自己在内）吸了一大口气，各自把平底大杯举到唇边。一瞬间，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的手已经放了下来，而每只杯子也都空空地放下了。这动人的仪式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效果是不可能描写的；既高贵、庄严，而又动人，综合了一切堂皇的因素。

“唔，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我所能够说的就是，这种信任的表示，对于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必然是非常可以告慰的。我不愿意说任何可能像是自负的话，绅士们，但是我很高兴，为了你们自己的原故，你们来找了我：如此而已。假使你们找了这一行里面什么低三下四的人，那我坚决相信，而且我保证那是事实，你们早已陷入绝境中了。但愿我的高贵的朋友能够活着看我

处理了这件案子；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自负，但是我想——然而，绅士们，我不来麻烦你们了。通常在这里可以找到我的，绅士们，不过假使我不在这里或者对面，那末这是我的地址。你们会发现我的条件是又便宜又合理的，没有人比我更照顾当事人了，而且，我想我对于这一行还懂得一点儿。假使你们有什么机会把我推荐给你们的朋友，那末，绅士们，我非常感激你们，他们知道了我之后，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祝你们健康，绅士们。”

这样表白着他的感情，所罗门·派尔先生放了三张写了字的名片在维勒先生的朋友面前，于是又看看钟，说恐怕是动身的时候了。根据这个暗示，维勒先生就付了账，于是，执行者、承产者、代理人和公正人，一同出发，上市区去。

股票交易所的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办公室是在英格兰银行后面一条胡同里的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上；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公馆是在苏雷的布列克斯顿；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马和马车是在附近的一个马车行的马厩里；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当差到西头去送什么东西去了；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文书吃饭去了；所以，威金斯·弗赖夏老爷在派尔先生和他的同伴们敲帐房的门的时候亲自喊了声“进来”。

“早安，先生，”派尔说，谄媚地鞠着躬。“麻烦你，我们想转让一小笔股票。”

“啊，进来吧，好不好？”弗赖夏先生说。“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奉陪。”

“谢谢你，先生，”派尔说，“不忙啊。请坐吧，维勒先生。”

维勒先生坐了一张椅子，山姆坐了一只箱子，公正人们坐了他们所能弄到的，并且带着那种目瞪口呆的尊敬望着贴在墙上的

日历和一两张纸头，仿佛它们是古代大师们的最好的作品。

“好，我可以和你赌半打红葡萄酒；来！”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拾起被派尔先生的来临暂时打断了的话题。

这话是对一位非常时髦的青年绅士说的，这人的帽子歪着戴到右边的颊须上，正倚一张写字台用一把簿记尺拍打着苍蝇。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用办公板凳的两条腿支持着身体的平衡，用一把铅笔刀戳着一只封缄纸盒子，时常极其熟练地戳进贴在盒子外面的一张小小的红色封缄纸的中心。两位绅士都有非常开阔的背心和非常挺的领子，非常小的靴子和非常大的戒指，非常小巧的表和非常粗大的表链，还有匀称的裤子和洒了香水的手绢。

“我从来不赌半打，”另外那位绅士说。“我要赌一打。”

“成，西麦利，成！”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上等的，注意，”另外那位说。

“当然，”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答；用一支金套子的铅笔在一本小簿子上记了下来，另外那位也用另外一支金套子的铅笔在另外一本小簿子上记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看见一张关于包福的告示，”西麦利先生说。“可怜的东西，他要被赶出屋子了！”

“我打对折和你赌十个金币，他会割断自己的喉咙，”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成，”西麦利先生答。

“且慢！我不干，”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深思地说。“也许他会吊呢。”

“很好，”西麦利先生答，又拔出金套子的铅笔来了。“我不

反对接受你那说法。总之——毁灭了他自己。”

“自杀，事实是，”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正是如此，”西麦利先生答，记下来。“‘弗赖夏——十金币对五金币，包福自杀。’我们说定在多少时间之内？”

“十四天？”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提议说。

“滚吧，不行；”西麦利先生答，停顿了一下，用薄记尺去打苍蝇。“一个星期。”

“折中吧，”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就算十天吧。”

“好；十天，”西麦利先生答。

因此，在各人的小簿子上记了：包福要在十天之内自杀，否则威金斯·弗赖夏要给弗兰克·西麦利十个金币；假使包福是在这期间自杀了，弗兰克·西麦利就要给威金斯·弗赖夏五个金币。

“他破了产使我很难过，”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他的饭菜呱呱叫。”

“还有他的红葡萄酒也很好，”西麦利先生说。“我们要打发我们的厨子到拍卖场去，买点那种六十四的。* ”

“滚你的蛋！”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我的用人也要去的。五个金币打赌我的人压倒** 你的人。”

“成。”

小簿子上又用金套子铅笔记了一笔；这时候，西麦利先生打死了所有的苍蝇和打好了所有的赌，就扬长而去，到股票交易所

* 货品的价目，大概是当时通行的标价。

** 拍卖时，买主出较高的价钱胜过他人，而买定。

看看那里有些什么事。

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现在就屈尊接受所罗门·派尔先生的指教，随后，填好了一些印就的表格，要大家跟他到银行去，他们就照办了；维勒先生和他的三位朋友怀着无限的惊异瞪着眼望着这一切，而山姆是用一种什么都不能扰乱冷静对待一切。

穿过一个一片喧哗的院子；经过两个装束配得上那滚动到角落里去的红色救火车的门房；他俩走进了办理他们的事情的办公处，派尔和弗赖夏先生把他们留在那里站一会儿，他们就上楼到“遗嘱部”去。

“这是什么地方？”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对大维勒先生耳语说。

“‘统一公债’的衙门，”执行人用耳语声回答说。

“那些坐在柜台后面的绅士是些什么人？”哑嗓子的马车夫问。

“我想就是‘减价统一公债’吧，”维勒先生答。“他们是不是‘减价统一公债’呀，塞缪尔？”

“嘿，你以为‘减价统一公债’是活人吗？”山姆问，有点鄙视的样子。

“我怎么知道？”维勒先生反问；“我觉得他们很像就是了。那末，他们是什么人呀？”

“文书们，”山姆答。

“干么他们都在吃火腿夹面包呀？”他父亲问。

“因为他们在办公吧，我想，”山姆答，“那是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老那么做，整天！”

维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这种和国家的

货币制度有关的古怪规矩，派尔和威金斯·弗赖夏就来了，并且把他们领到柜台的一处，那上面有一块圆形的黑色牌子，牌子上有大大的一個 W 字。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维勒先生问，使派尔注意那牌子。

“是死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派尔回答说。

“我说呀，”维勒先生说，转过身来对着那几位公正人。“这里有毛病了。我们的第一个字母是 V 呀——这不行的。”*

公正人们立刻发表他们的决定意见，认为事情在 W 这个字之下进行是不合法的；所以，那是完全可能会至少僵持一天的，要不是山姆采取了迅速的、然而初看上去是不孝的行动：他拉住父亲的衣襟，把他拖到柜台旁边，把他按在那里，直到他在两张证书上签好字才罢；根据维勒先生的写字习惯，那是那么繁重和费时间的工作，所以当它完成的时候，那承办的文书已经剥了和吃了三只里伯斯顿苹果。

因为大维勒先生坚持立刻把他的一份卖掉，他们就从银行走到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口，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进去了一小会儿，就带着一张史密斯、培恩和史密斯的支票回来了；那是五百三十镑，就是第二位维勒太太的公债储金的结余，照当天的市价算给维勒先生的。山姆的两百镑转到了他的名下，于是，威金斯·弗赖夏先生拿了付给他的佣金，不在乎地丢进上衣口袋，迢迢遥遥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开头，维勒先生顽固地决定支票非兑换现款金镑不可；但是

* 牌子上原为“遗嘱”缩写之第一字母，派尔故意开玩笑，因“维勒”的第一字也是 W；但维勒先生一贯自以为是 V。

公正人们提醒他说，假使那样，他就得破费钱买一只小口袋装钱回去了，所以他同意了接受五镑一张的钞票。

“我的儿子，”他们走出那银钱业的铺子的时候维勒先生说，“我儿子和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我希望把手头这件事马上解决掉，所以，让我们就找个地方算一算账吧。”

不久找到了一个安静的房间，账目拿出来算了。派尔先生的账单由山姆负担了，有些费用公正人没有答应；但是，尽管派尔先生用许多庄严的誓言宣称他们对他太吝啬了，但这却是一笔比他从来办过的不知好了多少倍的生意，他靠着这笔生意解决了以后六个月的吃、住和洗。

公正人们享用了一杯酒之后，就握手告别了，因为他们当夜还得赶车下乡。所罗门·派尔发现再也没有什么可进的了，无论在吃的方面还是喝的方面，就友善地告辞了，留下山姆和他父亲。

“喂，”维勒先生说，把皮夹放进衣服的边袋，“租地权的款子再加上这个，有一千一百八十镑了。喂，塞缪尔我的孩子，马头带过来向着乔治和兀鹰吧！”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繆尔·维勒之间开了一次重要的谈判，山姆的父亲参与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绅士意外地来临

匹克威克先生正独自一人坐着，深思着许多事情；他的许多思虑之一，就是如何最好地供应那年轻的一对，他们目前的不安定的状态是使他经常惋惜和焦虑的。这时候，玛丽轻轻地跨进房来，走到桌子跟前，相当急忙地说：

“啊，先生，对不起，塞繆尔在楼下，他问他父亲可不可以来见你？”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答。

“谢谢你，先生，”玛丽说，又碎步向门口走去。

“山姆来了不久吧，是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啊，不久，先生，”玛丽急切地说。“他刚刚来。他说他不再请假了，先生。”

玛丽说完的时候，也许自己觉察到她报告最后这一件事的

时候怀着超过实际需要的热情了，或者她也许观察到匹克威克先生看着她的时候的善意的微笑了。她确是低下了头，察看着身上那条非常漂亮的小小的围裙的一角，仔细得完全没有道理。

“务必叫他们马上上来，”匹克威克先生说。

玛丽显然大为宽慰，连忙去传达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里踱了两三个来回；一面走，一面用左手揉擦着下巴，似乎全神贯注在思索中。

“唔，唔，”匹克威克先生终于说，是一种温和而有点忧伤的声调，“那是我能够报答他的依恋和忠诚的最好的办法了；就这样办吧，我对上天发誓。这是一个孤独的老年人的命运，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发生新的和另外一种爱恋而离开他。我没有权利希望我自己会有什么不同，不能，不能，”匹克威克先生比较愉快地继续说，“那是自私和忘恩负义的。我应该快乐，因为有个机会可以把他安排得这样好。我是快乐的。我当然是的。”

匹克威克先生那么全神贯注在这些思索中，以致门上敲了三四次才听见。他连忙坐好，露出他素常的那份愉快的面容，发出了所要求的许可，于是山姆·维勒进来了，后面跟着他的父亲。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你好吗，维勒先生？”

“很惬意，谢谢你，先生，”那位鳏夫说；“希望你很好，先生。”

“很好，多谢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要和你稍为谈几句，先生，”维勒先生说，“假使你可以为我浪费这么五分钟的时间，先生。”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答。“山姆，给你父亲端张椅子。”

“谢谢你，塞缪尔，我这里有一张椅子了，”维勒先生一面说一面端过一张来；“难得这么好的天气呵，先生，”老绅士加上一句，坐下的时候把帽子放在地板上。

“的确是，”匹克威克先生答，“非常合时。”

“我所见过的最合时的了，先生，”维勒先生答。说到这里，老绅士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咳完之后，点点头，霎霎眼，对他儿子做了几个恳求的和威胁的手势，但是这一切山姆坚决地避而不看。

匹克威克先生觉察到那位绅士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就装作专心裁手边的一本书籍，耐心地等维勒先生提出他这一次来的目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惹人生气的孩子，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愤愤地看着他的儿子，“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做了什么，维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

“他不开口说，先生，”维勒先生答；“他知道我有要紧事情的时候是说不出话来的，而他却站在那儿看着我坐在这儿占掉你的宝贵时间，并且让我自己出丑，却不哼一声帮助我。这不是孝道的行为，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擦着额头上的汗；“差得远哪。”

“你说你讲，”山姆答；“我怎么知道你在一开头就泄了气呀？”

“你看得出我开不了口的罗，”他父亲答；“我走错了路，退上了栅栏，碰尽了一切钉子，你却不伸出手来帮我。我替你害羞，塞缪尔。”

“事实是，先生，”山姆说，微微鞠了一躬，“老头子收到他

的钱了。”

“很好，塞缪尔，很好，”维勒先生说，带着满意的神情点点头，“我并没有对你生气呀，山姆。很好。这样开始很好；马上就把手要紧话说了吧。真是很好，塞缪尔。”

在极度满意之中，维勒先生把头点了非常多的次数，于是抱着倾听的态度等山姆继续发言。

“你坐下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知道这次接见可能比他预料的要长久。

山姆又鞠一躬坐下了；他的父亲左右看看，他就继续说：

“先生，老头子，收到了五百三十镑。”

“减价统一公债，”大维勒先生低声插嘴说。

“是不是减价统一公债都没有关系，”山姆说，“总数是五百三十镑，对吗？”

“对，塞缪尔，”维勒先生答。

“在这数目之外，还有房子和营业——”

“租地权、招牌、货物和装置，”维勒先生插嘴说。

“——弄到的钱加在一起，”山姆继续说，“总共是一千一百八十镑。”

“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听了很欢喜。我祝贺你，维勒先生，办得这样好。”

“慢一点，先生，”维勒先生说，用不同意的态度举起一只手来。“说下去，塞缪尔。”

“这个钱呢，”山姆说，稍为迟疑一下，“他急于要放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也很焦急，因为，假使他自己管着，他就会借给什么人，或者投资去买了马，或者丢掉了他的皮夹，或者这样

那样地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埃及木乃伊。”

“很好，塞缪尔，”维勒先生说，那种满意的样子，就好像山姆是在对他的谨慎和远见致最高的颂辞。“很好。”

“因为这些原因，”山姆继续说，心神不安地乱扯着帽子的边；“因为这些原因，他今天拿了钱就和我到这里来，无论如何要交给、或者说——”

“这样说，”老维勒先生耐不住了，“它对我没有用处；我还要照常赶马车，没有地方保存，除非我出钱要车掌替我管着，或者放在马车夹袋里，那对于内座乘客又是一种诱惑了。假使你能替我保管着，先生，我就非常感激你了。也许，”维勒先生走到匹克威克先生面前凑着他耳朵说，“也许，它对于那个案子的化费有一点儿用处，总之一句话，请你保管着，等我向你要的时候再给我吧。”说了这话，维勒先生把皮夹塞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抓起他的帽子，就跑出了房间——那样迅速，对一个这样胖的人来说那几乎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叫他不要走，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着急地叫。“追上他；马上带他回来！维勒先生——来——回来！”

山姆看到主人的命令是不能不服从的；他父亲正要下楼的时候，他就追上他抓住了他的手臂，用劲把他拖了回来。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说，抓住那位老年人的手；“你的诚恳的信任使我感动得很。”

“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先生，”维勒先生顽固地回答说。

“实在说，我的好朋友，我有的钱我自己都用不了呢；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活到死都用不了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够用多少钱，用起来才知道，”维勒先生

说。

“也许，”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我并不想试一试这种经验，所以我不大可能弄到拮据的地步。我请你一定拿回去，维勒先生。”

“很好，”维勒先生说，带着不满的神色。“注意我的话，山姆，我要用这笔财产乱干一阵；乱干一阵！”

“你还是不要那样的好，”山姆答。

维勒先生想了一小会儿，随后，怀着很大的决心把上衣钮子扣好，说：

“我去管卡子。”

“什么！”山姆喊。

“卡子，”维勒先生咬紧牙关回答说；“我要去管卡子。和你父亲说再会吧，塞繆尔；我把剩下的日子交给卡子就是了。”

这威胁是如此可怕，而且维勒先生似乎完全决定要付之实行，因为他好像被匹克威克先生的拒绝弄得非常痛心的样子，所以这位绅士经过短时间的考虑之后，说：

“好，好，维勒先生，我就把钱收着吧。也许我能够比你用得更好的。”

“正是嘛，”维勒先生说，高兴起来；“你当然能够罗，先生。”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说，把皮夹锁在写字台里；“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我的好朋友。现在再坐下吧；我要听听你的忠告。”

这次拜访的胜利成就，使维勒先生在心底里大笑起来，在皮夹被锁起来的时候，不仅使他的脸上，并且使他的手臂、腿和身体都抽搐起来，但是当他听见那句话的时候，它就突然被一种极

其神气的庄严代替了。

“你在外面等一会儿，山姆，好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山姆立刻退出。

维勒先生显得异常地机伶和非常地惊讶，当匹克威克先生用如下的说法开始了谈话：

“你是不赞成结婚的人吧，我想，维勒先生呵？”

维勒先生摇摇头。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一种模模糊糊的什么坏心眼儿的寡妇对匹克威克转念头成了功，这种想法哽塞了他的言语。

“你刚才和你儿子来的时候，在楼下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问。

“是的——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维勒先生简单地回答说。

“你觉得她怎么样？直截了当地说，维勒先生，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觉得她很丰满，生得很结实，”维勒先生说，带着评判的神气。

“不错，”匹克威克先生说，“不错。据你所看到的，你觉得她的风度怎么样？”

“很讨人欢喜，”维勒先生答。“很讨人欢喜，很那个。”

维勒先生在最后那一个形容辞上究竟加的什么意义并不清楚；但是从他说的声调听来显然是一句表示好感的话，所以匹克威克好象完全明白了一样满意。

“我对于她很关心，维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维勒先生咳嗽一声。

“我是说关心她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一种愿望，希望她生活舒适和幸福。你懂吗？”

“懂得很，”维勒先生答，他其实还是什么都不懂。

“这个年轻的女人呢，”匹克威克先生说，“爱着你的儿子。”

“塞缪尔·维勒吗！”做父亲的喊。

“是的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是很自然的，”维勒先生稍为想了一想以后说，“很自然的，不过有点儿惊人。山姆一定要小心才好。”

“你这话怎么讲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小心不要对她乱说什么，”维勒先生答。“要很小心，不要在无意中被弄昏了说出什么可以犯毁弃婚约的罪的话来。匹克威克先生，只要她们一转你的念头，你和她们在一起就决不安全；你想不到在哪里能找到她们，可你只要一想，她们就找到了你。我自己第一次就是这样结了婚的，先生，而山姆就是这个阴谋的结果。”

“你没有给我多大的鼓励来说我所要说的话，”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最好还是马上说出来吧。这个青年女子不仅爱你儿子，维勒先生，而且你的儿子也爱她。”

“唔，”维勒先生说，“这对于父亲的耳朵倒是很好听的事情哪，这倒是的！”

“我曾经观察过他们几次，”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评论维勒先生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毫无疑问了。假设我愿意帮助他们结成一对夫妇，好好做点小生意或者小事情，将来有希望过点舒舒服服的生活，那你觉得怎样呢，维勒先生？”

在开头，维勒先生做了个鬼脸，来对待与他有关的任何人的

婚姻的建议；但是，因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争辩，并且强调玛丽并非寡妇的事实，他就逐渐比较顺从了。匹克威克先生对于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事实上，他被玛丽的相貌打动了心，已经对她丢过几次很不合为父的身份的眼色。最后他说，他是不反对匹克威克先生的意思的，他很乐于接受他的忠告；因此，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相信了他的话，就叫山姆回到房里。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清清嗓子，“你父亲和我，谈了些关于你的事。”

“关于你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是保护者的口气，并且是令人感动的声调。

“我不是那样盲目，所以我早就看出你对于文克尔太太的侍女抱着超过友谊的感情，”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听见了吗，塞缪尔？”维勒先生还用先前那种裁判者的口吻说。

“我看，先生，”山姆对他主人说，“一个青年人注意一个好看和端庄得不可否认的青年女子，我看没有什么坏处吧。”

“当然没有，”匹克威克先生说。

“一点儿都没有，”维勒先生表示同意说，显出一副温和的然而俨然尊长的样子。

“我对于这么自然的行为，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我倒想要帮助和促进你这方面的愿望。因此，我和我的父亲稍为谈了一下；并且发现他同意我的意见——”

“她并不是个寡妇呵，”维勒先生插上一句作为解释。

“她不是一个寡妇，”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着。“我愿意把你从现在这个职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了表示我看重你的

忠诚和许多优点，我要使你能够马上和她结婚，并且能够维持你们的小家庭的独立生活。我将引为骄傲，山姆，”他说，起初声音有点发颤，但随即恢复了惯常的语调，“我将感到骄傲和快乐，如我能对你一生的前途加以好意而特殊的照顾。”

短期间的深深的静默，随后，山姆说话了，他的声音低低的，有点儿沙哑，然而很坚决：

“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先生，就象感激你本人一样；但是那不行的。”

“不行！”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叫。

“塞缪尔！”维勒先生威严地说。

“我说不行，”山姆用比较高的声调重复说。“那你怎么得了呢，先生？”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答，“我的好朋友中间最近发生的变化，会使我将来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而且，我年纪又大些了，需要休息和安静。山姆呵，我的奔波劳碌完了。”

“我怎么知道呢，先生？”山姆辩驳说；“你现在这样想！假设你改了主意呢：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有二十五岁的人的那种精神：那末没有我你怎么得了？那是不行的，先生，不行的。”

“很好，塞缪尔，你的话很有道理，”维勒先生鼓励说。

“我是考虑了很久才说的，山姆，我一定要守约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摇着头。“新的情景已经展开在我眼前，我的奔波劳碌是要结束了。”

“很好，”山姆答。“那末，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有了解你的人跟着你，来服侍你，使你舒服呀。假如你需要一个更好的人，

你就用他好了；但是，有工钱也好、没工钱也好，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供膳宿也好、不供膳宿也好，你从波洛那个老旅馆里弄来的山姆·维勒总是不离开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随便一切人和一切事闹个不亦乐乎，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一点！”

山姆极其激动地把这段表白说完的时候，大维勒先生立起身来，把时间、地点和规矩这一切考虑都置之度外，高高举起帽子挥动着，猛烈地欢呼了三次。

“我的好朋友，”当维勒先生由于自己的热情冲动有点害羞、重新坐好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也应该替那位青年女子想想呀。”

“我替她设想的，先生，”山姆说。“我替她想过了。我对她说过，我告诉过她我的处境，她预备等我准备好，我相信她会等的。假如她不等，她就不是我所认为的那种女人，那我是乐于把她放弃的。你以前就知道我的，先生。我下了决心，就什么都不能改变。”

谁能够反对这种决心呢？匹克威克先生是不能的。他的卑微的朋友们的毫无私心的爱戴使他感到骄傲和感动，那比当代最伟大的人们的千言万语的声明所能在他心中唤起的还多哪。

当这场谈话在匹克威克先生房里进行着的时候，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矮小的老绅士，后面跟着一个拿着一只小旅行包的脚夫，在楼下出现了；他搞到了过夜的铺位之后，问侍者有没有一位文克尔太太住在这里，对于这问题，侍者当然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不是她一个人在家？”那矮小的老绅士问。

“我想是吧，先生，”侍者答；“我可以去叫她的女佣人来，先

生，假使你——”

“不，我不要叫她，”老绅士很快地说。“带我到她的房里去，不要通报。”

“呃，先生？”侍者说。

“你聋了吗？”矮小的老绅士问。

“不聋呵，先生。”

“那末听着，请你——你现在可以好好听着吗？”

“是，先生。”

“那好。带我到文克尔太太房里去，不要通报。”

矮小的老绅士发这命令的时候，塞了五先令在侍者手里，对他紧紧地盯着。

“真是，先生，”侍者说，“我不知道，先生，是不是——”

“啊！你肯吧，我看，”矮小的老绅士说。“你还是马上做的好。省些时间。”

那位绅士的态度里有种东西是如此冷静和镇定，使得侍者把五先令放进口袋，不再说一句，领他上楼了。

“就是这间房，是吗？”那绅士说。“你可以走啦。”

侍者照办了，心里纳闷这位绅士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矮小的老绅士等他走出视线之外，就敲那房门。

“进来，”爱拉白拉说。

“唔，无论如何声音很好听，”矮小的老绅士喃喃地说；“不过那算不了什么。”他说了这话，就开了门走进去。正坐在那做活的爱拉白拉，看见是一个陌生人，就站了起来——有点儿莫名其妙，但是一点没有显得尴尬。

“不必立起来呵，夫人，”那位不知名的人说，走进房来，随

手关了门。“是文克尔太太吧，我想？”

爱拉白拉点头。

“就是跟伯明罕的一个老年人的儿子结婚的、那生聂尔·文克尔太太吧？”陌生人说，带着显而易见的好奇心看着爱拉白拉。

爱拉白拉又点点头，不安地四面看看，仿佛拿不定要不要喊人来。

“我看我使你吃惊了，夫人，”老绅士说。

“是有一点，我说实话，”爱拉白拉答，越来越纳闷了。

“我要坐一坐，假使你允许我的话，夫人，”那陌生人说。

他坐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眼镜盒子，悠闲地拿出一副眼镜，架在鼻子上。

“你不认识我吧，夫人？”他说，那样紧紧地看着爱拉白拉，她开始觉得吃惊了。

“不，先生，”她畏缩地回答说。

“不呵，”那绅士说，捧住左腿；“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识我。不过，你知道我的姓的，夫人。”

“我知道吗？”爱拉白拉说，抖着，虽然她几乎不知道为什么发抖。“我可以问问吗？”

“马上告诉你，夫人，马上，”陌生人说，眼睛还是不离开她的脸。“你是最近结婚的吧，夫人？”

“是的，”爱拉白拉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放开手里的活计；她很激动了，因为一个先前发生过的思想现在更有力地出现在她的脑子里。

“没有建议你丈夫应当首先证询他所依靠的父亲的意见吧，我想？”陌生人说。

爱拉白拉用手绢擦眼睛。

“甚至都没有用什么间接的方法探听老年人对于这件他自然会觉得很关心的事情的感想吧？”陌生人说。

“我不能否认，先生，”爱拉白拉说。

“并且自己没有足够的财产来长久支持你丈夫获取人间的福利吧，而这，你知道，假使他按照她父亲的意思结婚的话是会得到的？”老绅士说。“这就是男女孩子们所谓的毫无私害观念的爱情——直到他们自己有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才用比较粗俗的和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了！”

爱拉白拉眼泪滚滚而流，诉说她年纪轻，没有经验，要求宽恕；她说她只是为了爱情才做她所做的这件事；她几乎从婴儿时代就失去了父母的忠告和指导。

“这是错的，”老绅士用比较温和的声调说，“错得很。这是愚蠢的，浪漫主义的，不合乎实业作风的。”

“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先生，”可怜的爱拉白拉答，啜泣着。

“胡说，”老绅士说，“他爱上你总不是你的错吧，我想。不过却也是的，”老绅士说，有点诡谲地看着爱拉白拉。“是你的错。他是身不由己。”

是这小小的恭维话，或者是这小小的老绅士的古怪说法，或者是他那转变了的态度——比开始时温和得多了——或者是这三者合在一起，使爱拉白拉在落泪中间露出了微笑。

“你丈夫呢？”老绅士突兀地问；收起刚刚在他脸上出现的微笑。

“我想他就要回来了，先生，”爱拉白拉说。“今天早上我劝

他去散散步。他非常消沉和苦恼，因为没有得到他父亲的答复。”

“苦恼吗？”老绅士说。“活该！”

“我恐怕他是为了我呵，”爱拉白拉说；“并且，先生，我为了他也苦恼呢。我是使他陷入现在的处境的唯一的原因。”

“不要为他操心，我的亲爱的，”老绅士说。“他活该。我高兴——真正高兴，就他而言的话。”

这些话刚从老绅士的唇边发出，就听见上楼来的脚步声，这声音他和爱拉白拉似乎同时都听出来了。矮小的绅士脸色发白，拚命强作镇静，立起身来，而文克尔先生已经走进来了。

“父亲！”文克尔先生喊，吃惊地退缩着。

“嗯，先生，”矮小的老绅士答。“先生，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文克尔先生默然无语。

“我想，你是害羞了吧，先生，”老绅士说。

文克尔先生仍然默然无语。

“你是害羞呢，先生，还是不害羞？”老绅士问。

“不，父亲，”文克尔先生答，挽住爱拉白拉的手臂，“我不为自己害羞，也不为我的妻子害羞。”

“当真的！”老绅士讥讽地喊。

“我很难过，做出了使你不像以前那样爱我的事，父亲，”文克尔先生说；“但是同时我要说，我没有理由因为有一位女士做妻子而害羞，你也没有理由因为她做了你的媳妇而害羞。”

“把你的手给我，那生，”老绅士改变了声调说。“吻我，我的爱；无论如何你是一个非常媚人的媳妇呵！”

几分钟之内，文克尔先生去找匹克威克先生，同他一同来

了，他见了他的父亲，两人不停地握手握了五分钟。

“匹克威克先生，我极其真诚地感谢你待我儿子的一切好意，”老文克尔先生说，说得坦白直率。“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上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又烦恼又惊慌。我现在搞明白了，我不仅满意而已。我还要再道歉吗，匹克威克先生？”

“哪里，”那位绅士说。“我要得到十至十美的幸福所唯一缺少的事情，你已经给我做好了。

说到这里，又握了五分钟的手，同时还说了许许多多的恭维话；这些话除了恭维的性质之外，还附带着一种值得一提的新奇东西——诚恳。

山姆孝顺地送父亲到了贝尔·塞维奇，回来的时候在胡同里遇到胖孩子，他是替爱米丽·华德尔送信来的。

“我说呀，”话多得出奇的乔说，“玛丽是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呀，不是吗？我多欢喜她呢，我！”

维勒先生没有说什么话来答复他，只是，对胖孩子盯了一会儿，被他这种放肆完全弄得目瞪口呆了，随后，抓住他的领子拖他到角落里，不伤害他然而多礼地给了他一脚，打发了他；之后，他吹着口哨走回家去了。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社终于解散，一切都圆满结束

文克尔先生从伯明罕来临是件快乐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整整一星期里，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都是成天不在家，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脸上带着一种神秘而重要的神情，那是他们本来完全没有的。显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进行着；不过，究竟怎么回事，却有种种的猜测。有些人（特普曼先生在内）以为匹克威克先生打算结婚；但是这种想法，女士们极其坚决地加以驳斥。另外有些人却相信他有了远行的计划，现在正忙着作准备；但这又被山姆坚决否认，他被玛丽盘问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过不会有新的旅行。到最后，大家的脑子绞了六天之久，东猜西想而毫无所得的时候，一致决定要叫匹克威克先生解释他的行动，把他为什么跟崇敬他的朋友们这样疏远的道理说个明白。

因此，华德尔先生请全体在亚德飞吃饭；酒过二巡，才言归正传。

“我们都急于要知道，”那位老绅士说，“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情，使你疏远了我们，热爱一个人去散步。”

“是吗？”匹克威克先生说。“巧得很，我正打算今天自动来详细解释一下；假使你们再给我一杯葡萄酒，我就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酒器一手接一手地传递了过去，快得异乎寻常；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愉快的微笑，环顾一下他的朋友们，说：“我们中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我是指已举行的婚礼和将举行的婚礼，连带着引起的变化，使我必须冷静地立刻想一想我将来的计划。我决定在伦敦近郊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退隐；我看到一所恰恰合于我理想的房子，把它弄了下来，陈设好了。一切都已布置妥当，我想马上就搬进去，我相信我可以在那里过几年安静的退隐日子；借我的朋友们的鼓舞，乐其天年，在他们的友爱的纪念中死去。”

匹克威克先生说到这里停顿下来，桌子周围发出一阵喃喃的议论声。

“我弄的房子，”匹克威克先生说，“是在德里治；有一个大园子，地点是伦敦附近最可爱的地区。为了舒适和便利，曾加意布置过；也许还有点儿豪华；不过这你们自己判断好了。山姆在那里陪我。由于潘卡的推荐，我请了一位女管家——年龄很大的一位女管家——她认为需要的用仆我都要用。我提议在那边举行一个仪式——我对那很有兴趣——来纪念我这小小的退隐生活。我希望，假使我的朋友华德尔不反对的话，在我住进去的那天，让他的女儿在我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青年人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有点激动地说，“向来是我的生活里的主要快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看到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的幸福，那是使我的心温暖的。”

匹克威克先生又停顿一下：爱米丽和爱拉白拉出声地呜咽。

“我已经亲自去、并且写信去和社里说过，”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告诉了他们我的意思。它在我们长久离开的期间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内部纠纷；由于取消我的名字，再加上这个那个其他的条件，使它已经解体了。匹克威克社已不存在了。”

“我决不懊悔，”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说，“我决不懊悔用了两年的大部分光阴，交接了千差万别的人物，纵使我追求新事物也许在许多人看来是无谓的。我以前的生活几乎全部用在事业上，和财富的追求上，其中有无数的景象是我先前所不了解的，现在我渐渐领悟了——我希望那足以增长我的见识和增进我的理解。假使我做过的好事情太少，我相信我做过的坏事情是更少的；我所遭遇的一切，对于我无非是晚年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回忆的来源。上帝保佑你们大家吧。”

说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用颤抖的手倒了满满一大杯酒喝了；在他的朋友们全体起立、由衷地对他干杯祝贺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婚礼没有作很多的预备布置。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从小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个被监护人，所以那位绅士是十分清楚他的财产和前途的。他把这两者告诉了华德尔，华德尔非常满意——假使他告诉他的是别的情形，他几乎也是一样满意的，因为这位老绅士是满心高兴和仁爱——他给了爱米丽一笔很可观的陪嫁，婚礼决定在那天之后的第四天举行：准备时间的匆促，使得三个女裁缝和一个男裁缝急得要发疯。

第二天，老华德尔把马车套上驿马走了，接他母亲上伦敦来。他用他特有的急躁，把消息告诉了老太太，她立刻昏晕了，但是很快救醒过来之后，她就叫把那织锦缎袍子立刻打好包裹，

并且开始叙述一件类似情形的事，那是关于已故的托林格洛娃夫人的大女儿的喜事的，这叙述占据了三个钟头，最后还没有说完一半。

在伦敦进行的巨大的准备工作，也得通知一下特伦德尔太太；因为她怀了孕，所以消息是由特伦德尔先生转告的，怕她会受不住；但是她并没有受不住，因为她立刻写信到玛格尔德定一顶新帽子和一件黑色的缎袍，并且宣称她决定去参加婚礼。因此，特伦德尔先生请了医生来，医生说特伦德尔太太应该是最清楚自己的情形的；对于这话，特伦德尔太太回答说，她觉得她吃得消，并且她决定要去；这医生是个聪明而又谨慎的医生，既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有好处也知道什么对于别人有好处，因此就说，也许特伦德尔太太闷在家里比出去更坏，所以或许还是去的好。于是她就去了，医生就极其小心地送了半打药来，预备给她路上吃。

除了这些麻烦之外，还托华德尔寄两封小小的信给两位小小的小姐，请她们做女宾相；接到信之后，两位小姐被逼到急得要死的地步，因为没有现成的“东西”应付这样重要的场合，而又没有时间弄出来，而两位小姐的两位可敬的爸爸，除了感到满意之外并没有其他感觉。无论如何，旧的上衣整理好了，新的软帽做出了，两位小姐打扮得要多么好看就多么好看了；在后来行礼的时候，她们在适当的地方哭，在应该的时候抖，博得全体旁观者的赞美。

那两位穷亲戚也到了伦敦——究竟是走着去的，还是坐在驿车的屁股后面去的，还是搭货车去的，还是互相轮流着驮了去的，那可不清楚，不过他们是到了伦敦，到了华德尔面前；在举

行婚礼的早晨，最先敲匹克威克先生的门的人，就是那两位穷亲戚，两人都带着微笑和衬衫硬领。

但是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穷富对于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成问题的；新的仆人们又活泼又起劲；山姆处在无比的兴高采烈的心境中；玛丽容光焕发，带着漂亮的丝带。

新郎预先在家里待了两三天，这时英俊地出发到德里治教堂去接新娘，由匹克威克先生、班·爱伦、鲍伯·索耶和特普曼先生陪着，山姆·维勒坐在车外，钮扣洞上插了一朵白花，那是他的情人的礼物，身上穿着特地为这喜事设计出来的一套新的漂亮仆服。他们在教堂里会到了华德尔家人、文克尔家人、新娘和女宾相们和特伦德尔家人。行礼之后，他们分乘几辆马车得得地回到匹克威克先生家里去吃早饭，到了那里，小小的潘卡先生已经在等着了。

这时候，这件事中间的比较庄严的部分都像浮云般过去了；每张脸都快活得放起光来；只听见一片祝贺和赞美的声音。一切都是那么美！前面的草地，后面的花园，小型的温室、餐室、客厅、卧室、吸烟室，尤其是书房，里面有图画和安乐椅，有奇异的密室、古怪的桌子和无数的书籍，还有一只大大的畅快的窗户，面对着一片悦人的草场，俯瞰着一切美丽的风景，这里那里点缀着几乎被树木掩蔽了的小小的房屋；再就是窗帘、地毯、椅子和沙发！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紧凑，那么整洁，有这样高雅的风味，每个人都说实在说不出哪一样最可赞美。

而在这一切中间，站着匹克威克先生：容光焕发地微笑着；那是任何男子、妇女或小孩的心都忍不住要喜爱的；他自己是大伙儿中间最快乐的一个呵；他和同一个人一再握手，而当自己的

手比较空闲的时候，就愉快地搓着；每逢人家有喜慰或好奇的表示，他就团团转地上去应接，用他的快乐的神色鼓舞着每一个人。

开早饭了。匹克威克先生领着老太太（她还在不停地叙述托林格洛娃夫人的事）坐在长桌的上首，华德尔坐了下首；朋友们排列两旁；山姆站在他主人的椅子背后；谈笑停止了；匹克威克先生致了谢辞之后，稍停一会，四面看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十分快乐，眼泪滚下了他的两颊。

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留在这种最真纯的幸福的时刻吧，假使我们要追寻的话，是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幸福的时刻，来欢娱我们在尘世间的短暂的生存。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更为强烈。有些人象蝙蝠或者猫头鹰一样，对于黑暗比对于光明，更有眼力；我们呢，没有这样的眼力，却更乐于看看陪伴我们度过许多孤寂时刻的想象中的伴侣们，在世界上的短促的阳光正充分照耀着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投上临别的一瞥。

交到许多真正的朋友，又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丧失他们，那是大多数置身于广大的世界，甚至到了黄金时代的人的命运。创造想象中的朋友而又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丧失他们，那是所有的作家或编年史家的命运。而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大的不幸；因为还要求他们把那些朋友的下落作一番叙述。

为了依照这种习惯——无疑是一种坏习惯——我们添几句传记文字，说一说聚在匹克威克先生家里的这几位吧。

文克尔先生和太太，受到那老绅士十分的宠爱，所以不久就搬进了一座新造的房子，离匹克威克先生家不到半哩。文克尔先

生担任了他父亲在伦敦的经纪人或联络员的职务，把他穿惯的那套服装改成了普通的英国人的装束，从此以后在一切外貌上完全显出是一个文明的基督徒的样子。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太太在丁格来谷住了家，在那里买了一小片农场经营，与其说为了赚钱，不如说为了事业。偶然会出神和忧郁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直到如今在朋友和熟人中间都享着大诗人的名气，虽然我们没有发现他写过任何诗来助长这种信念。我们知道有许多文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的名人，也是根据类似的条件而享盛名的。

特普曼先生呢，在他的朋友们结了婚而匹克威克先生定居之后，就在里士满住下，并且以后一直住在那里。夏季他常常在平台上散步，带着朝气蓬勃、得意扬扬的神气，这使他获得住在附近的无数单身的老妇人的赞美。他再也没有求过婚。

鲍伯·索耶先生先上了报纸以后，就上了孟加拉，班杰明·爱伦先生陪着他一道：两位都就了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的职位。他们每人都生了十四次黄热病，于是决定试一试戒酒；从那时期以后，他们都搞得不坏。

巴德尔太太的房子租过许多谈得来的单身绅士，获利甚多，但是再也没有打过毁弃婚约的官司。她的代理人，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继续执行业务，从中获得很大的进项，并且被一致公认为脚色中间的角色。

山姆·维勒遵守着他说的话，一直不结婚，有两年之久。年老的女管家在这期间的末尾死了，匹克威克先生就把玛丽提升到这个位置上，条件是要她立刻和山姆结婚，她呢，一句不说就接受了。后花园的门口常常可以看见两个胖胖的男孩子，从这事看

来，很有理由断定山姆已经成了家。

老维勒先生赶了十二个月的马车，害了风湿病，被迫退休。然而那皮夹里的东西被匹克威克先生投资运用得很好，所以他退休下来还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就靠着这经常在射者坡附近的一家很好的酒店里生活着，他在那里被当作圣贤一样敬仰着：大吹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如何亲近，并且还保留着那种难以克服的憎恶寡妇的心情。

匹克威克先生自己呢，继续住在他的新居，用空闲的时间整理备忘录，那就是后来他交给那一度驰名的会社的秘书的；或者，听山姆·维勒大声地念，念时夹着一些他自己脑子里忽然想到的字眼，然而匹克威克先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文克尔先生和特伦德尔先生，好多次请他做他们的子女的教父，开头的时候使他觉得很麻烦，但是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加以履行。他从来没有因为待金格尔先生宽大而感到后悔：因为那人和乔伯·特拉偷后来都成了社会上的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们老坚决反对回到他们从前时常出没和诱惑他们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现在不很健壮了；但是他还保留着以前全部的少壮的精神，并且还常常可以看见他到德里治画廊去看画，或者晴天的时候在附近风景怡人的地方散步。附近的穷人个个都认识他，每逢他走过，他们决不会不怀着很大的敬意向他脱帽致敬；孩子们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而且周围一带的人们全是这样对他。他每年到华德尔先生家去参加一次大规模的家庭欢聚；在这场合，正像在其他一切场合，他总是由忠实的山姆侍候着：在山姆和他的主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坚强的互相的依恋，除了死亡，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终结的。

附录：狄更斯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会计处的小职员。狄更斯幼时就常常溜到家里的阁楼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斐尔丁的作品、《天方夜谈》、《唐吉珂德》，都是他喜爱的作品。他的幼小的心灵早就同文艺结上了不解之缘。以后他的家境日渐穷困，债台高筑，一家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居到伦敦。但移居未久，家里旧债未清，新债又来，他父亲终于被投入债务监狱。这时狄更斯才十岁。但是作为一群弟妹的大哥，而父亲又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狄更斯就不得不担起家长的责任来。十一岁，他就到一家皮鞋油厂当学徒。为了节省开支，他母亲带着弟妹们到监狱里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单独留在外面，每星期领到薪水之后，就带着钱或食物去探监，和父母弟妹团聚。这些艰苦的日子在幼小的狄更斯的心灵中遗留下永不消失的印象，使他对贫苦无告的儿童、对穷人、对被迫害者充满同情，对英国当时的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莫大的仇恨。以后他父亲获得一笔小小的遗产，出了监狱，把查尔斯·狄更斯送到威林顿高等学校（相当于高小）去读书。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又愚昧又野蛮的人，对学生任意鞭打、辱骂。这

个人物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财不久又用尽了，查尔斯·狄更斯不得不停学就业，为糊口而奔忙。他时而作律师的书记，时而为事务所送信，时而到法院当速记员，时而为报纸作采访。艰难的生活使狄更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知识，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二十二岁时，狄更斯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畏怯地投入一家杂志社的信箱中。一个星期以后这篇小说刊出了，狄更斯就这样开始了业余写作活动。他最初为《记事晨报》写一些特写，署名“鲍斯”。一八三七年他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风行一时，畅销全国，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并使他得以靠写作维持生活，开始了著作生涯。以后他又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狄更斯著作年表附后），终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

狄更斯曾长期居住在法国、意大利，并曾到美国游历。他对美国的观察极其深刻；美国的虚伪的民主政治、残酷的监狱、特别是暗无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极大的愤慨。他说：“我已经失望了，这不是我要来看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他的游记体小说《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都对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作了有力的揭发。

狄更斯是欧洲十九世纪少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而且也在于他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是最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现象的人。他用生动而热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悲惨生活。他把贫民窟、小客

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社会真实面貌。他的作品是充满了光辉四射、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他的人物形象有许多能使人一读之后就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目中。

查尔斯·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但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也就兴起了它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而且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起来。狄更斯开始写作的时期正是著名的“宪章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列宁说过：“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狄更斯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虽然在客观上伟大的“宪章运动”给了他极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的作品的批判性质的发展，而且在当时也恰恰是“宪章运动”者对狄更斯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

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憎恨金钱对人类灵魂的统治，但是找不到为什么金钱会变成全能上帝的原因。虽然马克思就是狄更斯的同时代人，而且马克思在伦敦住过多年，还领导过英国的工人运动；虽然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已经发表，而且在一八五〇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但是狄更斯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也可以说：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虽然如此，由于狄更斯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社会生活，由于他对人民怀着无限的深厚同情，尽管他对资产阶级存在着幻想，致使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受了很大限制，但他还是属于进步传统的。贯穿在他的一切作品中的基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代表人物、即他心目中的“恶人”的憎恨，和那些处于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和穷苦的劳动者、即他心目中的“善良的人”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直到现在还为人民所喜爱和珍视。

狄更斯死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享年五十八岁。

狄更斯著作年表

1836 《鲍斯札记》

- 1836—37 《匹克威克外传》。
- 1837—38 《奥列佛尔·退斯特》
- 1838—39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 1840—41 《老古玩店》
- 1841 《巴那比·鲁奇》
- 1842 《游美札记》
- 1843 《圣诞欢歌》（圣诞故事集）
- 1843—45 《马丁·瞿什尔维特》
- 1844 《钟乐》（圣诞故事集）
- 1845 《炉畔蛩声》
- 1846 《生命的战斗》（圣诞故事集）
- 1846 《意大利风光》
- 1846—48 《董贝父子》
- 1848 《着魔的人》（圣诞故事集）
- 1849—50 《大卫·考柏菲尔德》
- 1852—53 《荒凉山庄》
- 1854 《艰难时世》
- 1855—57 《小杜丽》
- 1859 《双城记》
- 1860—61 《前程远大》
- 1864—65 《我们共同的朋友》
- 1870 《爱德文·德鲁德》（未完成）

译 后 记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生活面，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故事的梗概是这样：一位独身的老绅士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名流”，也是一个“学者”，又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一个社团（“匹克威克社”）的创办人。他带着几个“匹克威克派”出去游历，一路碰到了种种滑稽可笑的人和事，经过大约两年，他的追随者和他自己都觉得游历够了，“匹克威克社”也宣告解散了，匹克威克先生实行了“退隐”，故事也就此结束了。全部的情节是随着匹克威克等人的旅行见闻和遭遇而展开的，所以结构比较散漫，但因此也就能更多地给读者以新鲜和灵活的感觉。作者还特地为整个故事安排了一条以匹克威克先生与流氓金格尔先生的矛盾冲突为内容的主线，从头贯串到尾。在全书的最后，还按“有头有尾”的精神，把书中主要人物的下场，一一作了交代。但是这部作品终究不是以悲欢离合、曲折复杂的故事取胜的那一类。使人们激动、使人们历久不忘的，是那些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那些鲜明生动的生活景象，它们给人以极丰富的启发。

从表面上看，以金格尔的改邪归正为象征，这部作品的主题

思想是一个抽象的老公式：“善良终于战胜邪恶”，而这也是适用于狄更斯的许多作品的共同公式。但在实际上，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作品的内容，却绝非如此干枯和庸俗，而是极其丰富和动人的。读《匹克威克外传》，人们随处都会被那些巧妙、生动而深刻的讽刺描写所吸引。这些奇妙的讽刺艺术，正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锋芒所向，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当权人物。作者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从各个方面刻画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人物，为贵族、地主、资本家、政客、军人、太太、小姐、主笔、牧师等等，真实地暴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和丑恶的生活。人们看到那一幅又一幅丑态百出的肖像画和风俗画，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憎恨和厌恶。但是，在一切讽刺对象之中，作者特别着重地、反复地加以抨击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监狱等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的法官、律师、官吏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描写，在书中占了大量的篇幅和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而这也就是作品的真正的主题所在。《匹克威克外传》简直是对资本主义法制的一部最生动的、强有力的控诉书！

另一方面，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弱小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作者用插曲形式给读者讲的那些独立的小故事，例如“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归囚的故事”、“教堂杂役的故事”等等，都十分生动感人地描绘了许多受尽苦难的下层善良人物的形象，几乎是满含着同情之泪在叙述着资本主义社会所加于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磨难，这与对那些资产阶级宠儿的冷嘲热讽，适成尖锐的对照。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到，虽然狄更斯的爱憎是强烈的，虽然

他在这部书里对丑恶的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法律、司法制度以至整个政治生活的抨击是勇敢而有力的，但由于他的世界观中包含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对于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幻想，对资本主义制度抱着改良主义的思想。他否定当时的资产阶级法律，却寄希望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教育。在他看来，那个法律（及其一切附属物）的确是不足取的，非但不足以惩诫和改造“坏人”，反而会危害“好人”（如匹克威克先生所遭到的诉讼即其一例），实际上只是另外一些更坏的“坏人”（例如道孙和福格之流）用以作恶的工具。但是，他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因为社会上有“坏人”存在，所以连法律也被他们利用来做坏事了。那末，怎么办呢？出路何在呢？他的答案是：道德教育。因此，他在结束全书时让匹克威克先生用善行感化了金格尔，并且把他救出监狱（在他看来监狱本身就是罪恶），还为他安排了工作和出路。而金格尔也就痛改前非，诚心学好，实现了作者的理想。这就是狄更斯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主义思想的表现，也就是他的根本弱点之所在。

与此同时，狄更斯思想上的弱点在艺术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他总爱创造一些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来体现他的博爱、平等、善良、正直等抽象观念，以便达到他所信奉的“道德教育”的目的。但是几乎毫无例外，这样的努力只有失败。本书的匹克威克先生，原是一个描写得很成功的反面人物，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他逐渐把他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来担当“理想化身”的角色，因而这个形象也就越来越枯燥无味，甚至令人生厌了。

虽然如此，作者对那些资产阶级的大人先生们的刻画和对

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这样深刻，是这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直到现在读来仍然是饶有意义的。例如第十三章关于竞选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不仅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丑恶面目的真实写照，而且是今天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一侧面的缩影，例如美国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简直就跟狄更斯笔下的“蓝党”和“浅黄党”一模一样。象这样极其生动地和高度概括地把资产阶级的所谓“议会制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幌子的丑恶本质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的描写，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珍宝，是会永远被人民所喜爱的。

狄更斯是一位十分关心政治和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了某些严肃的目标而写作的。《匹克威克外传》决不是什么滑稽故事集，更不是供人消遣的闲书。用作者自己常用的字眼来说，它里面充满了关于“可怜的法律”、“选举”、“监狱”、“行政官”、“财产”、“教会”、“学校”、“穷”、“富”等“大成问题的”问题，十分严肃的问题。但是，任何严肃的主题，一到他手里，总是能够通过艺术的描绘，特别是他所擅长的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和引人入胜的雄辩的文才，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尽管他的作品里总是不免有些冗长而并不高明的说教，总是少不了有几个苍白的、矫揉造作的人物，结构和剪裁也总是难免有些漏洞，但却总是能够抓住读者的心灵。你几乎无论从哪一页翻阅起，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不自觉地看了下去，而时间就悄悄地溜过去了。

狄更斯的文章的风格是比较拖沓的，甚至有点噜苏，但又极其矫健，好似一条长龙，旋迴起伏，气势浩大；遣词造句极其生动活泼，灵活多变，引人入胜，细腻的地方娓娓动人，朴素的地

方简明扼要，丰富的地方使人目不暇接。这部作品的文章，我觉得尤其写得妙趣横生，才华灿烂。惭愧的是译者限于学力，虽煞费苦心，仍未能译好。翻译中所碰到的疑难之处很多，以前曾承钱钟书同志屡加指教，深为感激。这次重新排印前，又承谢素台同志加以校改，得益颇多，诚堪铭感。

无论译文方面，或者是关于作者和作品的评述方面，错误和缺点必定还是很多的，敬希读者多多赐教。

译者，于“七一”四十周年。